

# GA301\_\_教育的更新\_\_1920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目录

导言 尤金·施瓦茨

第1讲 精神科学与现代教育 1920年4月20日 巴塞尔

第2讲 人类的三个方面 1920年4月21日 巴塞尔

第3讲 理解人类的存在：教育的基础 1920年4月22日 巴塞尔

第4讲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雕塑师 1920年4月23日 巴塞尔

第5讲 关于课程的一些评论 1920年4月26日 巴塞尔

第6讲 教授优律诗美、音乐、绘画和语言 1920年4月28日 巴塞尔

第7讲 教师培训的问题 1920年4月29日 巴塞尔

第8讲 教授九至十二岁儿童动物学和植物学 1920年5月3日 巴塞尔

第9讲 方言和标准语言 1920年5月4日 巴塞尔

第10讲 人性与教育的综合与分析 1920年5月5日 巴塞尔

第11讲 教育的节奏 1920年5月6日 巴塞尔

第12讲 教授历史和地理 1920年5月7日 巴塞尔

第13讲 儿童的游戏 1920年5月10日 巴塞尔

第14讲 进一步的观点和问题的答案 1920年5月11日 巴塞尔

附录：

第1讲 关于优律诗美表演的介绍之一 1920年5月15日 多纳赫

第2讲 关于优律诗美表演的介绍之二 1920年5月16日 多纳赫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导言

### 尤金·施瓦茨

1920年，当这些讲座开始时，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才刚成立八个月，鲁道夫·施泰纳开发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中欧以外地区鲜为人知。当时更具影响力的是约翰·杜威和玛丽亚·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并且至今仍在对教育理论和方法产生巨大影响。

约翰·杜威的教育工作源于他最初对哲学和心理学的沉浸，因此对儿童思维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在制定教育标准和目标时，他大量借鉴了当代心理学应用于儿童的学习见解。他认为思想和学习是从怀疑或不确定性开始的探究过程，即所谓的“问题方法”，并受到解决实际摩擦或减轻压力和紧张的愿望的刺激。对于杜威来说，科学家的心理态度和思想习惯代表着知识生活的顶峰，教育的认知方面应引导儿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童年的本性和未受破坏的态度，以热心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和爱心为特征实验探究的方法与科学思维的态度非常接近。”

因此，教育必须从经验开始，其目的是将这些自然倾向的规则化和系统化，直到将其凝结为具有科学头脑的人的态度和程序。“问题方法”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进一步发展为“项目方法”，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惯用手法，它控制了美国的许多学校系统两代人。

玛丽亚·蒙特梭利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生，以对儿童的意志的生物物理基础充满热情的兴趣对待教育。这位年轻的医生毕业后不久，就在罗马的精神病诊所工作，在那里，智障和情绪困扰的孩子像囚犯一样被集中在一起。她观察到，饭后孩子们会把自己扔在地板上寻找面包屑：

蒙特梭利环视房间，发现孩子们没有玩具或任何材料，实际上房间绝对是光秃秃的。实际上，他们的环境中没有孩子可以握住并用手指操纵的物体。蒙特梭利在孩子的行为中看到了一种比单纯的食物大得多且更高的渴望。她意识到，这些可怜的生物存在着一条通向理智的途径和一条唯一途径，那就是通过他们的双手。对她而言，越来越明显的是，精神上的不足是一种教学上的问题，而不是医学上的问题。

蒙特梭利在罗马圣洛伦佐区一所著名的贫民窟儿童学校中，发现某些简单的材料引起了幼儿

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以前认为不可能的。这些材料包括以数学数字单位排列的珠子，用于数学前指导；小块木板，旨在左右眼的阅读运动来训练眼睛；以及用于小肌肉训练的量筒系列。三到六岁的孩子会自发地使用这些材料，而不会分心，持续了四分之一小时到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结束时，他们看起来并不疲倦，而是经过努力，但精神焕然一新。无纪律的儿童通过这种自愿工作得到安置。蒙特梭利的早期启示之一是，尽管学校的富裕捐助者给了孩子们昂贵的洋娃娃和一个洋娃娃厨房，但她的学生“从来没有将这种玩具当作他们自发选择的对象。”她发现健康的孩子们更喜欢玩游戏。

1920 年春天，约翰·杜威在北京国立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在那里他就教育哲学进行了广泛的演讲，并会见了孙中山等有影响力的亚洲领导人。杜威的教育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教学法，直到共产主义革命为止。这时，玛丽亚·蒙特梭利上升到了类似的高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伍德罗·威尔逊女儿的赞助下，在白宫附近建立了蒙特梭利学校，到 1920 年，蒙特梭利为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的教师提供了培训课程，英格兰，奥地利，印度和锡兰。首次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后，她获得了通常为皇室保留的某种程度的称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鲁道夫·施泰纳的影响比他更著名的同龄人的影响传播得更少，但也同样深刻。到 1920 年，通过施泰纳的人智学见解，许多实践工作都在经历着变革或更新。每次需要更新的专业或职业都迫使施泰纳为其从业者提供新的想象力和灵感，以便他们可以随着挑战的出现以新的直觉行事。施泰纳作为教育者的角色不仅是教育本身的更新，而且是人类文化整体的更新，这是 1920 年的基本主题。

这一综合工作的一个例子：一小群坚持的医科学生说服了施泰纳，帮助他们弥合考虑到人类精神性质的世界观与现代医学日益增长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差距。1920 年 3 月至 4 月，施泰纳进行了 20 场广泛的演讲，后来以《精神科学与医学》为题汇编。施泰纳强调，对治疗者来说，疾病可以理解为思想和意愿两极分化之间的斗争，因为这些相反的现象体现在身体上。说到儿童牙齿的发育，施泰纳经历了一个典型的飞跃：

除了促进健康之外，我们的华德福学校教育方法中所包含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防止就读该学校的人早期蛀牙。因为确实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就其外围结构和过程而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时期的正确教育。如果四岁至六岁的孩子笨拙且笨拙，手臂，手，脚和脚很笨拙，或者无法适应自己熟练地使用自己的手臂和腿部，特别是他的手脚，我们将发现他是倾向于牙齿形成的异常过程。在华德福学校参加我们的针线活课和手工艺课，您会发现男生编织和钩针编织以及女生，并且他们一起分享这些课程。这不是任何时尚或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故意发生这种情况是为了使手指娴熟而柔顺，以使手指充满灵魂。驱使灵魂进入手指，意味着促进所有建立健全牙齿的力量。

在这里，手工和医学成为互补的职业，医生认识到老师的积极康复活动。牙列和肢体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心和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渗透到施泰纳的医学方法中，在他与医学生交谈 11 天后举行的教育讲座中也同样明显，并在本卷中汇集为《教育的更新》。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理解教育学的生理后果，就像医生必须理解的那样，他经常在继续课堂上开始的治疗过程。例如，在与老师谈论孩子的音乐的体验时，他说：

我们在聆听时必须设法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复杂的过程。自己想象一下位于人脑中的神经和感觉有机体。如您所知，大脑的构造方式是，只有其最小的一部分像固体一样起作用，因为大脑的最大一部分漂浮在脑脊髓液中。就人类意识而言，这种脑脊髓液的参与程度不亚于大脑的实体部分，因为我们每次呼吸，它都在不断地上升和下降。现在，当我们听着一系列的音调时，我们在呼吸，脑脊髓液在上升和下降。

当我们认为在这个特定的讲座周期中，施泰纳没有向观众宣讲时，这样的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这些讲座不是给那些已经精通人智学和使用华德福方法的教师，而是在巴塞尔教育部组织的论坛上给瑞士巴塞尔的一群公共教育工作者。尽管他明确和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对教育的治理，但施泰纳从来不愿意把再生的种子撒在他认为肥沃的任何领域，他也不胆怯地越过现代墙，在这个墙中把教育学和生理学巧妙地分开。事实上，《教育的更新》在施泰纳的教育讲座周期中是最“生理”的。

虽然约翰·杜威通过“问题方法”对思维发展的贡献是重要的，但它很容易陷入枯燥的迂腐，只以最功利的方式来尊重认知活动。虽然玛丽亚·蒙台梭利的天才意识到孩子的意志可以为其成熟服务的多种方式，但她的方法可以强调实用性，以至于孩子与游戏的关系是贫困的。在《教育的更新》中，施泰纳设计了一门课程，在不牺牲意志的展现的情况下，结合了认知能力的发展，就像他对医生的指示强调生理层面和谐平衡的重要性一样。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他强调感受感受的生活的展开。

在绘制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施泰纳从四个角度探讨了孩子的天性。在灵魂的层面上，他将人描述为一个三重存在，即一个思考，感觉和意志的人。在意识水平上，这三种力量表现为清醒（思考），做梦（感觉）和深度睡眠（意志）。在生理学水平上，他们利用了神经感觉（思考），节律性循环（感觉）和肢体代谢（意志）的三个“系统”。在人类发展的层面上，这些力量在不连续的七年中展开：意愿支配着生命的前七年，在第二个七年中感觉支配着儿童，十四岁后独立思考就开始了。在布置了这十二个相互渗透的领域之后，施泰纳担任导航员，带领他的教育乘客通过浅滩和狭窄的地方，随着讲座的进行，这些地方逐渐变得越来越熟悉，

甚至更加友善。

当我们与施泰纳一起旅行时，我们可以了解杜威的“问题方法”和蒙台梭利方法的吸引力及其局限性。通过强调任何年龄段的认知力的教育，杜威的方法可以增强孩子的独立性和清醒感，而蒙台梭利对意志的强调可以增强习惯和内在的自律的生命。用施泰纳的话说，“问题方法”要到青春期才适用，并且仅在幼儿园之前使用它可能会导致“加速的青春期”，一种过早的觉醒，这将削弱作为健康成年的基础的孩子般的好奇和嬉戏。从这些讲座的有利角度来看，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充满意志的幼儿园期间可能是有效的，但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会使孩子摆脱独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蒙台梭利强调老师需要“抑制”并让孩子自己发现事物，因此也削弱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可能形成的强烈感情纽带。

培养七至十四岁之间最为强烈的感受感觉平衡力是华德福“班主任”的特殊任务，他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一直陪伴在班级中，这是最长，最持久的在任何教育系统中都可以找到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华德福运动已有八十年的历史，这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这种时间投入的重要性及其在成千上万儿童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当这些讲座发表时，学校的一流老师只教了八个月，而施泰纳显然很清楚他给他们的艰巨任务！他的听众中挤满了老师，讲师越深入地引导他们进入华德福方法，他们就越想知道如何训练任何人来履行这一责任。鲁道夫·施泰纳对这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的回应值得重复一遍：

如果有人问我，我的主要目标是让现在的华德福学校的教师准备他们的任务，我应该回答，首先，我试图让他们不遵循传统的教学方式。根据这些，他们将不得不记住各种事情，随后将不得不在教室里教授。但是，精神科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几乎每时每刻都忘记了自己所吸收的东西，因此人们必须一直重新学习并重新创建它。为了获得精神科学的知识，一个人必须一直失去它。

我希望能原谅我，如果我告诉你一些私人的事情。当我在第三十次、第四十次、甚至第五十次就同一主题讲课时，我永远不能重复同一堂课两次。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像我可以再吃我昨天已经吃过的东西一样少（如果你能原谅这种有点怪诞的对比的话）。在饮食中，一个人正处于活生生的过程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人吸收的精神科学内容。一个人总是要重新获得它。当我为华德福的老师做准备时，我希望他们每天早上都能感觉到，他们必须带着新鲜的、不受束缚的灵魂进入教室，准备好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前所未有的新谜语。精神的科学教导我们遗忘的艺术，毕竟，遗忘只是消化所吸收的东西的另一面。这是精神科学所要求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现在你可能会说：但我们知道一些精神科学家或人智者，他们可以从记忆中吸取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这是相当正确的，但它代表了在人智学者中一个不

成熟的状态。我无法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远离这些会议，他们将不得不忍受听到这样的关于自己的声明。将人智学知识载入记忆是不完美的表现，因为人智学必须是一个活跃的春天，它在灵魂中不断更新自己。这就是面对学生的心情。因此，精神科学的真正任务是以类似于我们的消化每天给身体带来新生命的方式来振兴人类的灵魂。所有记忆的东西都应该从头脑中消失，为积极接受的精神腾出空间。让精神科学流入一个人的思想领域，将会强化教育艺术。

即使在对公众听众讲话时，施泰纳也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华德福教育和人智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在对受过教师专业高度培训的人讲话时，他也没有放弃强调自我教育，即自我发展，认为这是教学准备中最重要的因素。对鲁道夫·施泰纳来说，《教育的更新》只能由男性和女性带来，他们凭借勇气和主动性，愿意承担自己的更新。这些讲座显然是献给这些人的，希望这一新版本能找到他们的思想、心灵和行动的途径。

尤金·施瓦茨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1 讲 精神科学与现代教育 1920 年 4 月 20 日 巴塞尔**

今天，我想预览一下我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将要采取的方向。我想请您不要从我的主题表达方式上得出结论，我像某些激进分子一样，暗示着教育在 19 世纪以前的发展方式是毫无价值的。请不要以为我相信教育一直在等待精神科学赋予生命。那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从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开始。

我完全相信，在 19 世纪发展起来的教育，有如此多的模范代表，并且影响了当今的活动，现在可以达到特定的完善水平。我认为，今天出于某种原因而需要研究和理解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科学，需要理解其作用在生命上的影响以及还关注教育的人们将需要教育与其他科学比较一下。通过比较，我们可能得出不寻常的结论，但是我想表达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教育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原则，应该成为当今教育的一部分。当我们关注当今教育所要求的欲望和实践时，我们只会得到最有利的印象。我希望以这种印象为起点，说我

一点也不低估像赫尔巴特这样的伟人。<sup>1</sup> 我对赫尔巴特的教育观点学到了很多。我一生的前半部分在奥地利度过，直到大约 30 岁。在此期间，赫尔巴特的教学法是所有公立学校的基本原则，当时它们处于 Exner 的指导下。奥地利大学的教授也教授赫尔巴特的教学法，所以在我的一生中，我在所有课程中都遇到了他的教育模式、它的细节。但是，如果我把我的考虑范围从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学法扩展到其他观点，其中许多观点影响了最现代的教育，那么我也不得不说，在教学法的思想和感受的领域，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快乐。当我们将教育视为现代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时，这是我们遇到的思想流。

另一方面，尽管教育学一直存在，但教育学，即整个教学和教育思想的艺术，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广泛的批评。普通人和专业人士都以比较直率的方式批评教育，但通常以笨拙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听取人们说的一切话，例如，建立乡村寄宿学校<sup>3</sup>，并谈到彻底更新教育。然后按照广大民众参与这种讨论的方式进行。教育者试图捍卫自己的做法如何发展以及总体上如何维持下去。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还必须承认，尽管我们现代教育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当我们观察学校实际所做的事情时，这种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发现自己被夹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但还有第三种观点更全面。如果我引起您对这一特殊观点的关注，我相信我不会超出教育入门讲座的范围。

尽管在瑞士这里可能不太明显，但在过去的五到六年中，我们在整个欧洲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但是即使在瑞士，您也必须承认，这是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时期。我们只需要问自己，十年前人们是否曾梦想过，甚至有可能在欧洲传播。我们也不应忘记战争期间可怕经历所造成的损害：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关系混乱。那些相信这种混乱正在改善并且在不久的将来生活会变得更好的人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只是处于这些混乱关系的开始。我们需要问是否在欧洲造成这种社会混乱的仅仅是外部情况。如果我们冷漠地看待这种情况，我们将认识到社会关系不可能是原因，因为这些关系是人类创造的。原因必须在于人民。

问题是，今天，尽管在我们社会中到处听到人们要求建立更多“社会关系”<sup>4</sup>的要求，但人们却很少有社交和反社会的感受。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有了了不起的教学原则，尽管取得了所有值得承认的成就，尽管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最好的意图进行的，但这种情况还是出现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未能使人们达到今天能够真正理解彼此的程度。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人们肯定毫不吝啬地赞扬我们取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事情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必须至少在某些人的心中产生一种渴望，以了解我们的教育是否已经创建了今

天在欧洲如此令人讨厌的那个群体。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了纪念 19 世纪教育学的杰出人物之外，我们无能为力：赫尔巴特，Ziller，<sup>5</sup> Diesterweg，<sup>6</sup> Pestalozzi，<sup>7</sup> 等等，我不需要为您念全部名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尽管我们拥有教育模范科学，但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模范科学。在教学中，特别重要的是将科学转化为一门真正的艺术的能力；然后教育成为一门艺术。

更明确地说，如果将教育与艺术进行比较，我们可能会具有奇妙的美学或对如何在音乐，雕塑或绘画中做某事的奇妙理解。也就是说，绘画，雕刻或构图的科学可能很棒，但是能够实践该科学却有所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雕刻家，画家或音乐家）通常对人们已经想到的“科学”原则抱有真正的反感。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原则进入他们的概念化的生命中并不重要。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这些原则应存在于他们的行为，整个的存在之中，并且这些原则应成为其中的生命实体。在教育领域，情况与其他艺术科学并不完全相同。为了进行教育，我们必须比仅关注绘画，音乐或雕塑实践的人更加自觉，充满观念。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教学艺术家，我们仍然必须继续将我们理解为正确的教育继续充实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存在。

在本课程中，我想谈一谈精神科学对教育的帮助。我并不是认为教学科学的每个原理都需要改革。相反，我相信，要想以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使用这些原理，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在大课堂上使用，我们都需要用精神科学所能提供的才能使它们充满活力和渗透。精神科学希望被纳入现代科学理解的所有领域。精神科学可以刷新我们现代文化所追求的一切。尽管许多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回到理想主义的过程中，但我们的现代文化却源于唯物主义。它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唯物主义，至今仍被嵌入其中。人类心理活动的所有领域-我们几乎可以说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都通过当时的唯物主义态度得以形成。这种物质主义态度在各个领域的程度都不相同，但对教育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

这就是我今天想作的介绍。这是我演讲的基本观点。精神科学常常被误解，我发现有必要至少用几句话表明我们如何纠正这种误解。在向您展示什么精神科学可以对教育科学的正确使用作出贡献之前，如何将其知识转化为教育活动，我首先需要详细谈谈关于精神科学的一些误解。我不想抽象地讲，因此将尽可能具体地开始。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听说过，通过精神科学来思考人类并不像通过现代人类学来思考人类那样容易。现代人类学大大简化了我们面临的有关人类的问题。当人们听到精神科学相信我们可以将人类视为由超感官方面的组成的部分时，他们很容易相信这是一种迷信。当我们看待成长中的孩子，他们不仅看到人类的普遍发展，而且从广义上讲，从人类四个方面的发展来看，他们认为这是迷信。

有了基于我们对自然的渐进理解的现代世界观，当我们听到精神科学说人是由一个物理的，以太的和星芒体组成的，以及一种特殊的我的存在时，就很容易笑出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笑声。人们对这些事情感到笑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然而，他们嘲笑人类真正进一步发展的代价，嘲笑一门真正看到人的教育艺术的代价。我要说你是对的，当你听到这里和那里，以某种邪教的方式。神智学者们坐在一起，当有人在书中读过东西或在讲座中听到一些东西时，谈论人类由一个物理的、以太的、星体的身体和一个 I 组成。那将是非常徒劳的活动，并且你有一定权力嘲笑它。如果这些人出于宗教的信仰而散布这些东西，他们将不会为人类文化或人类生活带来任何真正的成就。只有当我们考虑诸如使生命丰盛的指南之类的东西，而不是人类或成长中的孩子的抽象概念时，我们才能取得积极的成就。

如果我们坚持最抽象的概念，那么可以说，帮助儿童根据自己的个性发展是一项良好的教育原则。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研究童年时期人类中产生和发展的力量，并且我们应该利用教育来发展那些希望通过人性表达的力量。这当然是一个绝妙的原则，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它保持抽象。只有当我们真正地把它带入生活时，当我们从最初的几年到成年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考虑人类，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些力量的发展，这样做才有意义。

如果仅采用现代人类学提供的人类概念，即可以从科学中学习的概念，我们将根本不会注意到人类中什么是可见的，什么是人类想要发展的。当我说人类是由一个物理体，一个以太体，一个星芒体和一个 I 组成时，我只是在建议一些指导原则。我的意思是，您可以使用现代唯物主义自然科学中常见的观察方法仅针对身体。您还需要另一种观察人类的方法。您需要将它们视为更为复杂的事物，并对人性的发展方式有所了解。人性并没有完全包含在纯自然法则中，我们只能通过其更高层面来理解它。

当我说人类由四个方面组成时，这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对每一个学习心理学的老师都显而易见的东西。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对整个人类的真正深入了解并不是来自这种理解。每个人都知道有多少心理学家，包括教育心理学家，谈到我们必须审视人的灵魂这一事实，在这里我需要保持谨慎，这是由思想，感觉和意志三个方面组成的。你当然知道，在十九世纪，有人讨论了意志是第一位的，思维是从意志中发展出来的，还是说思考或想象是基础，这样的讨论很多。例如，您知道，在赫尔巴特的教学法中，知识论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志只会产生于想像的欲望，等等。但是，当您从有关思想，感觉和意愿的整个讨论中退出时，您会发现某些东西丢失了：人性的真实写照。精神科学希望提供一种方法来获得对人性的真实看法。精神科学希望人们获得整体看待人类本性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完全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事实，即人类不仅是身体，而且是灵魂。我们将这种思想，感觉和意愿归于这个灵魂。也许您对当前的讨论很熟悉，这些讨论最终导致人们无法理解灵魂如何与身体相连以及灵魂如何影响身体以及身体和灵魂。几乎每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会遭受一种苦难，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通常提出问题的方式根本是不正确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也许我们需要改变整个观点。

当我们看着发育中的孩子时，我们可以理解灵魂是如何从身体中发育出来的。那些具有外在形式感的人会看到孩子如何以这种奇妙而神秘的方式成长。他们还可以看到，当我们在生命的第一周日复一日地跟随孩子的成长，然后在孩子的一生中从一周到一周、一个月到一个月、一年到一年，这种发展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人性意识。他们还可以看到，当我们跟随孩子一生中每天的成长，然后跟随孩子一生中每周，每周，每月，每年的成长时，这种发展强烈地说明了我们的人性。那些观察这种转变并对灵魂如何前进有感觉的人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当灵魂与肉体相连时，如我们所见，它会如何发展？”很明显，灵魂在身体内是活跃的，尤其是在儿童中。但是，我们可能会说，现代科学还不够强大。它的武器是钝的，无法正确地解决灵魂在肉体中如何运作的问题。现代科学根本没有客观地观察到某些现象。然而，当我们观察孩子的头几年时，就会发现每天给我们带来新谜团的事物。我们只需要看看。

这个孩子大约在一个或几岁以后就切掉了第一颗乳牙。这些乳齿掉出来，并由7岁左右的恒牙代替。但是，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现代科学在任何地方都详细描述了这些事实？他们对人类的发展有何建议？现代科学无法对此进行研究。如果继续下去，我们会看到成长的孩子

一直发育到青春期。我们看到青春期会导致孩子的身心彻底改变。如果我们考虑上小学，我们就会意识到，小学的公共教育涵盖了人类最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始于牙齿的变化，终于青春期。但是，科学和现代生活通常无法渗透此领域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将其分为“身体”和“灵魂”，而是称其为“灵魂-身体”方面。

最后，重要的是要学会更精确和亲密的观察人性的方式。尝试仔细观察。出生后一年左右，人类有机体形成第一颗牙齿，而不仅仅是上颌或下颌，而是整个有机体。七岁左右也同样如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在幼儿期生产乳齿所需的时间相比，人类有机体表达其最坚硬的牙齿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您会发现，您不应该使用现代自然科学来研究与身体有关的事物。同时，您需要了解人类的整个本质，包括其灵魂方面，每周从乳牙萌发到恒牙的变化。您会发现，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人性中所包含的其他力量会影响灵魂，而后来影响牙齿的力量却会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完整地考虑人类，然后我们会发现，灵魂的生命在牙齿改变之前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之后。如果我们对牙齿变化后实际发生的事情有某种感觉，那么，如果我们看着思维，看着人类的智力性质，我们就需要理解人类的智力性质，我们的想象力，在牙齿变化之前和期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对牙齿更换后实际发生的事情有某种了解，那么，如果我们思考人类的智力，我们就需要了解人类智力、想象力，在更换牙齿之前和期间！如果我们不加偏见地考虑这一点，就必须承认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保罗对教育进行了很多思考，他恰当地指出，生命的第一年对人类的影响要比大学的三年要大。（当时只有三个。）当然，当我们看智力的结构时，形成人类理智、形成推理能力的最重要的年份是牙齿改变之前的生命的最初几年。

我们还应该尝试真正了解灵魂的变化。试着回忆，看看清晰的记忆能走多远。

然后想想，在牙齿改变之前，我们记得的有多少；也就是说，在牙齿改变之前，很少有人能收集概念来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然后考虑一下我们在换牙之前还记得多少时间；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够在牙齿改变之前收集一些概念以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机体越不需要使用这些强大的力量来制造成牙，人类就越能将其思想形成牢固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可以保留在记忆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机体利用这些强大的力来制造成年牙齿的次数越少，一个人就越有能力将其思想化为可以保留在记忆中的坚固图片。今天我只想概述一下情况。从我刚才所说的，您可以看到有些东西与体内的这些力平行运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力最终产生了第二组牙齿。在这一过程的同时，灵魂中的这些

力量也在坚定，这些力量将我们原本会失去的画面转化为坚定的轮廓概念，这些概念仍然是人类灵魂中的宝藏。我今天只想提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您将成为现实。我们需要自问：那些产生牙齿的力量是否可以某种方式与思维的图象的方面联系起来？难道灵魂不就好像需要在头七年中向孩子的身体施加一定的身体力量，直到更换牙齿，以便牙齿可以形成吗？当它们完成时，就会发生变形，孩子会改变这些力量，使它们成为灵魂中概念化的力量。我们看不到灵魂（概念化的灵魂）如何在形成牙齿起作用的？当牙齿形成时，即当概念化灵魂中某些灵魂力量的使用结束时，即牙齿爆发后，这些相同的力量开始影响灵魂。

想一想，现代科学很少关注这种形变。人们绞尽脑汁试图确定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看一下灵魂作用于身体的区域。我们可能会问，是否是灵魂内的概念化通过形成牙齿来表达自己的。我们难道看不到灵魂是如何影响身体的，并认识到它是不会以另一种方式，以一种纯粹与灵魂有关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活动的吗？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真正健康的思想，人们在唯物主义如此广泛之前就拥有的思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实际的视野中，以了解灵魂对身体的影响。

这很奇怪，但却是事实：唯物主义正在逐渐失去理解物质及其现象的能力。不仅是唯物主义者正在失去与精神的联系；真正的悲剧是他们注定不理解物质。唯物主义无法将身体看作与后来使我们能够记住的，在我们的思想中后来活跃的，与在牙齿的物理形态中活跃的相同的力量有关。并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精神。它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身体的看法，因为它看不到精神灵魂是如何在身体上工作的。

精神科学希望对什么对人类有效起作用做出正确的理解。事实上，唯物主义注定不能理解物质。物质是精神持续作用的东西，物质主义的观点不能跟随人类精神灵魂的工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相信，如果唯物主义完全失去了思想的精神世界，如果人类必须成为动物，人类必须停止思考，它将造成巨大的损害。没有人能承认，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从事某种形式的精神性活动。然而，那是唯物主义者的命运，他们不了解物质。

在概念化之中，在描绘我们的世界活跃着的同样的力量，形成我们的牙齿的过程中起作用。如果您知道这一点，那么您可以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观察孩子。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观察它们-不仅在智力上；你会用你的感觉、你的感知和你的意志以一种非常不同

的方式遇到孩子。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您将看到真正从精神灵魂中产生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简单的抽象原理，而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应用的元素。

在小学期间，我们看到了成长中的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时期，在那里记忆是活跃的，我们可以依靠记忆，在那里，记忆对儿童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们有一位教师，在那里他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权威，但一种由儿童自由选择的权威。不承认六到七岁至十四或十五岁的儿童的基本力量和基本需求之一就是渴望拥有一生的权威，这是完全误解了人性。我们将在这里展示这种通过儿童的感知自由选择的权威，一种儿童之外但与儿童一起的权威，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一个人已经提高了他们的视野，看到灵魂精神和身体之间的某种联系，直到牙齿的变化，也会注意到在接下来的时期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长出第一颗乳牙。那是相对较短的时间。然后，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将那些第一颗牙齿换成永久牙齿。在这些讲座的过程中，我们将听到与恒牙相比，恒牙与个体牙齿之间的联系要比与乳齿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这不仅在牙齿上是正确的；还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以某种方式通过遗传从自身的本性来复制出一些东西。这个原则对人类的言语也是正确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介绍一些我将在以下讲座中更全面地描述的内容：人类语言发展的秘密隐藏在现代科学整体最重要的方面。人们没有意识到，就像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第一口牙齿一样，我们也通过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接受语言。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模仿的原则来接受语言，但是，模仿的原则已成为有机的原则。

在我们生命的头几年，我们学习在周围环境中讲话。但是，我们后来学到的语言（直到四，五或六岁）与整个人的关系就如同乳齿对整个人的关系一样。人们在达到青春期后，即在14岁或15岁之后，在他们说话时活跃的是他们第二次取得的成就。这是他们最近取得的成就，也是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成就，就像他们长出第二副牙齿一样。这是他们最近实现的目标，就像他们长出第二颗牙齿一样，他们为自己实现的目标。在男孩中，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声音变化中从外部看到这一点。在女孩中，发育更向内。尽管如此，它仍然存在。由于这些力对男孩的喉咙的作用不同，因此它们在外可见。这是对在这些重要的小学阶段发生在整个人类中的事情的启示，不仅是在人体内，也不是在人类的灵魂中，而是在整个灵魂-身体，在

身体-灵魂中。它逐年，逐月不断地发生，并且与我们从幼儿期就已经从环境中学到的语言的内部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些了解精神灵魂在 14 或 15 岁之前如何作用于人类的人，那些能够通过直接，本能的直觉观察小学生的人，将直接看到这一点。这样的人可能会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学生。他以这种方式发出喉咙声音，以这种方式发出嘴唇的声音，以牙龈发出的声音。这个学生比唇音等发音更容易用牙龈发出声音。这可以成为一门非常密集的科学；然而，它是一门科学，它指出了它的所有细节，在孩子中发展为一个灵魂-身体或身体-灵魂。

那些能够观察他们的人可以看到言语在 7 到 15 岁之间所经历转变，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就像灵魂以语言为基础所完成的那样。如果您在没有精神科学帮助的情况下学会的观察，那么这就是丢失的东西。那些可以观察到这一点的人会发现，在生命的最初几年，直到牙齿更换为止，概念的形成完全被牙齿的形成所占据。更换牙齿后，它便可以发挥作用以形成自身。那时的概念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描绘思想的能力从肉体中退缩，成为独立于灵魂的某种东西。后来，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虽然这有时可以更早地看到，但正是我们所说的意志从整个儿童中退出，并在喉部、言语器官中定位。就像想象的生命退出并成为灵魂的一个独立部分一样，在十四岁或十五岁左右，意志的要素定位并集中于成为言语及其相关器官的东西。男孩的喉咙经历转变是意志最终达到的地方。我们将更多地讨论女孩中的相应现象。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精神科学的角度看待事物，那么概念化将不再那么抽象。当然，我们不能在这些抽象和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之间形成联系。当然，我们不能在这些抽象和形式完全不同的主体之间建立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学会观察并认识到孩子的天性有多么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孩子用嘴唇说话时与用牙龈说话时有很大不同，并且嗓音也有很大不同，那么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生命的最初七年中，概念化的力量在身体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认识到精神灵魂方面的外部的身体上的启示，并认识到意志位于喉咙中。我们可以学习观察如何进入人类的语言。意志因此得以发展，概念化不再是抽象的，而是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东西。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我们观察了从山上掉下来的水中的重力，并观察到流水的速度以其重量满足阻力。因此，我们可以学会认识到身体是如何一周又一周地从精神灵魂发展的，当我们第一次学会观察精神灵魂在身体上的工作。

在我刚才所说的内容中，您可以看到观察人类发展的指南。精神科学以某种困难和复杂的方式谈论人性。您可以将其与现代科学形成对比，现代科学根本没有考虑到人类是一个奇妙的

存在，它汲取了整个世界的节奏，这本身就是整个世界，在自身内部拥有一个缩影对应于宏观。如果我说人类是由肉体以及以太体组成的，那意味着您应该学会观察在童年的头七年中肉体如何发育。但是，您不仅应该在尸体上学习这一知识，而且不仅要在解剖学上还是在生理上。您应该学会观察人类是如何精神的，以及这种灵魂的精神（无论我们称其为以太之体还是其他事物）如何作用于肉体。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学会通过形成从整个身体中产生的牙齿来识别它是如何形成身体的，然后它如何在它的概念化中工作，以便它们能够保持。因此可以说，在换牙时，以太体就诞生了。直到牙齿变化，它仍然在身体中活跃并形成最终导致牙齿变化的东西。然后它变得自由，并在可以保留在记忆中的概念形成时起作用。后来我们谈到一个独立的自我，我主要集中在意志上，但是当我们以适当的方式看待时，我们可以在言语的发展中察觉到。如果我们不只是将意志与概念化进行比较，而是在言语发展中的活动中（即以具体形式）看到意志，就可以认识到意志。在这一意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自我的发展，这需要进一步跟进。但是我们看到在以太体和我之间存在某种通过言语表达的东西。这对于在小学早期进行教育观察尤为重要。

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真正的灵魂方面。当孩子上小学时，仍然在牙齿更换所涉及的力的影响下，尚不存在智力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变得更加本地化，所以在小学期间，意志方面从每周到每周以及从一个月到另一个月越来越多地被封闭在身体内。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将把那些正确方向的东西列入小学课程，以支持智力意志的发展。如果你明白什么是意志和理智，并能观察到从一个月到一个月，从一年到一年，意志如何局限在孩子的说话中，而理智已经撤回到精神灵魂中；如果你理解这些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你就会理解你在教孩子们身心成长时必须做些什么。然后，您将把教育视为一门艺术，并将认识到您首先需要了解物质、人性。就像雕刻家拥有粘土并像画家使用色彩一样使用粘土一样，教育艺术家也必须理解如何将意志转化为理智。教育艺术家必须了解如何行动，以创造适当的相互渗透，适当的艺术形式，在七岁出生的智力，以及如何接近意志，即通过小学教师的手发展到青春期。

## 第一讲之后的讨论

在第一次讲座中不可能说所有的话，我提到了许多事情，只是作为一种介绍；稍后我将更详细地介绍它们。因此，在随后的讲座中，我可能会在他们的全部背景下回答一些问题。不过，我想问你今天是否有任何问题。也许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将尝试在以后的讲座中回答它们。这样我就可以在完整的上下文中回答它们。在你有时间思考之后，今天提出这样的

问题，或者更好的明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一点也不多余。

我在这里有一个书面问题，问如何处理一个男孩在童年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青春期后，谁是片面的天才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但他没有外语天赋。

这个问题与很多问题有关，我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讨论这些特殊但单方面的才能，并说明如何将它们用于发展整个人类。我还将展示如何通过特殊的教学方法来协调它们。不过，我现在想谈一谈。有些女孩具有这种才能，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以至于您经常可以找到这些女性的完整传记，因为她们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我们在男孩中发现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天赋才华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年轻人的器官非常微妙地发育起来。也许你们中有些人知道像伯努利家族这样的家族，其中家族中的个别成员在八代人的时间里尤其是数学天才。在另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我们拥有巴赫家族<sup>2</sup>，该家族产生了大量在音乐方面非常有才华的“小巴赫”。我还应该提到，许多男孩在物理和数学科学方面都非常有才华，但由于他们的才华更多地位于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方向上，因此我们无法很好地观察它们。同时，他们在矿物学领域也非常有才华，但在观察矿物的物理特性方面并不是特别有天赋。

这样的事情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细微差别。在这些男孩中，人耳中的三个半规管发育得特别好。**这可能是因为人类耳朵里的这三个微小的垂直骨骼是如此排列，以至于它们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空间和数字感。**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发展得不太好。这些天赋才能与这一发展有关。如果人类有机体以这种方式得到特别好的发展，一种特殊的天赋就会从耳朵中产生。

在听觉器官内是所有听觉所必需的器官，但它们与说话、平衡和数字的感觉的器官进一步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融合在一起。如果这些小骨头出现在耳朵内的三个半规管是片面的发展在一个人的内部，那么这种发展是以发展为代价的，为了在说话中听到声音，也就是说，到适当的语言结构。这削弱了听力语言的天赋，结果是，特别是那些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的孩子在语言方面的天赋较少。我们对这些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旦我们发现他们在数学上特别有天赋，就开始教他们语言。我们教他们语言，而不要重视理智的方面，即语法方面。相反，我们通过语言本身的节奏来教他们语言。如果你让孩子们在没有进入实际内容的情况下记住东西，但让他们简单地在短诗中享受外语的节奏，然后通过声音教他们内容，以



及声音在它们之中携带什么，你会看到，如果你开始得足够早，这些孩子就会克服这种片面性。

正如我们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的实践中所表明的那样，绝对有必要避免在七岁或八岁的孩子时开始以理智为导向的教育。相反，我们需要从更具艺术性的角度进行工作。我们不以智力的方式教书写，而是通过使用字母的形式。相反，我们从一种原始的绘画开始教它。这样，我们发展意志的能力远胜于智力，而当今教书写的常见方式对于理智的说服力太强了。因此，我们试图让整个参与进来。这样，各个方面的人才就可以实现平衡。如果你问如何唤醒记忆进行正确的拼写，我的答案是，你需要观察人类生活的三个时期，即直到牙齿的变化，直到青春期，然后在青春期之后，直到二十岁。你需要培养一种感觉来观察这三个时期的生活和不同的具体的生命力量发展。然后你会注意到，那些在 15 岁之前完全没有正确拼写或正确语法的人，如果他们被我刚才提到的方式对待，就会发展起来。如果你提请他们注意语言的节奏，他们将在十五岁后从灵魂深处发展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语法天赋，就不能让那些有很好的天赋的孩子在成绩上进步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你看看歌德年轻时写的东西，然后看到当他长大后，他站在一个非常排他性的群体中，在语法方面，你会对他的看法与人们通常对一个男孩或女孩的看法截然不同，后者在 13 岁左右时不能正确拼写。与其绞尽脑汁想这些孩子拼写得有多糟糕，并不断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教他们拼写，不如想想孩子们实际上有什么能力，找出那些特殊的才能，然后找到一种方法来教孩子们从这些才能中学到什么。

你会看到，如果你在教那些在数学上有片面天赋的孩子时强调艺术元素，你就会永远达到平衡。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2 讲 人类存在的三个方面 1920 年 4 月 21 日 巴塞尔**

以我们的现代的思考方式，很难描述精神科学的特殊特征。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来判断新事物，这是很自然的。用我在这里的意思来说，精神科学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它

不会给事物带来其他内容或提出其他想法，但是它谈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观点，精神科学才能为教育带来成果。如果我被要求解释这一差异，我将给出以下初步描述。

这些天，当我们学习一些东西时，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个或那个有了观念和想法。然后，根据我们的记忆力，我们将这些观念和想法带入我们的余生。我们记住事情；因此我们认识他们。精神科学不应以这种方式进行实践。当然，人们常常出于习惯而以这种方式看待它，但是那些像笔记一样拿起它的人并没有正确地重视它。与我们的感官的、特质的思考方式一样，他们以一种对生命以陌生的方式来对待现实。例如，如果有人说她昨天吃了喝了，而且已经这样做了，她就不需要在她的余生再吃或喝，你会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人类有机体必须不断地与外界所需的事物重新建立联系。它除了进入这个接收过程和一次又一次地处理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别的要做。

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科学也是如此。精神科学提供了使内在的人类存在充满活力的东西，必须对其进行更新才能使其在人类存在保持活力。因此，与普通的知识相比，精神科学更接近人类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它实际上可以从许多方向激发我们，与这种最珍贵的材料，发展中的人类存在一起工作。

精神科学在这方面还鲜活着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您耐心地考虑必须以更抽象的方式呈现我们现代习惯所说的那些东西，您会注意到它们逐渐变得真正有生命。然后，我们不仅知道事实，而且还知道在每一刻，在每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用来给学校生命。如果你有耐心，你会看到精神科学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些像其他知识一样对待它的人，就像一组笔记一样，对它的伤害最大。

我想提供这些初步的想法，因为您将需要考虑到我今天要说的话。昨天我提到，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真正地了解人，而这些角度使我们对身体、灵魂和精神有了统一的认识。我说过，在精神科学中，我们谈论的是自然人，犹太人，星芒人和自我体。这些人性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三个方面。

让我们首先从身体的角度来看人。在这里，现代的生理学观点常常是不准确的，并且不能真正地理解人的本质。经过三十年的研究，我在两三年前出版的《灵魂之谜》一书中提到了这些东西。一开始，我谈到了把人的身体存在自然划分为三个部分。现在，我将在我们的课程中提出这些，作为一份报告，以具体化我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首先从身体的角度考虑人类，那么首先要看一下人类通过其感官感知外部世界这一事实，这一点很重要。某种程度上位于人类有机体外围的感觉通过神经被带入了人类存在。任何人只要简单地将感官和神经与其他人结合在一起，就真的不会以一种导致对人类本质的清晰理解的方式来观察人类。有高度的独立性，个性，我称之为神经感觉的人。因为现代人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模糊的统一体，所以科学无法理解神经敏锐的人类的基本独立性。当我进一步描述时，您会更好理解我。

人类的第二个独立方面在于我们的有机体内。我称之为有节奏的有机体。它是我们呼吸、循环和淋巴系统中有节奏的部分。在人类内部有节奏活动的一切都是第二系统的一部分，第二系统相对独立于神经感觉系统。就好像这两个系统彼此独立地同时存在，但又相互沟通。现代科学对统一人类的模糊概念并不存在。

第三方面也相对独立于整个人类。我把它叫做代谢有机体。我称它为代谢生物。如果看一下人类这三个方面的活动，神经感觉的人类，生活在某些节律活动中的人类以及生活在新陈代谢中的人类，那么您拥有的一切在人性中都是它是一种活跃的有机体。同时，您可以看到人类有机体内的三个独立系统。当现代科学指出灵魂的生命与神经联系在一起时，就产生了关于这三个独立系统的错误观念。这是一种思想习惯，自 18 世纪末以来就已确立。

为了对身体的这三个方面产生一种感觉，我想讨论它们与灵魂的关系。请允许我首先指出，集中在人类代谢系统中的一切，即代谢系统的一种活动，都与人类的意愿直接相关。以循环系统为代表的人的部分与感觉直接相连，而神经感觉系统与思考相连。

您可以在这里看到现代科学创造了一些不正确的概念。它说，人的灵魂生命与神经或神经与感官的生命紧密相连，思考，感觉和意志与神经直接相连。灵魂通过神经将其活动间接传递

给循环系统、节律和新陈代谢系统。这给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人们变得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天性，而不是被拉近。

正如思考与神经感官生活相关，感觉与人类节奏系统直接相关。感觉，就像灵魂生命一样，在我们的呼吸，血液循环和淋巴系统中脉动，与这些系统的联系就像思维与神经系统的联系一样直接。意志与新陈代谢直接相关。当意志活动出现时，人类新陈代谢中总会发生一些事情。正如通常所说，神经根本与意志无关。意志与新陈代谢有直接关系，人会通过神经感知这种关系。那是真正的关系。神经系统除了思考之外没有其他任务。无论我们是考虑某个外部对象，还是我们所考虑的事情都发生在与意志有关的新陈代谢中，神经总是有相同的任务。

现代科学谈到了感觉神经，它被认为是为了提供从身体外围到中央器官的外界印象。我们还听说，运动神经的存在将冲动从中央系统传递到身体的外围。稍后我将详细说明。人们创造了非常聪明的理论来证明在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存在这种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不存在的。比这些聪明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您可以切开运动神经，然后将一端连接到也已切开的感觉神经的一端。然后，这成为一种神经。它表明，即使在解剖学或生理学意义上，我们也无法发现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之间功能的真正差异。所谓的运动神经不会将中枢器官的冲动传递给人体周围。

实际上，运动神经也是感觉神经。它们存在的原因是，例如，如果我移动了一根手指，则决定与手指的新陈代谢之间就存在直接关系，因此我的意志会直接影响手指的新陈代谢。所谓的运动神经在代谢过程中会感知到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对代谢过程的这种感知，就不会有意志的决定，因为人类依赖于感知自己内部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我们需要在外部世界中感知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要了解事物并参与其中。

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区别是唯物主义的最乐意仆人。它是唯物主义科学中可能出现的仆人，只是因为现代可以找到便宜的比较，即电报。我们从一个站电报到另一个站，然后回电。人们用来描述周围和中央器官之间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通信方式，这大概是一张电报过程的图片。当然，只有在 19 世纪这样的时代，电报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画面。如果没有电报，也许人们就不会形成那幅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可能对相应的流程有了更自然的认识。

似乎我只是为了激进而把所有这些理论都踩在地上。这不是那么容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神经，当我注意到这一理论为唯物主义服务时，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它通过将意志对新陈代谢的直接影响转化为仅仅是物理的东西，转化为想象中的神经的物理链，将意志冲动从中央器官传递到人类的外围，再到肌肉。人们只是把物质过程强加给人类有机体。

实际上，在意志的行为中，灵魂的意志冲动与新陈代谢的某些过程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神经只存在于传递对这一过程的感知。在同样的程度上，当人的感觉和循环中表达的过程之间存在关系时，神经也存在于传递必要的感知。当我们感觉到的时候总是这样。本质上，基础不是某种神经的过程；它是我们循环的一种改变。伴随着感觉，都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新陈代谢中是不存在的，而是在循环的节奏中存在。在血液、淋巴系统或氧气交换的非代谢方面（氧气的交换实际上是代谢的，在这种程度上它是意志转移的一部分）发生的事情——就我们正在处理呼吸的节律过程而言——属于感觉。**所有的感觉都与节奏过程直接相连。同样，神经的存在只是为了直接感知灵魂中的感觉和有机体中的节律过程之间发生的事情。**神经只是感知器官。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科学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们在生理学或心理学教科书中发现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做出假设，即人类具有感觉和运动神经。”然而，从解剖学上讲，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厚度的微小差异。当然没有别的。我将回到泰伯斯和其他人的猜测。今天，我只想说明一下客观观察人类有机体所表现出的东西，它包括三个方面：即神经感觉有机体与灵魂的想象力，思维生活有关。我们有节奏的有机体，它与灵魂的感觉生命有关，最后是新陈代谢的有机体，从广义上讲，它与灵魂中意志的生命息息相关。

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生命的某些部分，比如音乐。生命的音乐部分是感觉与生物体有节奏的生命之间特殊关系的最好证据（但在我们将遇到的许多证据中只有一个。）与神经感觉有机体相关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考的生命感知有节奏的生命（有节奏的生命与感觉有关）。当我们听到音乐上的声音时，当我们将自己交给色调呈现的照片时，我们显然会通过我们的感官感知到。但是，那些可以更细微地观察的生理学家注意到，我们的呼吸向内参与了音乐的画面。我们的呼吸与我们所体验的事情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这幅音乐画面是如何作为被感性地被判断的东西，作为放置在艺术领域的东西。

我们需要弄清我们内部不断发生的复杂过程。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有机体。神经感觉有机

体以这样的方式集中在人脑中，即大脑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处于坚固状态。全脑在脑脊液中游动。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在脑脊液中游动，它将停留在颅骨底部的血管上并不断向它们施加压力，从而可以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确实在脑脊液中游动，所以它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向上压力-我们从阿基米德的原理中知道这一点-因此，在1300-1500克的大脑重量中，仅约20克压在头骨的底部。大脑受到来自下方的巨大压力，因此它只压在颅骨的底部上。这种脑脊液参与了我们整个人类的体验，而不仅仅是大脑的坚实部分。脑脊液不断向上和向下移动。液体从大脑有节律地通过脊柱上下移动。然后它辐射到腹腔，在那里吸入迫使它回到脑腔，从那里流出，呼出。我们的脑脊液在连续的过程中上下移动，延伸到整个有机体的其余部分。连续的振动运动实质上充满了整个人，并且与呼吸有关。

当我们听到一系列音调时，我们就像呼吸着人类一样遇到它们。脑脊液不断向上和向下移动。当我们听音乐时，液体上下移动的内在节奏遇到了由于音调而在我们的听觉器官中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呼吸的内部振动音乐与听音乐时耳朵中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连续的冲突。我们对音乐的体验存在于我们的听觉和有节奏的呼吸之间的平衡。有人试图将我们的神经过程与我们的音乐感知中发生的事情直接联系起来，而音乐感知中充满了感觉，他们走的是错误的道路。神经过程存在于音乐感知中，只是为了将它与在我们的自我中发生的更深的事情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实际地感知音乐并将其转化为想象。

我试图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遵循这些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欧洲人对这样的问题更感兴趣。如您所知，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学生以及维也纳音乐学家汉斯里克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于音乐之美的理解的争论。[2]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在所有细微差别中讨论的音乐感知问题。您还会发现我们可以做一些实验来更全面地理解音乐感受。尤其是在音乐的感知中，我们可以找到循环过程与人的感觉之间的直接关系。同时，神经系统与想象力或思维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发现神经与感觉之间或神经与意志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我坚信，现代科学作为唯物主义的仆人而纳入的关于感觉和运动神经的错误假设（并比我们想象的更强烈地纳入）已经取代了人类的思维。在下一代或下一代中，它将成为普遍的态度。我相信，这种关于神经的唯物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般的心态，我们今天所发现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理论已经深深地进入了我们的思维，以至于这种态度实际上使人分离。如果您有一种感觉-许多人也有这种感觉-当我们遇到另一个人时，我们只对那个人和另一个人有意义的印

象；另一个人是一个封闭的实体，有自己的感觉的生命，与我们分开；这个人的感觉只能通过她自己的神经传递，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堵隔离墙。这堵墙通往最奇特的景色。这堵墙引出了最奇特的观点。今天，我们听到人们说，当他们看着另一个人时，只会看到另一个人的脸中央有鼻子，或者她在同一位置有两只眼睛，而我知道我有两只眼睛。

另一个人的面孔就像我一样。因此，当我看到所有这些时，我得出了一个无意识的结论，那就是有一个我，就像我自己在那个有机体里面。今天，有些人完全接受了这一理论，并且以一种外部的方式理解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必须根据人的形式得出一个无意识的结论，以便确定另一个人具有我与自己的相似的自我。将神经的生命与我们创造性地描绘我们的思想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将我们的活生生的循环和有感觉的呼吸联系在一起，并将我们的新陈代谢与意志联系起来，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一旦它最终成为实际的经验，就会再次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目前，我只能使用图片来描述这次聚会。

如果我们相遇时，我们所有的感觉和意愿都在我们的神经中发展起来，把我们完全封闭在我们的皮肤里，我们就会在精神和灵魂上彼此分离。现代人有这种感觉，而现代欧洲越来越普遍的反社会状况就是这种感觉的真实代表。

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们都坐在这个大厅里。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不能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气箱里走来走去。我们一起呼吸空气。如果我们将灵魂生命限制在神经系统内，那么我们会与世隔绝。例如，一个将呼吸与灵魂联系在一起的人，使灵魂成为我们共同的东西。就像我们有共同的空气一样，当我们将它与有节奏的有机体重新连接时，我们也有共同的灵魂生活。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些人可以购买更好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则必须购买更贫穷的东西，但富人仍然无法从月亮、不同的天体那里得到食物，这样他就不必吃穷人所吃的东西了。

因此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共同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意志与我们的新陈代谢的原始和直接关系时，我们的意愿承担一个共同性。当您还认识到我们存在的节奏与外部世界相关联时，您会看到认识到我们的感觉生命与人性内在节奏之间的无穷影响。当我们意识到意志与新陈代谢之间的联系时，就可以在意志方面看到同样的事情。由此，您可以了解精通的精神科学如何理解物质及其过程。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注定对物质一无所知。

在这里，您可以初步了解人类生命的三个方面：神经感觉生命，有节奏的有机体生命和新陈代谢的生命。我将在后面详细解释。关于灵魂的生命，我们只讨论了肉体的生命。关于灵魂的生命，我们只讨论了身体的生命。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灵魂生活简单地分为人们通常认为的三个方面：思维，感觉和意愿。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划分（无论有何根据）作为我们的主要观点，我们将不会很好地理解它。您可能知道，许多心理学家将人类灵魂的生命分解为想象，思考，感觉和意愿。但是，对于客观的人性观察者来说，应该清楚的是，这种观点不能很好地描绘灵魂的生命。

现在有一种现象，或者说是整个现象的综合，比这些抽象，这个更能代表我们的灵魂生命的特征。要以一种活泼的方式了解我们灵魂的生命，最好不要从思考、感觉和意志开始。相反，如果我们专注于渗透到我们整个灵魂生命中的事物，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我们活生生的灵魂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灵魂以同情与反感，以爱与恨交替生活着。通常，我们不会注意到灵魂在爱与恨之间，同情与反感之间如何摆动。我们没有注意到它，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评估灵魂的某些过程。

人们做出判断，这些判断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可以说一棵树是绿色的，这样做时，我以积极的方式将“树”和“绿色”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我可以说您昨天没有来访我，这样做使我以消极的方式联系了两个或多个想法。同情或反感构成了我们灵魂中这种判断的基础。肯定的判断总是同情，否定的判断总是反感。判断的准确性并非基于同情或反感，而是通过同情或反感来体验准确性。我们还可以说，同情与反感之间显然存在第三种情况，那就是当有人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的情况。在我们的灵魂中，我们不仅有同情和反感；我们显然在两者之间也有交替，这也是一个积极的状态。虽然这不像在物理身体中那样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明确定义的器官，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灵魂生活分为同情，反感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

当我们观察人类的精神层面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不同方面。现代心理学只是将它与灵魂交织在一起。我们将看到，只有将这三个方面分开，才能获得真正灵活的人性观。身体由神经感觉过程，循环过程和新陈代谢组成。人的灵魂方面包括经历反感，同情以及两者之间的交替。



人类的精神层面也分为三个部分。当我们想从精神上理解人类时，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清醒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这是精神的生命的一种状态，也是我们从醒来到睡觉的一部分。最后，我们在这两个状态之间有第三个状态，这是我们在唤醒时遇到的状态，即梦 life 以求的生活。醒，做梦和睡觉是精神生活的三个方面。但是，我们不应将对这些事物的琐碎观念与对精神生活的真正理解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需要了解那种沉睡精神实际上是如何存在的。我们可以说睡眠是一种状态，当一个人变得一动不动，当他或她不再感知到感觉时，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从入睡到醒来，存在着另一种精神状态，即睡眠的生命。最后，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种状态，这是我们在觉醒的时刻遇到的，即梦着的生命。醒，做梦，睡觉是精神生命的三个方面。但是，我们不应将对这些事物的琐碎观念与对精神生命的真正理解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需要了解那种沉睡精神实际上是如何存在的。我们可以说睡眠是一种状态，当一个人变得一动不动，当他或她不再感知到感觉时，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

通过以下方法，我们可以对睡眠的意义有所了解。当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时，我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观看不间断的信息流。我们将所有的回忆汇集成一个连续的整体。但是，这是一个错误。您还记得自从醒来以来今天发生的事情，但是在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您的意识处于沉睡状态。因此，睡眠时间会中断您的记忆流。日常生活又来了，然后又睡了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以意识流向过去的统一意识始终被睡眠时间打断。您可以看到，即使对于意识，这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说，我们受过训练可以感知某些缺失的时期，就像填充的时期一样，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自己清楚这一点。如果我在黑板上画一个白色区域，这样我就不会留下黑色的圆圈，你会看白色区域，但实际上对白色区域的关注比对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的关注要少，即对黑色的圆圈的关注。如果我们有一瓶苏打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不到水；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二氧化碳的小气泡。我们看到水中没有的东西。同样，当我们向后看时，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历。我们忽略了它们，就像我们忽略了板上的白色区域一样。我们直接感知其他事物，我们必须更准确地理解某些事物。当我们真正尝试理解我们真实的“自我”的感觉的基础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讲座中讨论原因，但慢慢地，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这些睡眠时期的感知给了我们对我的感觉。当我们无法正确入睡时，破坏我们对我的感觉。为了使我们获得适当的“自我”感，必须在我们的记忆中充实睡眠的中断。如果您研究由于不适当的睡眠生活而在“自我”感中可能出现的那些干扰，您将能够掌握这样的观念：“自我”的意识是基于意识的这些空洞。请注意，我指的不是“自我”的概念，而是指“自我”的感觉。

生活在人类中的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清醒意识的内容。睡眠也许会在更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那些能够真正观察到人类主观性的人会发现，当他们准确地意识到苏醒状态时，它仅存在于思考中。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同样程度的觉醒。感觉并没有像思考一样直接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感觉与我们的意识与做梦有着相同的关系。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那些能够将思维和感觉之间的区别清晰化为纯净的意识现象的人，会得出结论，当我们将梦视为感觉时，就会发生相同的体验。

我们还发现了在无意识的睡眠状态，无梦的睡眠中获得的相同的体验。您只需要考虑片刻，当您举起手或手臂时，就会感觉到意志的结果。意志的冲动，即直接的精神冲动，与新陈代谢有关。你不会感知到内在的过程发生在意志冲动和新陈代谢之间，比你有意地体验在无梦睡眠中发生的事情更多一些。对意志和无梦的睡眠的实际过程的有意识的体验是等效的。您感觉的生命和做梦的过程也相同的。真正的觉醒只存在于思考中。我们不仅在入睡到觉醒之间睡觉；我们醒着的时候也会部分入睡。我们只在思考方面醒着，我们在感觉方面梦想，在我们意志方面睡觉。

现在，请不要以为愿意应该保持无意识。它并不总是无意识的。如果我在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区域，里面有四个黑色的圆圈，那么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在那里我遗漏了一些东西，我会感知一些东西，就像我有意识地感知遗漏的内容（我在正常的清醒生活中睡着的意志的内容）一样。

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看待人类，我们将看到三种精神状态明显分离的方面的内在活动。在思考中，清醒的精神是活跃的；在感觉上，它是做梦的精神，在愿意时是沉睡的精神。我们需要能够区分清醒和睡眠，而不仅仅是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状态。我们需要能够观察这些状态在清醒的人类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这对教育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当我们特别需要考虑思考和意愿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时，我们需要问如何才能学会理解意志和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学会最好地教孩子六，七岁。答案是要学会观察在其他现象中，意愿和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发

生的方式，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方式，即在清醒和睡眠中。如果我研究醒着和睡觉，我将拥有可以与思考和意愿相提并论的东西。

我们需要在本课程开始时对此进行讨论，因为我们的心理学首先通过精神科学获得了一些真正的内容。如果您阅读任何现代心理学教科书，您会发现意愿的定义和思维的定义，但是它们或多或少仍然只是词语的定义。我们需要以真实的方式理解此类事物，但是只有将它们与世界上存在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通过清醒与睡眠的关系来研究它们），我们才能做到。这是我们将要做的事情，这样做还可以使我们思考思想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渗透到现实世界中，而这正是精神科学试图做到的。

精神科学不会纯粹出于主观的需要来考虑精神生活，仅仅是因为它对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并且他们宁愿闲聊人类这一事实，而不是闲聊其他主题它由肉体，以太体，星芒体和 I 组成。许多人具有如此肤浅的态度。在精神科学中重要的是不要提供闲聊的材料。精神科学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精神，这对于阐明人类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现实来实践，而我们却忘记了如何去做。我们现在在欧洲发现的混乱，是过去五六年中的荒谬事件，是这种健忘的结果。我们集体否认世界真实内容与我们文明内的苦难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些相信我们可以保持旧态度的人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我们正在与未来的成年人共事，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人类的未来。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考虑那些使我们能够为后代提供某些东西的力量，这些力量比我们所获得的更多，并且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可怕的状况。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目光从教育的某种局限性（尽管可能是有益的）超越了整个人类的发展。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3 讲 理解人类的存在：教育的基础**

**1920 年 4 月 22 日 巴塞尔**

我试着让你了解人类的本质，从而了解发育中的孩子的本质。对于教学艺术家来说，这样的见解非常实用，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以富有成果的方式将这种人类的材料带入生活。根据我已经指出的内容，您可以看到我在第一堂课中提出的问题至少可以得到部分回答。我认为这

个问题对今天的老师尤为重要。问题是：一方面，我们如何拥有如此出色的教学的科学，以及所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则；另一方面，公众对教育和当前的教学方法的批评如此之多。

原因是，尽管教学才华是通过一种本能的直觉来发展我们的原则的，但是尽管我们有许多关于如何教学的理论，但是最近渗透到我们整个世界观中的这些原则的集合与对人性的真正理解无关。我们不能从科学中发展一门教育艺术，就像他们今天所练习的那样。我当然不想轻视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和成就。然而，我们必须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发展中的人类。科学仍然是理论的，并在外部物质存在和精神灵魂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对我们的教学原则不提供任何支持或帮助。将这些教学原则付诸实践取决于有能力本能地实践它们的老师。

和其他人显然具有奇妙的教学本能，并对人有本能的理理解。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凭直觉进一步发展的时代。在古老的父权制社会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本能地生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一切，因此我们需要自觉地了解人类。我们只有通过将教学所需的实践视角紧密联系起来，对人性进行系统化的理解才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生理学或生物学的知识，并没有为我们发展教学原理提供任何依据。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的内容，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儿童的发育不平衡时最好地利用他们的才能。

为了使这成为可能，我们对人类的理理解必须不同于现代科学。我已经提到了实现这种理理解的一些基本目标。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为真正的教育艺术架起桥梁。我想强调，在这个唯物主义时代，我们越来越少地真正了解人类的机体。另一方面，除了语言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接近其他的人类存在。

尽管说明性材料在某些教育领域可能非常有用，但通过说明进行教学的方法不应仅是一种。我们需要问一问，当语言作为与成长中的孩子交流的主要手段时，是否真的可以使我们更接近孩子的天性。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人类的本质，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试图从正常的教育学著作或心理学著作中描绘出人类形象的每个人，都试图用自然科学或心

理学的原理来充实教育，最终得出这样的想法，即人类只是各种形式的集合。这种人的观点是，这里我们有一种人类有机体，而在颅骨内有一个坚固的大脑(或至少一个半固态的大脑)。他们还会认为这里是其他器官，包括肝脏，肺等。如果我们从表面或临床角度看待事物，我们所看到的附图将传达出这样的思想，即这些轮廓清晰的器官是人类中唯一存在的事物。但是请记住，人们至少由 80% 的流体组成，实际上他们是一列流体。因此它们只包含很少量的固体。真的有可能假设一个人实际上仅由清晰描绘的单个器官组成吗？人是一堆流体，而且充满了气体。然而，这些文本将神经系统描述为或多或少的实心的组成部分，或可能更柔和的实心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实际上嵌入了液体甚至气体中，气体以振动或有节奏的运动形式存在于人体中。

除了气体方面，人类实际上是一个液柱，大脑嵌入脑脊液；事实上，我们器官的大部分生命都与我们吸气和呼气时脑脊液的上下运动有关。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事情，就不会将平行的有机过程归于精神和灵魂的事实。我们不会认为它们已被明确地描绘出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形成一张图片，描述我在思考，在我在感觉或意志的过程中，我的有机体的运动的流体部分呈现出某些再次溶解的液体结构。

例如，我们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将思考的过程与神经中的某些振动或类似过程联系起来。当然不是。为什么不将它们与人类的液体部分的振动联系起来？这是自然科学在我们唯物主义时期的影响下甚至没有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接受科学的共同目标时，我们会对科学发现的结果感到满意。现代科学在固体或液体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实际成果，其中液体以外部形式存在于空间中。它在处理气体方面也非常成功，例如在蒸汽技术中，蒸汽存在于空间之中并且可以在空间中使用。

当我们在一项技术中使用传统科学的成果来处理无机物质时，我们需要考虑事物的运作方式。因此，在这个唯物主义时代，传统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必须密切关注技术的进步。考虑这个例子：如果有人不正确地使用力学原理建造了一座铁路桥梁，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当一两个机车经过那座桥梁时，这座桥梁将如何坍塌。由于没有应用常规科学测试的可靠结果，因此会发生这种灾难。这就是在实践中如何纠正不正确的原则。

我们越深入到无机技术不能再起纠正作用的领域，我们就越不能把实践建立在理论上。

我们只需要考虑与现代技术相比医学发展的缓慢程度。你可以很快地看到在建造铁路桥梁或类似的东西的过程中不正确的原则的意义。但是，当医师对某人进行治疗时，根本无法尝试确定该医师是否已完成恢复该人健康所需的一切，这仅仅是因为无法确定。这里的情况非常不同。根本不可能通过实践来纠正理论。如果我在这里发表评论，您会原谅我，但我认为这对老师很重要，因为生活中的一切对老师都很重要。例如，在法学或经济学领域，如果我们遵循人们的原则的应用方式，我们将很快看到通过实践进行控制的概念多么蹩脚。法律事务中正式确定的内容随后通过法律予以纠正。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我们是否能够从真正了解人类的角度来证明这些事情是合理的，这一问题被忽视了，就像歌德给浮士德一个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的问题一样被忽视。

此外，人们没有丝毫兴趣了解我们使用外部高超的教学原则是如何与当时发生在发展中的一代有关的。但是，这正是我要引起您注意的地方。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欧洲东部和俄罗斯现在发生的可怕社会事件的信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理论的影响下在东欧所做的事情是可怕的。但是，今天的人们没有考虑实际发生的事情。今天的人们不知道今天进行的这些事情的结果将在二十到二十五年内是什么样，欧洲将会遭受什么样的野蛮行径。但是，教师的任务是观察人类发展将发生什么。

现在这是不寻常的事情。您会在苏黎世看到阿韦纳留斯，一个曾经教过哲学的诚实正直的公民。不久以后，沃格特（4）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学生，与哲学家阿德勒（[Adler](#)）一起教书，阿德勒（6）是枪杀了奥地利大臣斯特尔格赫的同一名阿德勒。7 我们当然不能说阿德勒像阿韦纳留斯一样诚实，但阿韦纳留斯（[Avenarius](#)）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尽管如此，他所教授的哲学只能因当时的唯物主义而得以教授。如果您现在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家哲学”，您会发现它就是阿韦纳留斯 [Avenarius](#) 所教的。8 经过两代人的教育，曾经在苏黎世作为一种适当的哲学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直接实践的理论。

人们根本不注意不同时期的关系，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当下一代的观点被下一代继承时会发生什么。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继承。诚实正直的 [Avenarius](#) 传授了一种哲学，该哲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导致了欧洲的野蛮化。当我们想了解观点对人类发展具有什么价值时，重

要的是不要简单地接受抽象的判断。相反，我们必须研究观点生效的方式。所有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观察二十或三十年后我们在课堂上所做的事情。所有教育的任务都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人类发展中，但如果没有对人类的透彻了解，即精神科学可以赋予新生的自然科学，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通过精神科学更新的自然科学将不会是幻想或幻想的虚构。相反，它将提供对物质人类有机体作为灵魂和精神的身体载体的良好理解。

今天，我想提一下大家众所周知的灵魂生命的重要方面，随着我们继续学习实际的教学主题，这一点将变得尤为重要。我所指的现象是，当孩子们最终成为记忆时，我们的想法如何。你们都知道，为了保持一个健康的灵魂，我们必须适当地改变我们从我们的感觉印象中发展出来的想法，这种想法是由我们的判断等等产生的-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这个细节-我们必须把这种想法的结果带入我们的记忆。当我们描述某件事时，我们从我们的灵魂中回忆起我们以前在外部世界或我们与其他人类的互动中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把它带回我们的意识中。但是，这里实际发生了什么？

普遍的观点已越来越趋向于以一种单方面的，抽象的方式看待这个过程，就像将它简单地看作一个灵魂之内的过程。人们问，一旦将它们带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会变成什么？一旦将它们带入并作为记忆返回给我们，它们将变成什么？这个过程如何进行？如果我们没有先仔细研究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研究这一过程。有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说，精神科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总是指身体的器官。但是，相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精神科学认识到灵魂对器官形成的巨大影响。它认为灵魂比简单地处理抽象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它认为灵魂实际上拥有形成器官的力量。精神科学主要寻求在儿童时期了解灵魂，那时精神灵魂在出生后继续在器官的形成上起作用。

在我看来，歌德的色彩理论提供了对灵魂和身体生命进行真正合理考虑的第一个开端，而这在以前是未被认识到的。然而，今天，要想立即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所有需要做的就是以积极的方式谈论它。但是，我相信物理学家很快就会发现它与目前的观察方法大不相同。我不打算继续赞扬歌德今天的色彩理论，我只想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歌德开始谈论生理色彩的精彩章节上，最后是另一章，他谈到颜色的感官和道德影响。物理学家试图驳斥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具有艺术性的人们对起点和终点更感兴趣，他们可以更轻松地理解它们。但是，为了我们建立科学的教育基础，我们需要接受歌德对色彩世界的考虑所提供的一些帮助。



最初，歌德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眼睛与外界之间的生动互动。这种活跃的交互作用不仅存在于我们将眼睛暴露于外部世界的某种颜色变化的过程中，还存在于之后。歌德专门讨论了直接印象产生的残像。大家都知道这些残影，这些残影发生在眼睛本身中。您只需要将眼睛暴露在例如绿色的表面上，然后远离此轮廓清晰的绿色区域即可。您会看到与后效相同的区域，主观上是红色的。器官仍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一段时间。

这是在感觉器官中发生的基本过程。当器官暴露于外部世界中的过程或事物时，它们会在感觉器官中发生某些事情，随后又发生其他事情，然后慢慢消退。从外部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感官器官中短暂发生的事情与人类有机体在记忆方面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正如绿色表面像红色一样持续短时间，一个由直接经验产生的思想及其相关的图像存在于我们的有机体中，只有时间周期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另一个差异使我们更了解持续时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将眼睛暴露在彩色的印象中，然后看到残像，那是局部的，是人类有机体外围的单个器官，产生了这种残像。当记忆从人体内产生时，它会复制出几年前存在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很明显，它参与了这种复制-因此，整个人类都参与了这种后效应。

在人类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对人类内部的某些相互作用有了详细的了解，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在这里，我想提请您注意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了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我们的心脏与整个人类有机体相关的功能。现在，您发现心脏到处都被描述为一种将血液泵送到整个生物体内的泵。实际上，血液循环被强加于心脏。胚胎学与标准观点相矛盾，更详细地观察心跳和这些东西也提供了矛盾，这是现代人仍然不想听到的。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在 1880 年代写了一篇论文的医师 **Schmid** [10] 和犯罪学家 **Moritz Benedikt** [11]。但这还不够。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心脏的运动是血液运动的结果，血液循环本身就是根本上活着的东西。因此，心脏不会泵出；相反，它的运动是由于血液的活运动的影响。心脏不过是在两个血液循环系统之间（即上位人体，头部和四肢的血液之间）建立平衡的器官。血液的这两种运动在心脏中形成一个池。然而，血并不是死的东西；它不是简单地像水流一样泵出来的。血液本身具有内在生命，并受其自身运动的影响。它会将这种运动传递到心脏，而心脏只是以自身的运动来反映血液的运动。正如我们可以说，灵魂中或多或少的实体器官和过程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而我昨天提到的血液和灵魂过程的运动之间



也存在相似之处。

诸如心脏之类的器官与灵魂的关系是什么？我想通过以下方式问这个问题。如果说在一门真正正确的科学的影响下，我们说血液本身具有生命和心脏的运动，那么该器官的全部活动是由血液循环产生的，并且仅插入了活体血液循环，那么心脏的任务是什么？

无偏见的观察表明，如果我们将眼睛暴露于外部世界，则眼睛的体验会产生残影，并且很快就会消失。当我们发展感觉世界时，那个世界就与血液的循环紧密相连。它与其他事物有联系，但是在这里我只说血液循环。回想一下，当我们感到羞耻时，我们会变红。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血液流到了表面。如果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会随着血液流向内部而变得苍白。来自哥本哈根的生理学家兰格（Lange）对血液循环与其他有机过程以及灵魂过程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就像在极端情况下，灵魂的恐惧或羞耻感会影响血液循环一样，灵魂的正常生活也会持续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感觉生活总是很活跃，但是只有当我们的感觉朝着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方向移动时，它才会影响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的正常循环。正如我们不断呼吸一样，我们也在不断感觉。正如我们的血液循环不间断一样，我们的感觉也一样不间断。如果我们进一步遵循这些过程，您会发现我们甚至在睡觉时都会感觉到。

血液中循环的是我们感觉的外部物理表达。此外，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思维有关。我们在血液循环上的印记也会在心脏内振动。歌德使用“眼睛”一词来表示内部的活器官，而心脏同样是活的器官。它不仅可以移动血液。它在整个生物体内具有巨大的意义。眼睛在短时间内受到外界光线的影响，而心脏则不断地对感觉和思维作出反应，因为它与轻微震动相关，然后被带入血液。一段时间后，心脏的振动包括生活在感觉和与感觉相关的思维中的特定事物。心是身体的一部分，当我们记住经验时，它会影响我们。所有参与有机人体液体流的人体器官，包括在液体流中-无论是嵌入在这种流动中的肾脏，还是在消化流中与之相连的肝脏-所有这些器官都是一致振动的，伴随着我们在循环和新陈代谢中的感觉和意志一起振动。就像残影出现在眼睛中一样，记忆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整个人类中，尽管是有区别的和特定的方式。它是对外界经验的记忆。整个人类都是一个振动的器官，人们通常说彼此并排放置的器官在现实中存在，因此人类可以以某种方式处理和保留精神灵魂的经历。我们将看到，这似乎只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将看到，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人类是精神上的存在。但是，今天，我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您可以看到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视角掌握整个人类。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解人类，还可以将各个器官彼此并排放置，

甚至假设它们是机械相互作用的。精神科学的观点表明，整个人类是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统一体，但是我们的思想将这三个观点分开。在现实中，身体，灵魂和精神始终在人类内部相互联系。

您只需要学习一点胚胎学就可以知道心脏在血管系统的血液循环系统器官中缓慢发育。您会看到心脏不在那儿，循环系统从那里开始发展，但循环系统却在缓慢发展，最终结果是心脏。从胚胎学中您可以直接看到情况正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因此，当我们从精神科学的角度考虑事物时，我们不仅需要将人类肝脏视为肝脏，还应将人类脾脏不仅仅视为脾脏，因为当我们在实验室解剖尸体时这些事物的出现方式也是如此。相反，我们需要尝试研究这些器官在精神灵魂的生命中的意义。我们看不到眼睛或其他任何器官，仅仅是一些身体的工具。尽管通常认为肝脏只是消化系统中的一个器官，但它与人类的精神生命有很大关系。

我们经常可以从语言本身中学到很多东西。仍然拥有某种原始的本能知识的古代民族并不总是像我们所做的那样抽象地对待事物。举个例子，软骨症在希腊语中意为“在胸骨软骨下方”，这是灵魂异常，起源于人的腹部，在单词本身中表示出来。与中欧语言相比，英语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脾脏（怒气）这个词作为一种情感状态与灵魂有关。但是，脾脏也指器官，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灵魂的怒气与脾脏器官有很大关系。这些东西几乎全丢了。唯物主义几乎失去了对身体器官的理解，特别是对人类的器官。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人的身体状况，该如何与人合作？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人是从精神灵魂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没有任何身体不是精神灵魂的启示。

如果我们要扎实的教育基础，就必须能够正确看到身体。

当我说这些话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想抛弃世界上通过艰苦的科学工作而学到的一切。我当然不会轻率地这样做，您可以肯定。一般来说，相较于反对普遍的观点，从真正的理解和认识到，真正的文化更新在我们的颓废时代需要在精神生命领域这样的理解，与其他人唱同样的曲调要舒服得多。就个人而言，我宁愿提出所有科学公认的观点，而不是反对其中许多观点，特别是在关注是对人类的理解的情况下。

我们在实践中考虑人类的相互作用时，我们还需要抵制标准的科学观点。指导和教育本质上

是人类互动的特例。我们需要在更换牙齿之前区分人类的生命，然后再到青春期。我试图描述人的生命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有何不同。这两个时期都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灵魂体验，原因很简单，与想象力思维相关的力量是在生命的第一阶段指向人体的内部硬化。这项活动最终在大约七岁的时候换了牙而终结。在这段时间里与人交流的最重要手段是模仿环境。

在牙齿更换之前的几年里，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模仿的。因为孩子只是模仿，所以在孩子周围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模仿是那个年龄儿童的长处之一，模仿与产生第二组牙齿的力直接相关。它们是相同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是思考的力量，内在地描绘和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力量。因此，与表象的思维相关的力量也是与身体发展相关的力量。这些是活跃在孩子模仿动机中的力量。想象一下，当您不仅从智力上，而且在整个存在，伴随着你的灵魂以及对人类具有普遍性的理解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我在一个还不到七岁的孩子面前做某事时，我不仅为自己做这件事，而且我的所作所为也融入了孩子的所作所为。我的行为并不孤单。

我并不孤单，只有行为，带着意志和感觉。我并不孤单，伴随着我的思想者。有些无形的东西也有影响。我是否以良好的态度与孩子同住并允许孩子与我一起长大，或者我是否以不良的态度来生活，这是有区别的。这些无形的东西有影响，但尚未得到认可。如果我们不尊重精神灵魂和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不尊重人类之中存在的东西，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精神灵魂本身。

当我们看一下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时期时，意志开始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开始占主导地位。与男孩一起，我们经历了声音变化中意志的喷发。在女孩中，这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在小学年龄段儿童中活跃的事物向我们表明，它与意志相关。有人想从意志进入身体；某事想要变得坚定。不仅仅是一种模仿的欲望，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在九岁之前的课程中仍然很重要。除了简单的模仿之外，还需要发展更多的东西，那就是尊重权威的愿望。如果我不作为权威与我要抚养和教育的7至14岁或15岁的孩子一起生活，那么对于那个孩子，就像我割断手指或手臂一样，他或她再也无法表现出孩子自然的举止。我想从孩子身上得到一些想要发展的东西，即在附近有老年人的经历，这些人作为真正的权威，是为了教育和抚养孩子。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一些使成长中的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榜样或语言。现在我们来谈谈爱在教育 and 养育中的作用。我们有理由在教育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时行使的无形的东西之一就是那个孩子的权威，而我们的权威被视为自然有效的力量。如果我们不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我们必须向儿童展示的东西中，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权威。如果作为教师，我们把我们的知识像一些枯燥的、记忆的事实一样放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只是出于责任感而教书，那么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就会不同于我们内心的温暖，对我们所教的东西的热情。如果我们活跃在我们灵魂的每一根纤维中，并认同这些知识，那么对我们灵魂中所携带的东西的爱就像演示和语言一样是一种交流手段。通过精神科学而富有成果的教育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无形的重要性。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4 讲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雕塑师**

**1920 年 4 月 23 日**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试图展示如何从外部接近人类。今天，我想从另一面，内在的经验的角度来处理我们的任务。通过这种考虑事物的方式-未来的科学方式-人类从外部变得透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器官活动和人性的这种考虑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个人的内在的经历，即他或她作为思想，感觉和意愿所体验到的东西。普遍持有的观点使我们面临着一个黑暗，无法穿透，无法理解的存在。同时，我们关注或多或少抽象的对思考、感觉和意志的内在体验，这些内在体验是我们无法具体感知或感觉到的。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具有三个方面：思考、感觉和意志。让我们从内部来看这三个方面。我们将很快看到考虑的内部和外部路径是如何连接的。

思想的内容本质上是非常抽象的。作为老师，我们不能通过这些想法来接触正在发展中的人类存在（指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间有一堵无法穿透的墙。那堵墙存在于社会的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它也存在于教学和教育等领域。通过占据了所有思维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感觉，我们对灵魂或精神所说的一切都慢慢地变成了空话。我们不能用空话解决问题。我们不能通过空洞的话找到与其他成年人的关系，也无法通过它们找到与儿童的关系。我们需要走向现实。如果只有现代科学植入我们体内的

抽象的理智推理，我们就不会遇到现实。

然而，我们确实通过这种推理来达到精神。在我们的智力导向教育中，推理的全部内容**是精神**，但它是一种过滤的精神。这种精神不能以某种方式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而不能将自身体验为真实的内容，因此仍然残酷无情。这种精神控制着我们的生活。这种精神没有渗透。它是这样一种精神，在艺术中，只创造外部形式而不是从材料本身发展形式。**这是一种精神，它想把自己强加于与人类社会形态有关的外部社会关系上，而不是直接从生活中的人类身上发展这些关系。**

如果我们坚持精神科学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立场。精神科学处理事物的方式比其实际内容重要得多。如果您坚持今天的知识，就会发现它只是反映了已经存在的知识。这就是我们得出的一种自然主义，它只在艺术上重现了外部世界，因为我们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外部世界。它没有独立的内容。我们仅在外部世界的副本中移动。。我们不了解活生生的内容如何从人类中发芽，因为这种生活的内容不能来自精神以外的任何事物

让我们对比一下精神科学和传统科学。

当他们第一次听到精神科学所说的话时，许多现代人将其理解为一种愚蠢的幻想。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人们不习惯以精神的科学的说话方式来聆听。人们习惯于谈论世界，以便可以将所说的内容与我们所看到的，眼睛所感知的或我们以其他方式所感知的进行比较。精神的科学提出了我们在外部世界中找不到任何对应物的东西，这些东西仅凭我们的感官观察找不到。它提供了我们只有在我们出于自己的精神工作时才能理解的东西。当然，我们创造的东西来自世界的更深层次，但我们实际上必须从精神中产生出来。精神上的创造很重要。

当我们学习精神科学时，我们不会等到遇到可以概念化的树木或动物。相反，我们在内心的生活中形成了概念。**稍后，我们将看到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如何通过精神科学向内创建概念以及它们如何在人类中活跃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理智推理已经慢慢失去了所有意义，而精神科学为我们的推理提供了可以重新获得某些内容的东西。

如果您读了我的《深奥科学纲要》并像其他任何书籍一样阅读，您可能会理解不了它。今天，即使有了艺术，我们也要问自己，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在戏剧和小说中，也就是在我们想象的产物中，我们要求它们的内容能以与世界上完全相同或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找到。您不能用神秘科学的内容做到这一点。您还必须做其他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科学如此反对的原因：人们必须做的事情与现代传统科学或艺术完全不同。您需要为这样一本精神科学书籍的作者所描述的每一步进行一次内在的活动。如果您没有按照书中的指示自己做点事情，那么您从阅读这样的书中将不会获得任何好处。这样，精神科学与我们的现代思维方式背道而驰。今天，人们喜欢参加演讲，通过幻灯片或其他可感知的手段展示他们要学习的东西。人们去看电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他们不重视还有一些话的事实。人们想保持被动。他们只是想成为观看的人。如果让这些现代习惯占主导地位，那么从精神的科学书籍或讲座中不会获得任何收益，因为精神科学讲座或书籍中没有任何此类内容。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内在工作，这些书或讲座提供了什么线索。

精神科学是一种内在的活动，它涉及思想的世界，因此与现代人所习惯的完全不同。对自我的这种内在训练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克服与现代推理相关的抽象精神的方式。这种自我训练将更新人类的整个精神和灵魂组成。

就在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一位老师的来信，根据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教学原则。我很被它吸引。您可能知道，我通过为期数周的研讨会为华德福学院的师资作了准备，并且老师们继续重读该课程的成绩单。老师在这封信中写道：“当我重读教学法时，仿佛我发现自己在异国他乡，突然听到了家乡的声音。”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感觉。从本质上讲，人们在我们的知识世界中感觉像外国人。如果他们超越自己，使他们的内在人性进入活动，就像他们必须做的每一个精神科学的表现，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些声音来自精神世界，实际上起源于人类。重要的是，我们习惯于始终拥有精神的存在。例如，华德福学院的老师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让这些老师摆脱标准教育的束缚，记住人们应该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做某事的所有过去教过的东西。根据目前的教育，这是正确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科学的核心是，您实际上会忘记所学的精神内容，并在每时每刻通过在您自己内部重新创建来更新它。**如果您将精神科学理解为需要记住的东西，则您并没有真正理解它。**

抱歉，我在这里说了些私人的事。当我在同一个主题上讲三十、四十、甚至五十次时，我永

远不能做同样的讲座。我能做到这一点，就像我能再吃我昨天吃的东西一样。我在一些活生生的东西之中，它与精神科学的内容是一样的：你在一些活生生的东西之中。您需要不断使用它。我为华德福学校的老师们做了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天早晨都有一个纯洁的灵魂上学，以便他们总是能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谜语。忘记的能力只是理解的另一面，这就是吸引人们进入精神科学的原因。这是不断进行精神科学学习的结果。

现在您可能会说，您认识一些人智学家，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手指掌握所有已学到的东西。但这仅仅是人智学家的不完美之处。我无法让一些这样的人智学家远离，所以他们也需要听我说的话。没有你的人智学知识作为记忆，而没有将其作为灵魂的内在生命的源泉，这是您必须在每时每刻重新创建的，这是一种失败。然而，当你站在你要教导和教育的其他人面前时，你应该有这种态度。重要的是，我们与精神科学合作的方式，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活力，这是积极的方式，就像我们的消化过程每天在我们的身体活跃。通过这种方式，简单记忆的一切都消失在背景中，被精神科学提供的东西所掩盖；因此，我们工作的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理解。

当人们允许精神科学渗透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中时，教育的艺术就丰富了思想领域。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和理性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接近人类。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意志来做到这一点。在这里，我只能简要地描述一下，但是如果对这些思想有足够的理解，这些思想将会点燃那些进行教与学的人们的热情。我想说些与我被问到的问题有关的东西。

我试图勾勒出孩子大约从七岁开始直到十四或十五岁的发育情况。有人问这种发展与海克爾的生物遗传法有何关系。该法以一种外部的、科学方式看待世界，并说人类的胚胎发育重复了人类的进化，即个体发育扼要重述系统发育。从受孕到出生的整个过程中，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各种动物形态，一直到人类发展的阶段。我知道例外和限制，但是了解此法则的人当然知道这在科学上非常重要。人们试图将这一定律应用于与全人类有关的个人的精神和灵魂发展。但是，以这种方式，我们遵循了非常错误的路径。

我们能否在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发展与该生物遗传法之间找到相似之处？我们只能说，在他或她尘世生活的开始，一个小孩经历了人类的各个阶段，并随着他或她的成长而经历了人类发展的后期。因此，儿童的成长重复了整个人类的发展。我们当然可以创造这样的幻想，但它

不符合现实。在这一领域，我们只能通过精神科学来接近现实。当我们跟踪人类胚胎从第二周或第三周到成熟的发育过程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育阶段不断完善的形态，鱼的形态等等的暗示。但是，当我们观察儿童的早期发育岁月时，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人类发展的后续阶段有所概括。我们必须将幻想的力量和过程归因于孩子的成长，才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当像 Wolf 这样的人试图证明孩子经历与野蛮人相对应的时期，然后再经历波斯时期，依此类推。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由此可以得到美丽的图画，但是这毫无意义，因为它不符合任何真实的现实。如果我们想找到与生物遗传法中的精神和灵魂相对应的东西，我们就必须全面地看待人类的生活。精神科学表明，我们不应该看人生的开始，而应该看人生的尽头。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自己的年龄超过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也许是四十五岁，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人类的灵魂生活中，在人类的内心世界中找到某些文物。就像在胚胎时期有人类进化的痕迹一样，如果三十五岁或四十岁的人们能够准确地观察到自己，就会有奇怪的内在经历。

只有当人们通过真正体验精神科学来发展积极思考时，这种观察质量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看到，在生活的晚些时候，我们的内在体验没有完全成形，就像人工制品。我们的身体无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充分发展精神活动。身体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身体误入歧途，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变得精神和灵魂更加丰富。当然，在现代知识文化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残迹出现在我们的灵魂中。这是因为教育建立在智力上，这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体。一旦我们达到了三十五岁，我们就不会注意到我们的灵魂中无法真正生活在我们现代身体中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人类灵魂生命的这一时期不睡觉，我们就可以内心地体验这些事件。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灵魂。大多数现代人都沉睡于晚年的经历中，这些经历可以将其引导到更深的深度，仅仅是因为他们年龄较大并且完全向内醒着。如今，无数人都在睡觉。如果您发展出一种积极的理解，一种积极的感觉和意愿，那么当您长大后，您会注意到灵魂生活中的这些人工制品。真正被精神科学所迷惑的教育艺术将使我们能够拥有这些年老的体验。我们的社会也将知道老年人有这种经历，因此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老年。我们将对老年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感到好奇。人们将拥有完全不同的内在生活体验。

为什么这样的遗迹经历会在老年出现？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关注真正的人类进化。唯物主义人类学使真实的人类进化变得模糊。人们认为人类始于野生生物。但这不是事实。相反，当我们回到基督之前的第七，八千年时，当时文明的人类中有很大大一部



分拥有原始知识。当然，这是一种本能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理解的话，我们必须谦卑谦卑。它的最后遗迹保留在印度吠陀经中。然而，这些并不包含原始知识，而是从中衍生出来的东西。今天，人们进入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早期历史遗迹，有着巨大的干燥智力-一种干旱的学术观点。我们的现代学术研究，加上它的干燥，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只是一种本能的尸体，人们通过这种尸体体验了与整个宇宙的联系。理解科学然后再看早期人类原始知识的人，即使是在其薄弱的历史反思中，也知道世界在人类发展的古代时期看上去与现代唯物人类学所认为的不同。精神科学可以显示历史上尚未流传的东西。您可以在《奥义科学论纲》中阅读有关它的内容。现代唯物主义人类学认为，人类是从某种野生生物中以某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现在说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然而，对人性的真正考虑向我们展示了史前发展时期。通过这种考虑，我们回到基督之前的第七，第八或第九个千年，那时人们有了原始的知识，这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发展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直到很晚的年龄。然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世界重大灾难之后在亚洲南部发展的第一种文化。只有当我们考虑当时人类的特征时，我们才能理解原始文化。今天，身体发展与灵魂的发展平行，直到七岁，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但在二十岁左右的某个时候就停止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现代的完整人类。我们再也无法相信，当我们跨越牙齿或青春期的变化时，我们可以跨越发展的鸿沟。

在原始时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在古印度时期，人们的身体发展到 50 多岁，就像我们在 20 多岁之前一样。因为他们的身体发育与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发育是平行的，所以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们的族长经历了简单的变老，经历了身体的转变，我们只经历了青春期。

然后是我在《神秘科学论纲》中称为原始或古代波斯时期的时期。在基督之前的第四，第五或第六千年，身体发展持续到 40 岁以上。然后我们有了埃及-巴比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基督之前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千年。那时，人类一直保持身体发育的能力，直到生命的中期，直到大约三十五岁。然后我们进入希腊罗马时代，那时人类直到三十岁左右仍可以身体发育。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生活与我们不同。今天，人们不想承认历史发展的真相，因为他们不想对这些事情给予任何关注。希腊人仍然感到自己的灵魂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当他们向外看世界时，他们知道他们不仅仅是在看事物；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体内的一个物理过程。那是因为他们保持发展的能力比我们今天更长。

您会看到，所有早期人们在其体内经历的一切，如果我们不睡着，那么我们只有在年老时才

会在我们的灵魂中经历。这些是痕迹，文物。就生物遗传法而言，人类胚胎和胎儿的身体发育似乎重复了人类的进化。今天，当我们考虑到远古时代的遗迹时，我们便成长为古代人类的发展。当我们大约五十岁时，我们作为灵魂文物所经历的一切，可以使我们对基督之前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千年的第一个印度文化有所了解。我们四十多岁的灵魂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古老的波斯时代的线索，大约在基督之前的第四或第五千年。三十年代末期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暗示-不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以及其他人的生活 and 感受，以及为什么他们的社会生活大不相同。学术界对希腊人的描述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现代人将一切都基于外部性的方式非常奇怪。战争之前，我们听说我们将再次庆祝所谓的奥运会。我们将模仿游戏的外部性，而这些外部性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可以在 30 岁以上继续身体发展，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精神和灵魂的某些东西从身体流出，并在更晚的年龄流入古代人类。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第一个文化时期中，超过 48 岁的人们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经验。在第二个文化时代，这种经历在 42 岁以后才是可能的。第三，超过三十五岁；第四，超过 28 至 35 岁。第五文化时期是我们的时代。自 15 世纪中叶以来，我们一直处在文化发展的那个阶段，直到 27 岁或 28 岁，我们仍然具有身体发展的能力。

只有这种观点才能解释现代人的特征。现代人类的发展需要不同于早期人类。现代人无法通过被动发展自己的身体来感知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不想在三十岁以后就枯萎，我们将需要从其他来源获得观点，而不是通过身体发展获得的观点。目前，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可怕的幻想。。

我想提醒您，我们继承了我们的宗教思想，包括我们在教育中提供的思想。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更新我们的宗教思想？因为很简单，我们不愿意从其他精神资源中接受新的宗教观念。我们希望保留自己的继承权，因为我们感觉好像自己面临着空白。这种感觉是合理的，因为由身体发展引起的内在精神发展在大约二十七或二十八岁的现代人开始枯萎。如果那些继承了宗教思想的人至少在无意识和本能的情况下没有继续在我们中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枯萎。如果我们从较早的时代就没有传播过许多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将在二十八岁以后全部枯萎。对我们而言，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这一规律非常重要。您当然会意识到我的意思是比喻。人类发展越进步，人类就会变得越年轻。换句话说，被动的人类发展一直持续到越来越年轻。从精神角度讲，它不再有效。希腊身体发展一直持续到三十多岁，但今天的现代人只有在

他们的精神-灵魂发展中，内在的，在他们需要通过生产性灵性发展的倾向中达到这个水平。人们对传统的宗教观念感到冷淡，而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们，他们越会感受到这种冷淡。从纯智力的养育中给人类以后的生活绝对不可能。主要是随着牙齿的变化而发生的，在儿童早期发生的，可以给我们足够的意志使我们进一步发展。然而，这里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人类中，实际上只有在二十七岁或二十八岁之前才能通过他们的身体发育。以后几年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必须来自精神来源。当我们看待现代社会生活时，我们不得不说人类正在变得年轻，它揭示了人类日益严重的不完整性。

那些能够理解这些东西，并且对人类发展既有知识又有责任感的人将能够实现教育的艺术。然后，他们将寻找需要完成的工作。他们将需要从精神上带给人们什么才是人类，即使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 27 岁或 28 岁。我们对人类发展冲动的深入理解，以及我们的感受和关注，将激励我们。我们今天看得不够清楚。当人们被诸如地球由某种星云和其他行星共同发展而又有一天会掉回太阳的想法轰炸时，他们不知道人类为什么存在。当人们沉浸于自然科学世界观所提出的关于进化的态度时，他们将不再有任何意志。观察人类现实的观点将产生意志：然后我们将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将知道，我们现在需要教育以前的自然是在哪里自己执行这项行动的。我们可以回顾过去，说希腊人很高兴，因为他们的身体可以在超过 28 岁的时候发展他们的灵魂。我们将看到，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可以发展到 40 岁以上，这纯粹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神圣的力量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器官。依靠自然本身，即自然界中的神圣力量来完成的工作，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已不再可能，并且将来对人类而言将越来越少。作为人类，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发展承担责任。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找到使人类真正成为人类的方法。

这样，科学将成为意志。我们可以看到，当新的教育任务出现时，我们才刚刚进入人类发展的时期。直到现在，所有的教育本能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有很好的抽象原则。但是，现在到了必须从内部充实那些抽象原理的时候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要么使这些抽象的原则活跃起来，成为真正的人类教育艺术，要么使人类进入荒野。

现在，我才是我真正想讨论的有关教育的开始，您可以看到我不希望从某种理论上的讨论开始，而是带着一种感觉。我们不能从规则的教学法开始，而要有一种感觉。我们必须感到，人的灵魂已经交给了那些要教年轻人的人。内在地感觉到人类的未来是健康的。这是正确的起点，不是我们知道一件事还是另一件事，而是当我们感到整个教育任务与人类的发展有关时。

当您忘记所有的单个句子，我使用的所有理论术语并感觉到老师的任务是您灵魂上的负担时，您将正确理解我今天的演讲。如果您带着那种感觉中凝聚的东西，即我今天所呈现的意图，当我所说的一切都停留在一种感觉中时，我们将能够在下面的讲座中从这种感觉中发展教育艺术的细节。

#### 第四讲之后的讨论

施泰纳博士（对一些反对意见作出回应）：今天我只想就这一点说一点。例如，非常容易想到由儿童制作的绘画与原始民族的绘画相似。但是，这是基于无根据的假设，即今天创建此类绘画的人都是原始人。当然，我们看到现代儿童绘画与原始人的绘画相似，但这些人不是原始的。他们是颓废的。人类学错误地说，那些原始生活在荒野中的当代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有人的血统相同。我们不能以这种科学错误为基础进行教育，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将高估当今原始人幼稚的特性。在现代，对这些特征的这种高估是相当彻底的。我们当然可以承认这件事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的归属意义是基于对个人发展与整个人类发展之间真正关系的误解。我们找到可以追溯到我这里所说的第五个时期的童谣也并不重要。这样的孩子们的韵律再也回不去了。如果我们比人类学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科学，就会发现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今天在儿童韵律中发现的东西并不存在。

人类学从现在开始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发展，并在当代人中发现原始人类的共鸣，人类学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走向对人类发展的精神科学考虑。当然，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必须对仍然原始的本能人类文化产生一种感觉。我想提醒您有关吠陀的文学作品和老子的道家极为重要的说法。<sup>1</sup> 一个提出人类发展的精神科学观点的人，在得出我在这里提到的内容之前，一定会考虑所有历史因素。

随波逐流比抗争要容易得多。今天，有一个危险的教学思想，将儿童的所作所为与当代原始民族或较早时期的原始民族之间做了类似的区分。重要的是我们找到精神生活的真正来历。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在儿童中寻求他们。

然后还有别的东西。记住，我说过我们应该从孩子身上发展一切。今天，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发现人们相信他们正在这样做。但是，现在尝试发现，不是将孩子的本质理解为应发展的未知谜团，而是需要通过自我教育进行自我准备的事物（这只有通过精神科学才能做到），这意味着什么。尝试通过精神科学来了解真正生活在儿童中的东西。

我当然不反对我们不应该向孩子展示任何东西，而应该在孩子中找到一切的想法。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学会见孩子。为此，人类必须首先变得透明，而我所介绍的内容使我们能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真正地理解人性。从正常的唯物主义观点所产生的许多东西中，人性的许多不同方面被掩盖了。现在所谓的“精神”或“灵魂”，很多只是一个抽象，一个智力观念。当然，证明我刚刚说过的话所需要的许多内容只会在以后的讲座中介绍。但是，我当然不是反对人们说我们需要重视和发展孩子体内存在的事物，也不反对人们说我们不应该将孩子体内存在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相反，我认为这两种想法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展示如何全面考虑这两个想法。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5 讲 关于课程的一些评论 1920 年 4 月 26 日 巴塞尔**

正如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的，我们先前的讨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整体考虑方式上与我们通常在人类学或类似领域中所发现的有所不同。那些不愿意在上一堂课结束时说出我的感觉的人不会立即意识到，除了目前可以接受的方式之外，对人类的理解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当我们通过活跃的运动理解整个发展中的人类，即身体，灵魂和精神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通过领会运动中的活人，通过将自己置于人性之中，我们可以在自己内部创造出一种并非死而活的理解。如果我们要避免坚持外在的唯物主义观点或沦为幻想和幻想的猎物，这种理解是最合适的。我在这里介绍的内容可能会非常有成果，但是只有当我们直接使用它时，因为它的主要特征首先会通过直接使用而变得明显。

我想谈谈我们在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为使这一思想富有成果而进行的尝试。创建这所学校的

原因是，斯图加特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埃米尔·莫尔特想要一所纯粹基于精神科学原则的学校，为工厂工人的子女提供服务。这所学校早已超越了最初的界限，并且是建立其课程和学习目标都基于对人类的精神科学理解的学校的首次尝试。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还在进入华德福学校的一年级，并且有来自其他学校所有可能班级的学生。因此，一开始必须做出一些妥协。

在课程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在教学上与一个孩子或甚至在一个小班级上可以与单个孩子一起工作的观念（这是一个普遍的想法）。我们希望每位老师都如此了解，以至于即使站在一堂大课上，他也能代表这种教育。每个老师都应该充满对人的活泼理解，以便他理解心脏不仅是通过机体泵送血液，而是人是活着的，而流体和心脏的运动是这种活泼的结果。当一位老师吸收了这种思维方式后，他内在的特殊力量就活跃于儿童的成长。这项活动可能会产生重要的见解，即使对于一个属于大班并且与我们一起工作仅几个月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你已经用这种方式训练了你的精神，因此与它产生了强烈的接触，你的精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洞察力地看着个别的孩子。我们知道心脏不是血液循环的原因，这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展了以一种与我们现代唯物主义思维相反的方式呈现这种事物的可能性。那些在自己内部发展这种可能性的人，以这种方式配置他们的精神，使自己在发展中的儿童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活着，即使是在大量的儿童中，都以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活着。他们从发展中的孩子的本性中获得了阅读课程的能力。

在斯图加特，我不得不妥协，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单纯基于这种教育来发展学校。我说过我们需要考虑三个阶段。我们在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程介绍方式上需要完全的自由，但是我们希望三年级末的孩子学习与其他学校的孩子相同的东西。直到十二岁，即六年级，以及他们离开学校时，情况都是如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下三个阶段介绍课程表：在前三个学年中，第二个三个学年，在第三阶段中，最后两个学年。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这些仅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妥协。但是，在这三个时期内，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健全的原则上，我们不像现代教学那样从知识开始。我们不需要从发展人类的一个特征——智力——开始，而不是从整个人类开始。

重要的是首先要对整个人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今天，因为人们不能观察思维是如何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相信我们通过逻辑地教孩子如何思考来学会思考。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生命的头 60 年里，我曾经以这种方式看待人。那些能观察到发展中的人，他们可

以把发展中的人与一个人所变成的东西进行比较，他们可以看到某些联系在生命的各个时期展开，如果没有发展出某种洞察力，这些联系就不会被观察到。

我想提到一些我经常提到的事情，因为它以教科书般的方式显示了人性中的某些联系。在观察孩子时，你可以看到，当他们周围的人与他们适当地联系起来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尊重人的感觉。如果你跟踪这些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的变化，你会发现这种尊重的感觉已经如此改变了这些人，通过他们的话，或者有时只是通过他们看你的方式，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善行。这仅仅是因为当您在生活的晚些时候学会尊重（或可以祈祷）时，您将有能力祝福。没有人可以祝福未曾在童年时期学会尊重或祈祷的人。

我们需要看看这些东西。我们需要通过一门活生生的科学来获得这样的愿景，这种科学可以成为感觉和意志，而不是通过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死亡科学来获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避免只向儿童传授传统知识，而要考虑到整个人类。

当然，我们的任务是教孩子们书写，但是今天写作是一种人为的文化产物。它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从绘画作品中衍生出来的，已经成为当今我们所拥有的纯粹的传统和抽象作品。如果我们试图对诸如埃及象形文字之类的较旧的作品有所了解，并了解它们的基本特征，我们将了解人们最初是如何倾向于通过绘画来再现外部世界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世界上书写和绘画东西也是人类言语发展的基础。关于言语的发展已经提出了许多理论。例如，在学术论文中，我没有对此加以弥补，而是将其称为“**Dong-Dong**”理论，该理论假设语音是我们周围环境某些内在音质的模型。。然后是 **Bow-Wow** 理论，3 假设言语是基于周围环境中其他生物产生的声音。但是，这些理论都不是从对人性的足够全面的理解开始的。对人性的充分理解，尤其是基于对儿童言语的训练有素的观察，表明在学习元音时，人的感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与。他们是通过感觉中来学习的。如果我们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我们将看到所有元音是如何从某些人类内在体验中产生的，这些内在体验就像是简单的或更复杂的感叹词，情感的表达。在内部，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生活在元音中。人们用辅音表达外部的事件。人们通过自己的器官复制外部的事件；尽管如此，它们仍在复制它们。说话本身是通过辅音对外部事件的再现，元音提供了颜色。因此，书写从其源头就是图画的复制品

如果像今天一样，我们向孩子们教授常规的书写，那么它只会影响智力。因此，我们实际上不应该从学习书写开始，而应该从艺术上理解通过写作或印刷来表达的那些形式。

如果您不是很聪明，可以继续阅读埃及象形文字或其他图画文字，然后从中开发出某些形式，以得出当今的常规字母形式。但这不是必需的。我们不需要坚持这种严格的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发现以现代字母形式出现的线条，这使我们有可能使孩子们进行一些手或手指的运动。如果我们让孩子画一条线或另一条线而不考虑他们应该变成字母的事实，或让他们对圆角或角形，水平或垂直线的整体理解，我们将为孩子们带来灵活性面向世界。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实现心理上极其重要的事情。起初，我们甚至不教写作，而是引导孩子们进入一种艺术绘画中，就像在华德福学校一样，可以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绘画。这样，孩子们也会在青年时期发展出与色彩和和谐的生活关系，这在七，八岁时就很容易接受。如果我们让孩子们在绘画中享受这种艺术性的指导，除了它还会导致书写，我们还将看到他们需要如何以某种方式移动手指或整个手臂，而不仅仅是从思考开始，而是出于灵巧。

**因此，我开始允许智力发展成为整个人类的结果。我们对智力的训练越少，我们与整个人类的合作就越多，从而使智力的灵巧性来自四肢的运动，那就更好了。**

如果您参观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的手工班，当您看到男孩和女孩都坐在一起编织钩针编织，而且每个人不仅做“妇女的工作”，而且“男人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这种方法的成功体现在以下事实：男孩在不受人为限制的情况下从事这项工作，因此在活动中与女孩一样快乐。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直接接受一些智力教育来发展自己的智力，如果我们知道以笨拙的方式动手指的人也具有笨拙的智力，不灵活的思想，而那些知道如何正确地移动手指的人也有灵活的想法和想法，并能进入事物的真实本质，那么，我们就不会低估发展外部能力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是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作为人类的外部工作中发展智力。



在教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让作为阅读基础的书写形式源于我们艺术创作的内容。因此，华德福学校的教学从纯粹的艺术观点开始。我们从艺术发展书写，然后从书写中发展阅读。这样，我们就完全发展了儿童那些慢慢想从他们的本性中发展出来的力量。事实上，我们没有给孩子带来任何外来的东西。当然，在九岁左右，孩子们可以从他们在绘画中学到的东西上书写，然后继续阅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当人们与人性力量对抗而不是与人性力量合作时，他们会伤害儿童一生。然而，如果我们做的正是孩子的天性所希望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人类在他们的余生中发展出富有成果的东西。

当我们从外部转向更多的内部事物时，重要的是要看到一个六、七或八岁的孩子没有任何倾向将自我存在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过早地发现自我存在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会从人类的健康本性中摆脱一些东西。你只需要观察孩子们在镜子里看自己。在九岁之前先看一下它们，然后在十岁再看一下，并为它们的生理形态训练您的眼睛。你对生理形态的眼睛会显示，当孩子超过九岁时（这当然是近似的，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次，另一次，另一次），在人性中发生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一重要事件的特征，即直到牙齿更换之前，人类主要是作为模仿者发展的。原则上，人类模仿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不是生命中的这个时期的模仿者，我们就不会学会说话。这种模仿的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年一直持续到大约九岁。但是，在换牙期间，一项原则在权威感影响的影响下开始发展，以验证孩子周围环境中受人尊敬的人认为正确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真正知道如何保持这种权威感，这在从换牙到青春期这段时期内当然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人性所希望的。

有人说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判断所有事情，决定他们需要学习什么，但是这种陈述忽略了人性的需求。他们无视我们将带入以后的生活。从七岁到九岁左右，人类一直在模仿，这种模仿原则会影响人们对权威的感觉。从九岁起，这种权威原则便以纯粹的形式发展。从十二岁开始，它又再加上新的东西：判断能力。

我们不强迫发展中的人过早地作出判断，这对所有教育都具有根本意义。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说明性指令都有一定的、尽管有限的理由。在有限的地区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当我们说明性教学扩展到只向儿童展示从直接观察中可以理解的东西时，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必须呈现的。

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例如宗教的东西。道德的东西也是如此；它们也是看不见的。充其量，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展示这些东西的效果，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地接受某件事，因为权威提出了它，或者因为权威相信它而相信某件事。如果孩子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就会在他们的余生中夺走一些东西。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回顾他们在学校所教的东西，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当时不明白。但因为他们爱他们的老师，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人有一种感觉，她没有学到，而是她经历了。她有一种感觉，她需要尊重老师，既然老师想了什么，她也应该这么想。因此，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想起一些她不明白但出于爱而接受的东西。然而，现在，这个人更成熟了，看着她作为一个老年人的灵魂深处产生的东西，并意识到了以下几点：在许多年前，出于爱的接受在后来的生活中重新出现，现在变得清晰起来。我们只需要考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这种现在第一次被理解为成熟的东西的重新出现，一种对生命的感觉-如果我们要成为社会生活中有用的人，我们就需要这种感觉-会增加。如果我们通过爱，通过一种对权威的正当感觉，剥夺了对真理的接受，我们会远离很多人。儿童必须体验这种正当的权威感，我们需要利用我们灵魂的所有力量来实践教育，努力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保持对儿童的正当权威。

我们必须把小学分为三个阶段，这为我们发现课程和学习目标提供了基础。在小学的第一年，模仿受到权威原则的影响。从九岁到十二岁，权威原则变得越来越重要，模仿逐渐消失。十二岁以后，判断的力量觉醒了。在九岁的时候，孩子们开始在他们的内心经历中把他们的自我与周围的环境分开，正是我唤醒了孩子大约十二岁时判断的能力。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思考和感受生命的方式和我们思考正确的教学方式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也许你听说过哲学家马赫，他的观点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的。他是一个非常诚实和正直的人，但在他的一生中，他代表了现代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如此诚实，他也活在唯物主义思维的内在结构中。于是他用某种天真的诚实告诉他，有一次，当他非常累的时候，他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现在，就在他走进公共汽车的同时，一个看起来像校长的人从对面跳上了公共汽车。这个人给他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他坐下来后才意识到这是什么。他意识到公共汽车入口处对面有一面镜子，他看到的是自己。这就是他对他的外在形式知之甚少。他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有一面镜子放在一个展示窗口后面，他看着自己，但没有认出自己。这个人几乎没有能力承认自己，这与他是某些教学原则的狂热代表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着联系。特别是，马赫是与儿童的年轻幻想打交道的狂热的敌人。他不想让任何童话故事告诉孩

子，也不想教孩子任何东西，除了关于外部感觉感知现实的科学垃圾。这就是他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他以天真、诚实的坦率告诉我。

人们可以思考他们想要的外部感知感知现实的精神内容，但是当六到七岁到九岁的幻想能力没有通过童话发展时，这对于发展中的人类存在来说是有毒的。如果教师不是激进分子，那么他或她将以童话的形式向儿童展示与人类周围环境有关的一切，向儿童介绍有关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事物的一切的故事。孩子们尚未区分自己和周围环境；那是在九岁那年才出现的。如果只有人会知道巨大的差异，那么无论是儿童阅读童话故事还是自己创建此类童话故事，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您阅读或告诉孩子多少个童话故事，它们的效果都不同于您自己创建并告诉孩子们的童话效果。你内在的创造过程对孩子有影响；它确实传达给了他们。这些是与儿童一起工作时的无形的事情。

当您尝试通过外部的图片教给孩子某些想法时，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例如，如果我想在尽可能早的时候教孩子对灵魂的永生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尝试通过尽我所能的所有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可以通过向孩子展示蝴蝶如何从茧中冒出，并以同样的方式表明不朽的灵魂从身体飞走来尝试做到这一点。

现在肯定是一张图片，但是只有当您不将其表示为抽象的思想观念而自己相信它时，您才能成功使用该图片。您可以相信它。如果您真正地渗入大自然的秘密，那么从茧中飞出的东西将对您而言是创造者置于大自然中的不朽象征。您需要自己相信这些事情。您所相信和亲自体验的经历对孩子的影响与您仅在智力上所接受的影响截然不同。因此，在孩子上学的第一年，我们在华德福学校试图以想象的方式展示与人类周围环境相关的一切。正如我所说，一个没有迷失在梦乡的老师不会让孩子们迷失在幻想中，不管他们被讲了多少关于虫子或植物的故事，关于大象或河马的故事。

以真正的艺术创作热情开始艺术创作很重要。允许写作从绘画中发展出来，对于小学的这些头几年，允许它对想象力产生影响。在九岁之前，您以科学描述的方式教授的所有内容都具有破坏性。对甲虫，大象或其他任何事物的逼真的描述，就像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惯用的方式一样，正在损害该年龄之前的儿童。我们不应该为现实的沉思而努力，而应为幻想。

上课前，我们需要真诚地观察学生。在我看来，只要班级很多，只要它们健康且通风良好，就不会那么糟糕。如果教师的工作源于对人性和世界自然的活泼理解，那么我们所谓的个性化就是自身发生的。在那种情况下，老师对学生来说是如此有趣，以至于他们变得个性化。他们将变得个性化并积极地做到这一点。您不需要与每个学生一起工作，这是一种被动的个性化。重要的是，您始终尝试与整个班级一起工作，并与老师保持活泼的联系。当您塑造了自己的灵魂去理解生命时，生命就会对那些希望得到生命的人说话。

如果您培养出真正的观察才能，那么即使在上大课前，您也可以感觉到一些东西。您会看到，当您以艺术方式展示会在以后变得抽象和智能化的事物时，孩子的相貌会发生变化。您将看到相貌发生了很小的变化，并且在七到九岁之间，孩子们了解了自我。您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如何健康地表达自己的表情，而不会紧张地活动。对于儿童的余生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外貌健康而积极地发展，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人们就能培养出对世界的爱，对世界的感觉，对忧郁症和多余的批评和类似的事情的治愈的内在力量。如果你作为老师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太可怕了，因为 9 岁以后的孩子在外表上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我也认为老师最好不要在整个小学期间换班。我相信，最好是一名教师从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节开始，并继续随着班级的进步，直到小学结束，至少这是可能的。虽然我知道所有反对这种方法的人，但我相信它可以与学生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超过了所有的缺点。它将抵消所有的问题，可以发生在开始，因为教师不了解班级或学生的个性。老师和学生将在时间的过程中达到平衡。他们将越来越多地与班级一起成长，并将在这方面学习。看到孩子们外貌的细微变化，这是不容易的。

对我来说，描述某种跟随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力量的理论基础并不重要，因为您可以看到它们与身体的联系。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实际上能够在个别情况下看到这一点。通过发展这些技能，您可以训练自己观察人们如何变得是不同的。也许您甚至会发展出一种才能，观察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如何倾听。您可以从相貌中了解人们是否整体上在聆听，即是否以思想，感觉和意志来接受所听到的内容，或者是否仅允许所听到的内容影响自己的意志（如胆汁质般的能力）。对教师来说，培养这样的才能来观察生命是件好事。当我们想教孩子时，我们在生命中学习的一切都可以帮助我们。当您看到（如我在华德福学校看到的）老师如何以适合自己的个性的方式工作时，您会注意到每个班级如何与老师一起成为一个整

体。从这整体中产生了孩子的成长。由于每个过程始终可以个性化，因此每个老师的过程可能会大不相同。一位教给 9 岁男孩和女孩的老师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做得很好，而另一位教的却截然不同的老师也可以教给他们。这样就可以完全个性化。

我还相信，可以根据人的本性确定小学每个年级的课程和学习目标。因此，如果我可以使用“大师”一词，那么让老师成为学校的真正的大师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并不是说应该有任何教学指示。相反，教师不仅应成为学校方法的一部分，还应成为学校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教一年级还是八年级，老师都应该与整个学校完全融为一体，并且应该像教八年级一样教一年级。

在后天的演讲中，我想更详细地描述课程的特点，并说明每年的学习目标。当然，今天，由于我们陷入了一种唯物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也影响着我们的课程和学习目标，因此我们只能将此类事物视为未来的理想之选，并且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加以实践。如果某处法律存在漏洞，例如符腾堡州，有可能做出一些让步。然而，这些事情需要处理，因为我认为它们与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有关，以便超越过去五年或六年的苦难。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6 讲 教授优律诗美、音乐、绘画和语言 1920 年 4 月 28 日 巴塞尔**

为了说明我以后将要讨论的一些事情，我将从今天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尝试过的一种补救方法开始。在我观察了八年级的教学后，我在一次教职工会议上提到了各种老师如何无法应付一些孩子。我还提到，由于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在特定时期完成的工作不可能由一定数量的儿童完成。我让老师们准备了一份落后的孩子名单，然后我遇到了各个年级的孩子，他们在上一学年似乎都很弱。由于只有在圣诞节期间才有可能在斯图加特参加会议，因此家长和孩子们在学校的非凡意愿使这些会议成为可能。对于我和各个班级老师而言，从生理或心理角度确定每个孩子可能出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当以这种方式测试学生的能力时，您需要从比现在所谓的实验心理学派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则开始。（但是，只要它保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我就不想反对它。）

我试图说明如何对实际上与所讨论的能力相去甚远的事物进行能力不足的测试。例如，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三年级的孩子，例如大约八岁或八岁半的孩子，没有足够的专注力。当孩子专心学习时，我们可以教给他或她一些他很可能很快会忘记的东西。但是，不可能适当地发展该孩子所期望的注意力水平。

我检查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正如我所说，那里的孩子们非常愿意，因为教员的一般态度，这是我最近为你准备的。我检查了一个这样的孩子，并给他进行了以下测试。我对孩子说，用右手抓住左臂的下部。我还画了一只耳朵的轮廓，问他是左耳还是右耳。然后，我画了一个孩子实际上不需要理解的几何图形，并试图确定孩子是否有些感觉一个图形是对称地形成的。我还试图通过某种感觉而不是手表来确定孩子需要多长时间。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在与生活直接相关的事物上是快还是慢。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学校。在这段时间里，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在上课时就向这个孩子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已经完成了两次，三次或四次。当我返回时，显然他们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图片开始，这始终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但尤其是当您使用与孩子自己的身体相关的图片，而不是与孩子单纯观看的，位于孩子外面的图片相关的图片时。诸如“用右手抓住左臂”之类的图片特别有效。

将儿童直接放在图片中的说明性教学具有持久的作用。那些不熟悉精神科学的人将无法正确地区分此类图片对孩子的印象与更抽象，更外部观看的图片所产生的印象。如果我们不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出发，就低估了它对儿童整个发育的影响，特别是在儿童睡觉的时期。从入睡到觉醒期间发生的事情很少引起注意。的确，在我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实践理解中，尽管我们可能否认这一点，但我们或多或少地不得不将精神灵魂视为直接来自身体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们从不觉察到从觉醒到入睡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将灵魂与身体的联系联系在一起，相反，从入睡到觉醒的这段时间在从睡着到醒来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躺在床上。躺在床上那个人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更高的精神灵魂，而精神在睡眠时就存在于身体之外。即使灵魂通过肉体获得了意识，也就是说，肉体对于我们了解我们灵魂的内容是必要的，但肉体对于我们体验该内容并不是必需的。从入睡到觉醒，灵魂的内容一直在不断活动，只有在精神科学研究的帮助下才能研究发生的事情。通过这样的研究，很明显，我们只

将画面中得到的东西带入了我们的灵魂，也就是唤醒了相应的感受。在睡眠期间，我们仅作为抽象概念而收到的所有内容，即作为未描绘的，无法移动的概念而学习的内容，在我们内部都不起作用。它不会直接进入我们的灵魂。

只有当孩子以某种方式与孩子自己的身体相连时，他们才能以健康的方式学习以图形方式呈现的事物。教育的基础极其取决于生活中的这种细微差别。我们需要考虑到精神灵魂在人类从入睡到觉醒的状态中的活动。如果我们不学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在学校或通过一般教育在孩子的晚年取得很小的成就。

只有当我们看到人性的这两个方面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孩子身上的东西似乎会带来一种统一的活动。我们需要完全清楚，当我们尝试从纯智力的角度教孩子一些东西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使某些孩子完全失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尝试通过画面感的教导（例如快速理解）来支持孩子中缺少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些东西，也许正是在特定情况下所需的東西。

即使当我们因社会条件而不得不与班上的大量学生合作时，我们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找到较弱的孩子，并给予一些注意，尝试通过有时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来帮助他们。我不想暗示我在这里描述的是理想的；尽管如此，理想确实在那个方向上。通过对儿童生活的这种研究，您开始理解人性中似乎很统一的活动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双重性的结果。

前天，我展示了写作教学应该如何从绘画教学中发展出来，或者也许是从绘画的简单教学中发展出来。这一指示也将用于我将要提到的许多其他事情。在华德福学校，我通常已经做了尝试-我相信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相对成功的，在短时间内-开始艺术活动，即使是与最小的孩子。我们在华德福学校最小的孩子实际上每天只上两个小时的课。与年幼的儿童一起教外语的时间相对较长。虽然我意识到对这一点的偏见，但对孩子们的活泼和专注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灵魂觉醒方面，当你试图在没有任何语法迂腐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说话，向幼儿教授外语时。我们的孩子一入学就开始学法语和英语。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比平常花费更多的时间。下午的教学几乎只包括音乐。我们在正常的学校教学中包括我所说的绘画基础的写作。因此，年幼的孩子主要是以我稍后将描述的方式学习绘画。牧师和

精神领袖提供宗教教育的几个小时的例外，以及我们需要根据他们的时间表工作的地方，下午几乎完全用于体育锻炼、唱歌和音乐。当你以这种方式开始与最小的孩子，你可以看到你如何真正包括整个人类与这种艺术基础的教学。

通过音乐教学，孩子们主要有一种内在的体验。我们对体育锻炼进行了划分，使我们在简单的生理体操和所谓的“律动性”之间进行交替。<sup>1</sup>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律动性”是我们称之为“有灵性的体操”。我们也可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优律诗美，优律诗美被添加到正常的生理体操中。生理体操，我的意思是今天通常做的体操，或多或少是从对人体的研究开始的（尽管人们否认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即使是关于“灵魂的体操”，我们实际上实际上也只关注生理方面，或者充其量是心理方面，因为现代科学没有理由再考虑任何其他事情了。优律诗美与孩子的动作有所不同。每个动作都不只是身体上的动作。它同时是灵魂的表达，就像口语是灵魂的表达一样。

我们发现，在华德福学校的 8 个班级中，共有 280 个孩子中，只有三个不想参加此教学。他们根本不想这样做，而其他孩子则非常喜欢。当我们研究此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三个完全不像任何体育活动。他们简直太懒了。他们更喜欢被动的活动。他们不想把自己投入到这场有灵魂的运动中。

最后，优律诗美是这样的，当你理解它时，你可以用和你读单词和句子一样的方式来阅读它。如果我可以使用歌德的表达，优律诗美是通过喉、牙龈和嘴唇运动趋势的感知和超敏感观察发展起来的，然后运用歌德的变态原理将这些器官的运动转移到整个人类身上。歌德的观点是，整个植物只是一片更复杂的叶子。我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运动中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运动的反映，而是在言语器官中发现的这些运动的倾向，从而使整个人变成一个活泼、动人的喉。

优律诗美对孩子的天性有巨大影响。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说话只是人类整个活动的局部化。在说话中，活动的思考和意志聚在一起。在彼此相遇时，它们也成为一种感受（感觉的）活动。理智的活动，在我们文明的语言中是非常抽象的，它被排除在优律诗美之外，这样一切都从人类的意志中流出。因此，意志是心律失常中实际使用的东西。优律诗美与梦相反。梦想使人类体验了思想世界。人们只是躺在那里，他们想象中的动作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可



能会穿越大片土地，但实际上它们不会移动。所有这些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在心律失常中，情况恰恰相反。做梦时，一个人半睡着了，而在风俗习惯中，一个人比正常的清醒生活中的人更清醒。在风俗学中，一个人只是做梦中遗忘的事情，而压抑做梦的主要方面。因此，每个思想都立即作为一种运动来实现。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这种活动并不总是他们想要做的。我坚信，虽然简单的生理体操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它无助于增强从灵魂开始的意志活动，或者充其量只是间接地增强了人们的意志，因为人们更容易克服某些身体上的笨拙。但是，简单的生理体操实际上并不能增强意志。这是我的信念，因为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普通体操和心律失常所需的体操时间进行分配的。当然，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我相信它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因此，意志是真正用于优律诗美。优律诗美与做梦相反。梦想将人类带入体验思想的世界。人们只是躺在那里，他们想象的动作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可能会穿越大片土地，但实际上他们不会移动。所有这些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在优律诗美，正好相反。做梦时，一个人半睡着了，而在优律诗美中，一个人比正常的清醒生活中的人更清醒。在优律诗美中，一个人做的只是梦中被遗漏的东西，并压制梦想的主要方面。因此，每一种思想都立即作为一种运动进行。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这个活动并不总是他们想做的。我相信，虽然简单的生理体操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它无助于加强那些从灵魂开始的意志活动，或者充其量间接地加强它们，因为人们更容易克服某种身体笨拙。然而，简单的生理体操实际上并不能增强意志。这是我的信念，因为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普通体操和优律诗美所需的体操时间进行分配的。当然，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然而，我认为它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我今天扪心自问，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对意志如何被削弱知之甚少的人类。你们中的一些人住在瑞士，从来没有看到过，例如，我们今天在德国发现的这些领域，他们对这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真正的理解。你只会在五年或六年后，或者也许更晚地获得这样的理解。如果找不到一些补救办法，一些地区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将在欧洲蔓延。在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地区，人们几乎不知道中欧人民的意志是如何削弱的。这是太可怕了。你可以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向人们指出一件事或另一件事，然后当你稍后和某人交谈时，他们会告诉你，你所说的话可能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重要。这是一年来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我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寻找这些事情的基础，但我找不到其他的原因，除了它们是过度赞扬生理体操的结果。这不能加强意志。当你作为一个孩子，在每个运动同时与灵魂相连的地方进行运动时，意志就会得到加强，这样灵魂就会倾注到每个个体的运动中。

如果你试图以艺术的方式处理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以艺术的方式-人类的方式，那么你就会看到最小的孩子从这种艺术形式的教学中得到了什么。通过有意识的体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的增长是必要的结果。在各种讨论中，艺术历史学家赫尔曼·格里姆(Herman Grimm)告诉我，他对来到大学的体操运动员感到沮丧，并向他们讲述了艺术史。当他给他们看拉斐尔的一幅画时，他们无法确定哪幅画在前面，哪幅画在后面。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前景和背景是什么。格林经常对我说，当他向这些学生讲授艺术史时，他完全不确定该如何对待他们。我相信，那些在早年上学时就有意识地做运动的孩子根本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们对观察外部世界有着惊人的兴趣。除了这种意志的培养，我们还需要通过正确的音乐和歌唱教学，以相应的方式培养内在的反思。两者必须保持平衡。我们通过让同一位老师教唱歌、唱词和体操来尝试这种和谐。如果你试图这样做，你会发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意志中产生的东西，是由韵律诗美和体操加强的。它充满了一种主动性。你也会发现，有感觉的内在反思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音乐来加强的。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你试图以这种方式研究发育中的孩子，那么你会注意到，特别是通过是统一的东西，实际上是从人类经验的两个来源产生的。

我研究儿童的原始图画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你试图简单地遵循儿童绘制它们的原始形式，你就不会理解儿童的绘画。为了正确理解这些绘画，这实际上是儿童在绘画时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你需要观察那些在6岁或7岁时因某种原因而有绘画天赋的儿童，以及由于任何原因而在9岁或10岁前无法绘画的儿童。有这样的孩子是不好的，但当然有足够的机会观察他们。与6岁、7岁或8岁的儿童绘制的图画相比，10岁左右的儿童绘制的图画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是，那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画了一些东西，这当然是你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孩子画的方式非常原始。例如，他们画一个像这样的头[施泰纳画]，一个头，两只眼睛和一张嘴。他们还经常把牙齿和腿画在下面。或者他们可以画一个头，然后是躯干，在这里画两条线[手臂]，有时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末端，他们需要一只手或什么东西。

你当然可以追求这样的图画，也有很多这样的材料收集在教学参考。然而，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从一个人的整个性质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图画。今天，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全面的艺术观。这反过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理解人们如何创造艺术的过程。我们的艺术观受到现代艺术创作发展方式的影响。在最近几年里，对所发展的事物往往形成了非常不充

分的反对。我明确使用“不足”一词。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整个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模型，即外部视角联系在一起。

我在艺术工作室度过了我的一生，并看到了现代艺术家生产的一切，即雕塑家和画家，是如何依赖于一个模型的。这导致人们认为，例如，希腊人也依赖于他们的艺术创作模式，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正确理解像老茧集团或其他类似人物的人-当然是来自希腊后期-那些真正参与这些事情的人将慢慢地认识到独立于模型，特别是希腊艺术家。当然，希腊艺术家可以很好地看到事物并将它们保留在一幅画中。然而，单靠这一点是不够的。希腊艺术家，特别是作为一名雕塑家，从肢体的感觉，从他们自己对肢体及其运动的感觉和感知中创造出来。因此，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他们内心感觉到，例如，弯曲的手臂和一个向上的拳头，这种内在的感觉不仅仅是他们在外部模型中的眼睛所看到的。在材料中再现的不是外在的模型，而是那种内在的感觉，人类形态的感觉。事实上，正是这种人类的内在感觉自希腊人时代以来就被欧洲文明所失去。我们需要研究从人类的感觉，从与希腊人存在的有机自我认知的过渡，以及最终包含在每一首希腊诗中，每一部希腊戏剧中。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感觉之间的区别，有机的自我认识，或者更好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自我观察或自我感觉，以及通过简单地模仿所看到的，通过基于模型的工作发生的事情。很明显，希腊艺术家们能够实现他们想要的。可以很容易地说，希腊人通过奥运会和这样的事情获得了对形式的概述，这当然是有帮助的。然而，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方面是内心的感觉，感觉器官。因此，希腊人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非常独立于模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初步的设计，他们持有外部。

当我看一个孩子的绘画时，虽然看起来很原始，也很粗略，但我发现它们各自融合了孩子的观点和孩子在器官中的原始感觉。在孩子画的每一条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如何试图放下源自眼睛的事物，并试图去降低那些源自内在感觉的事物。如果您使用大量的儿童绘画，并尝试查看儿童如何绘制胳膊和腿，您会发现这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当您查看孩子如何绘制轮廓时，您将看到它是如何从视图中产生的。因此，这个绘图源自两个单独的来源。当您查看由直到某个年龄才能绘制的孩子绘制的图纸时，情况更加有趣。他们或多或少地从智力中汲取了力量。小孩子不会从他们的智力中汲取教训；他们从经验中汲取灵感，并从原始观点中生有一种原始感觉。我相信，当孩子画一张嘴时，总是可以区分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嘴的轮廓。但是当它拔牙的时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内心的感觉中取出的。然而，如果你看一个只有九岁或十岁才开始画画的孩子，并研究孩子的绘画，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实际上是如何制作比表现主义者自己更漂亮的表现主义绘画的。孩子经常用彩色铅笔绘图，并画出自己的想法，所想的東西。孩子们经常画出我们不认识的东西，然后会说这是魔鬼或天使，这常

常使人感到好奇。图画看起来根本不像天使，但是孩子说这是天使。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挥自己的智力；孩子在画想的东西。

如果内在器官的感觉在重要的岁月里没有得到培养，也就是说，在六到九岁之间，智力就会接管。这种智力本质上是人类智力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敌人。我当然不赞成让人变傻。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智力的寄生性，我们认识到智力只有在它产生于整个人类而不是以片面的方式时才是完整的。然而，只有在所有教学领域都支持绘图和音乐教学，最重要的是在语音和算术领域，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至于教授语言，你首先需要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教学语言的感觉，当时我有机会追求让讲方言的孩子和不讲方言的其他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结果。观察说方言的孩子和他们如何携带自己是非常有趣的。一种方言，每一种方言，都有一定的特点。它产生于我所说的人类的内在感觉，就像内在的有机感觉一样，在今天的知性主义中，这一点不那么重要。方言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把整个人类推向说话。

在现代会话言语中，所谓受过教育的言语，已经变得抽象，内在经验与以声音或一系列声音表达的内容之间不再有适当的联系。在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中，某些微妙的差异通常用方言来表达。这是你在受过教育的演讲中再也无法察觉的东西。例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听到了天空闪光(Himmlitzer)这个词，我立刻就知道它一定是类似于声音的东西。试着感受一下 Himmlitzer 这个词。在某些方言中，那就是闪电这个词。在声音中或在一系列的声音中有一些东西。这里的语言是画一幅画，它用一种内在的音乐来描绘。语言与内心感受的密切联系，在方言中比在受过教育的语言中更强烈。

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奇怪的是，当我们比较语言时，我们发现语言的内在逻辑在原始语言中比在更受教育的语言形式中更大。你实际上会期待相反的结果。当然，非洲黑人的语言并非如此。但这些语言真的很原始，我一会儿就会回到那些语言。在某些原始语言中，有一种非凡的内在逻辑，它比语言变得更文明时更抽象、更简单。因此，方言中存在着比受过教育的语言更大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例如，如果在乡村学校，我们必须使用方言，那么我们必须从方言开始，因为我们需要尝试意识到语言中已经无意识存在的东西，即语法。语法应该以一种非常生动的方式教学。应该以一种生动的方式来教导它，我们假设

当孩子说话时它已经存在了。当孩子说话时，语法已经在那里了。你应该允许孩子们用他们习惯说话的方式说句子，让他们感受到语言的内在联系和内在灵活性。然后你可以开始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什么。你当然不需要通过迂腐的分析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通过简单地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当孩子学会说话时已经存在的语法的生活来发展整个语法。

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所有语法都已经存在于人类有机体中。如果你认真对待这个假设，你就会意识到，通过使语法有意识地活着，你就会在孩子身上创造出一种我的意识。你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指向在九岁左右的身体中存在的知识，当我的意识通常觉醒时。你需要把孩子有机体中无意识存在的一切东西带入意识。这样，孩子在九岁时就会以一种有利的方式达到发育的卢比孔河。这样，你就能把无意识的东西带入意识。然后你和孩子中那些想要发展的力量一起工作，而不是你从孩子外部带来的力量。有一种教学语言的方法，即使用儿童已经说话的方式，并通过说一种更有教养的语言的儿童与说方言的儿童之间的生活互动来支持教学。这样，你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衡量自己，而不是用某种抽象的方式，而是用感觉引导一个词，一个句子，用方言变成另一个词。如果你这样做一个半小时，你真的会让孩子们爆发出汗水。华德福学校的老师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当他们每天早上这样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候，他们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如果你通过运用身体中的知识来进行语言教学，从而创造出一种实际的自我意识，那么你就与你在绘画和音乐教学中奠定的基础和谐地工作。因此，您有两个相互支持的进程。

我很震惊，因为我发现在一些最近的教学文献中，一种说法，教学绘图受到语言课堂的负面影响，因为语言或一般语言的教学迫使人们抽象。人们忘记了如何看待和如何将外部世界中存在的东西视为形式和颜色。这就是那里所说的。如果你不以抽象的方式用语言进行教学，而是从内在的体验中发展，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然后，他们互相支持，在九岁左右，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逐渐变得清晰事物的外部视角注入一种对形式的艺术感觉，这些意识就变得清晰可见。

我让华德福学校的老师做了以下练习，因为他们应该完全从艺术的角度来工作。当孩子们能画一个圆或一个正方形或一个三角形时，我们的老师可能不满意。相反，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习如何感受圆、三角形或正方形。他们需要画一个圆圈，这样他们就有一种圆的感觉。他们应该学会画一个三角形，这样他们就能对这三个角有一种感觉，当他们第一次画一个角时，

他们感觉到会有三个角。同样，当他们画一个正方形时，他们应该有一个直角的感觉，一种从一开始就贯穿整个绘图过程的感觉。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习什么是弧线，什么是垂直或水平，什么是直线，不是简单地看到它，而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手臂或手是如何跟随它的。这是作为教学写作的基础。我们的孩子都不应该学会写一个 **P**，而不首先有垂直和弧线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对垂直和弧线有一个抽象的理解，而是一种对这种事情的感觉。

通过从艺术中慢慢地发展一切智力，即从整个人类中发展出来，你也会发展出整个人类，真正主动的人，在他们的身体拥有真正的生命力量。他们不会像我们人口中的人，他们在完成期末考试后不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如果你的专业任务是了解人类，那么你就有可能体验到以下几点。例如，你要测试一个 25 岁或 30 岁左右的人是否接受某一职位。你与他接触，期望他们应该发展一些主动性，特别是如果他要进入一个实际的职业。然而，这个人告诉你，你期望一件或另一件事，但他想去印度或美国，以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职业的信息。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想被动地进入这个行业。他不想自己主动发展任何东西，而是希望有机会让世界为他创造一些东西。我知道说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可怕的，但同时我指出，在过去几十年完成教育的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它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主动行动，这种主动行动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必要的到人们的灵魂中。当然，很容易说我们应该发展主动性。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安排我们在教育中提供的材料，使它不违背意愿，而是加强它。

## 第六讲后的讨论

我现在想回答几个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精神分析问题。

心理分析是我们唯物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试图在睡眠中的精神（我可能称为身体的艺术家）与身体的身体组织之间寻求和谐。这两个方面彼此相邻。心理学的理论试图在它们之间形成桥梁。试想一下，我们在近代以来看到的所有此类桥梁，都是从笛卡尔的心理、身体平行等观点开始，在灵魂与身体之间形成的桥梁。所有这些理论本质上都是由于无能力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人们看不到身体是如何从精神中形成的，以及精神在身体中如何同时显现出来。我们只需要了解如何通过抽象将一个与另一个分开。因此，某些东西在现代被完全误解了，尽管当我们认识到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和谐时，它们是可以理解的。

以一个经历过创伤的年轻人为例。在二十岁之前发生的每一次创伤经历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即使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影响也存在，尽管程度要小得多。今天，在这方面看到的唯一一件事只在最极端，肤浅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例如，人们看到一个人感到羞耻时会变红，或者害怕时会变苍白。他们没有看到可能在数周的时间内将人的感觉推向特定方向的创伤经历也如何导致身体向与其他方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身体以正常的结构开始，但是这种结构由于创伤的经历而改变。

由于人类的生活遵循节奏，因此在特定的几年之后，将发生原始器官创伤的特殊重复。如果你遇到一个三十八岁的人，他或她的灵魂有一些异常，你就会明白，这种异常现象表明，在三十五岁之前，一定发生过一种更早的经历，就像在那个年龄之后复发一样。因此，我们在38岁时观察到的心理异常可能与该人在32岁左右时所经历的经历有关。当我们认识到32岁时的创伤经历与某些身体器官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经历在38岁时的复发。在其他情况下，当前的经验可能与发生在28岁之前的岁数与该年龄之后所经历的岁数有关。我们需要获得观察的能力，以便认识到精神灵魂中的经历与其与器官的关系之间的联系。

但是，现代怎么办？如果您是一名医生，无论您从物质上如何思考，您仍然不能否认灵魂存在着某种生命。唯物主义的特征是它对物质一无所知，而在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悲剧：唯物主义甚至不理解物质过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没有将灵魂中经历过的事情与物质事物联系起来。相反，他们错误地说，已经隐藏了很多年的孤立经验突然浮出水面，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重要的是研究一个人的有机健康状态，而不是通过精神分析来窥探那个人。

在教育中使用精神分析也是如此。人们不理解精神-灵魂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谈到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我们不能简单地与精神灵魂进行单方面的合作。

我现在想谈一谈青春期出现的困难。只有当孩子没有得到适当的抚养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孩子具有我今天描述的那种内省和内在体验，那么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身体和灵魂。与七岁或八岁的孩子在智力上发展得太少或在艺术方面的经验很少时相比，孩子对外界的看法和关系会有所不同。在孩子7岁或8岁时，在教育孩子时所犯的错误的在青春期出现在他们有问题感觉中。如果我们要谈论我们经常听到的母亲和父亲讲述他们的孩子的事情，我们将能够看到唯物主义如何控制了我们的感情。人们来找我，告诉我他们五六岁的孩子有不良的性的行为。这仅表明人们不再能够区分。如果将刀制成剃须刀，则它不再是小刀。同样，

与孩子发生的活动在表面上似乎暴露出一些性欲，实际上不是实际的性活动，而只是要求根据孩子的本性抚养孩子。完成此操作后，青春期就不会出现异常感觉。如果一个孩子在性器官的区域划伤自己，因为有一个小的疼痛（这可能很容易错过），就不再是一种性行为，而不是如果她在鼻子或脸颊上划伤自己。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陷入弗洛伊德的疯狂。他没有意识到孩子在脸颊或其他地方抓伤自己没有什么区别，而是声称，当孩子喜欢吮吸奶嘴时，这是一种性行为。弗洛伊德的观点把一切都放在一顶帽子里。这是歌德试图用他最幽默的诗之一《世界就是沙丁鱼沙拉》做的，在其中他试图反驳这样一个论点，即世界仅仅是由许多不同的原子组成，意志和无意识的生存所依据的世界观只是结构。幽默家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在他的书《月亮是由碘制成的》中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该书出现在 19 世纪初期。他通过形式逻辑证明，月亮仅由碘组成。我们可以用那本小书作为人们思考当今世界的方式的一个例子。

施泰纳回应了一个反对意见，即他仅提及弗洛伊德而未提及其他指示。

为了完全回答您的问题，我需要举行一系列的讲座。由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想说以下。在精神分析的支持者看来，对特定观点的狂热在我们时代有多强烈。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弗洛伊德在性方面的立场。当然，其他心理学家的观点与单方面性解释不同，这是正确的。近几个月来，一些精神病学家强烈地偏离了弗洛伊德最初的方向，甚至偏离了荣格的方向。但是，那些能够判断与现代文明发展有关的精神分析的人将永远无法在精神分析中看到新的事物，甚至看不到新事物的种子。他们将永远只看到唯物主义的最终结果。

唯物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没有以活生生的方式而研究灵魂与身体的关系，而是试图以对物理和化学有效的方式，仅以最肤浅的方式来表征身体。另一方面，它仍然是精神灵魂的抽象的特征，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即精神分析仅仅遵循了人类整个生命中灵魂状态的路径。我当然不否认某些人在谈到今天的精神分析时想到的积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正确的。灵魂中的某些经验具有持久作用，并且作为引起特定变化的事实可以被认识和观察到，这是正确的。然而，这里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一种互动发生了，精神分析认为是灵魂中孤立的东西。对身体有机体的影响，变得明显的强烈的片面性是没有认识到的。

这种理论是精神分析的一种，目前在他们身上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我已经认真研究了这些东西。在此必须认识到的重要一点是，当今有一种趋势，即采用适用于特定和有限情况的正确理论，并将其扩展为一般规律。精神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所有实际情况下都可以使



用这些理论时，才有理由将它们归纳为一条法律。心理分析理论并非如此。由于心理分析人员不了解身体与心理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他或她倾向于将心理事实仅与较早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对于荣格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荣格距离世界事件的全面考虑还很遥远。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荣格已经了解了某些复杂的事物，并将其追溯到灵魂的进化中。就像一些心理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非常有趣且令人着迷的东西。问题在于所描述的一系列症状未全面包括与其相关的所有其他症状。

我在这里的意思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片来证明。如果将玫瑰和水晶放在桌上，则可以说两者都是对象。然而，通过“物体”的概念将玫瑰和水晶等同起来，只是以极其肤浅的方式才是合理的。玫瑰不仅是一个单独的物体，而且您无法以与水晶一样的方式来考虑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晶是某种完整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还需要考虑晶体与其正常周围环境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放置复合物的症状的完整背景。我们不能简单地考虑最明显的事情。例如，一棵树的花朵不能简单地视为本身的对象。还必须考虑该树。再往前看，我们还需要考虑土壤和空气等的质量。

精神分析的主要错误在于，它孤立地考虑症状，只能与其他症状联系起来进行解释。我之前提到了性的例子，因为心理分析文献宣称鱼的象征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而这种证明是完全不科学的。这样的声明简直太怪诞了。也不应单独考虑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及其症状。相反，我们需要将其与人类整个发展联系起来。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7 讲 教师培训的问题 1920 年 4 月 29 日 巴塞尔**

在这些讲座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精神科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教育更加富有成果。当然，不可能在十四次讲座中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学法体系。在这些最初的考虑中，我已经表明，我不认为必须更新教育，因为当前的教育原则包含许多好处。我认为，首先必须对教育进行更新。精神科学当然适合基于已经存在的许多奇妙的教育理论将新生活带入教育实践，因为精神科学试图理解活生生的精神。这种对活生生的精神的理解，是使意志和感受都充满

活力的源泉，在教学法中尤其必要。此外，精神科学是对真正理解人类存在的一种来源，特别适合与儿童一起工作。

我想指出，很显然，除了任何形式的教育之外，无论它更面向智力还是面向灵魂，还必须主要从道德和宗教意义上对人进行感受（感觉的）教育。特别是在发展伦理和道德态度以及宗教意识方面，我们需要与整个人类一起工作。每当我们希望影响整个人的态度或意愿时，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人类从小到以后的生活所经历的转变和变化。对于晚些时候的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给予适当的冲动，尤其是在教育时期。

但是，如果在教育过程中，我们首先没有创造出某种途径来接触人的灵魂和精神，那么就不可能教授任何与道德、态度或宗教有关的东西。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制定规则，规定人们应该这样做，或者在他们的态度、宗教或道德方面这样做，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情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其进行描述。

如果在我的教学中，特别是与 9 岁以下的孩子在一起时，我可以与孩子的灵魂建立联系，那么孩子将允许我在道德或宗教方面指导她。如果我不能创造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教学，让孩子把她的感情从我身上关闭，即使是最好的道德或宗教指导，孩子也是无法企及的。屈服于幻想尤其无益，即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正在克服我们时代的一些文化损害。例如，我们不能让自己受到仅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人类灵魂永生的学说的影响。

在这一领域，我们主要试图确保人们对通过死亡之门以及死亡后灵魂的进一步的生命有良好的理解和健康的感受。这样的知识似乎只是理论上的，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生活中采取的每项行动，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特别是我们如何做或说，都取决于一个人对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看法。虽然关于人类灵魂不朽的各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但它们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的自我主义产生的。他们是从人类的自我主义发展而来的。虽然有必要向人们（尤其是与儿童）谈论死后的生命-在精神科学中当然已经扎根了一个事实-当我们单独谈论这一点时，我们只反映了人性的利己主义，它希望在身体被赋予地球之后继续生活。但是这样做，我们使人们远离了他们尘世生命的任务。尤其是，当我们在这种单方面的观点的影响下思考和行动时，作为教师的我们会脱离发展人类的任务。

我们需要认识到，尘世的生命是超感官的生命的延续。我们需要看待生命在灵魂中的东西，就像从超感知世界中移出并与我们的身体相连的东西一样。以这种方式看待成长中的孩子非常重要。如果您看起来没有偏见，那么每个孩子都是要解决的谜题，特别是对于教育者而言。如果您这样看待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并对自己说，尘世生命中所呈现的是精神生命的延续，那么我们有责任引导那个神圣的人在一个人身上化身的东西，那么我们将被圣洁的感觉所影响，没有圣洁的感觉就不可能进行教育。当我们面对一个发展中的人类时，我们会有一种解决难题的感觉。当我们认识到生命时，要在物质世界中赋予生命以精神生活的延续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面对一个发展中的人类时，我们会有一种解开谜团的感觉。在物质世界中给这里的生命注入一种精神生命的延续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认识到它的时候。

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一个教育家将如何不同的行动取决于他的态度。在外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然而，在面对发展中的人类、儿童时，我们也面临着人性的最内在方面。我们的态度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我们态度的基础上的影响。一种尊敬的态度将鼓励对教育任务的责任感。没有这种责任感，我们在教学中就一事无成。一切都必须被它渗透。我特别希望你被这种感觉所渗透，尽管它似乎离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话题如此遥远。

正如我昨天所说，人类的活动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更多地表明一个人是如何从超物理生命中带入物质生命的。另一个来源更多地表明人类应该从这里的生活中创造什么。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也将能够看到一个人给生命带来的东西和通过这个生命将要发展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当我说智力是如何随着牙齿的变化而诞生的，以及意志是如何进入具有青春期的人类的时候，我从两个角度来描述这两个来源，尽管还有许多其他的来源。当我们专注于智力时，我们更多地关注一个人通过出生而带来的物质的存在。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意志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主要是在处理一个人应该从物质世界中吸收什么，以便将它嵌入到他的更高的本性中。在与通过物质的生命发生的世界的每一个不和谐和和谐中，人类的意志是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人类的意志。作为人性中的理智存在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去说服。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陈述教育的真理时出现的许多误解。当人们实际上在生活中有两个方面时，人们总是想用一种单面的方式说这些事情。他们要么说我们必须将一切都从人类中抽出来，要么我们必须将所有东西都投入其中。当然，两者都不正确。的确，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需要从人性中汲取自然而富有想象力的一切。另一方面，对于所有与意志有关的事物，我们呈现给人类的经验是形成性的。人们为自己的意愿而利用生命。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儿童的成长的意志保持联系，以便他们能够模仿我们，同时看到我们所说的我们也能做到。这些模式在七岁左右成为他们的权威。我们需要将孩子放在这样的环境中，以便她自己可以借鉴尽可能多的经验来发展意愿。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人们所说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有多少是关于教师的素质的问题。在我继续昨天开始的考虑之前，我想至少从一个角度描述应该渗透到所有教学中的要素。

再一次，它可能是非常单面的。因为你自己的本性，你可以用严肃的态度来填补你的指令，用一张永远不会笑的脸，那只能训斥。如果您有倾向，也有可能将很少的严肃性带入您的教学中。这两种情况都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好像有人在思考吸入是否比呼气更好。当然，重要的是人类必须同时吸入和呼气。当一个应该呼气的人想要吸气时，那是违背自然的。就像人类有严格的节律一样，在一分钟内平均要呼吸 18 次，整个人类的生活都取决于节律。节奏的一部分是幽默与严肃之间的相互作用。

幽默是基于人们以某种方式远离自己的。凭着幽默，我们踏上了通往梦想的道路。尽管我们保持完全的意识，但是走向幽默是梦想之路的开始。这种自我的丧失是通过微笑或大笑来表达的。在这些行为中，尽管人们仍处于控制之中，但灵魂（或我们在精神科学中称为 I 和星芒体）以某种方式从物理和以太移出。通过幽默，人们在灵魂和精神方面得以扩展。

现在让我们看看严肃的极端例子，例如哭泣和伤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压力更大。与我们处于中性的情绪相比，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幽默的态度是灵魂和精神的扩展，而严肃的心情会使人性的灵魂灵魂方面与身体紧密接触。我们也可以说，通过笑，一个人变得更加利他，而通过严肃，则变得更加自负。

可以对此主张提出异议。如果我说严肃会使人自负，那么我们当然可以鼓吹人类应该与自负作斗争。但是，如果人们出于自身的自我主义而与自我主义进行斗争，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是自我主义的、无私的，会发生什么？这样，当他们考虑到这种情况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种无私的激情？当某人通过享乐爱许多人来满足自己的自我要求时，这比为了获得自满而无私的礼物要好得多。我们需要以与人类本性相对应的方式来考虑这些事物，而不是以一种导致内心激情增加的方式来解释它们。这里重要的是，幽默与严肃之间的人类节奏支持灵魂精神生活，就像吸入和呼气支持身体生活一样。正如呼气是一种转向外部世界并变

得对自己越来越陌生，而吸气可以使人的自负感得到肉体的愉悦一样，幽默是一种使人膨胀的东西，而严肃则是一种使人自私地收集自己的东西。孩子们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这两种情绪之间切换。

现在，如果当您带着一种自我承担的责任进入教室时，对自己说，应该在幽默与严肃之间做出选择，这无疑是异常困难的。给自己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这是傻的，这是不可能的。在经历了艰难的个人经历之后，没有人会期望我在我的指导中加入幽默的内容。但是，如果您确定了对精神科学教学应充满热情的内容，则没有必要有这种抽象的责任感。如果您以一种精神科学的方式为课程做准备，那么您将生活在以客观和非人格化的方式进行教学的各个部分。如果我下午三点来到教室向孩子们展示一些东西，如果我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了材料，我就学会了学习精神科学，那么这些材料将是我不再需要考虑外部世界的东西。我自己的态度会消失。这些材料本身将在适当的时候为我提供幽默和严肃的态度，而事情只会自行解决。

这是一个示例，说明了精神科学如何在实践教育中提供帮助，直达影响老师的态度。如果我不能正确呼吸，有必要去看医生，以便尽可能恢复呼吸过程。因此，对于那些对孩子有健康影响的人们，必须进行精神科学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当然，很有可能在上学的路上，您有理由为思考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些可怕事情而昂首阔步。但是，当您进入教室时，您将了解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您自己也不再说话。说话的不是欢乐和悲伤。我们教的是说话。当我们用粉笔绘画或书写或做其他事情时，它们会移动手指。

这表明，当前重要的不是创造新的教育原则。相反，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精神结构，使我们能够在没有主观影响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华德福学校的老师们试图对此进行培训，或者至少将其从人性中汲取出来。在那儿工作的短时间内，我们实际上取得了我可以用以下方式描述的东西。为了谨慎起见，我将尽可能抽象地描述它。

有些人不同意我选择的老师。他们告诉我，一个老师或另一个老师可能不是很好，他可能过于迂腐。我不允许自己受此影响。但是，如果一个人具有正确的精神道德和情感能力，则不必考虑该这个人是否是个迂腐的人。重要的是向人们展示如何将他或她的书呆子倾向正确地服务于孩子。如果我们必须消除人们的所有迂腐倾向，那么我们肯定会发现所剩无几。如果您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学习精神科学，那么它就更容易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解释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生活领域，因为迂腐的主观特征不再有效。实际上，那些被描述为学究型的人在以一种精神科学的态度进入教学后，已经成为非常令人兴奋的老师。按照一个或另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行事根本不重要。相反，我们应该按照生活行事。这是我们目前需要的。社会主义要根据一个理论来改造整个世界。关于人类的发展，当前的任务是按照生命来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今天所说的一切与我昨天所说的关于语言，韵律诗美，体操等的说法相反。只有老师以我今天描述的方式行事时，老师才能正确地实现我昨天讨论的内容。

这使我陷入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刚才描述的内容紧密相关。有人告诉我，一个十二岁半的女孩的行为为 B。在讨论论文时，她提到在一所私立学校中，她的成绩一直很好，但行为举止总是 B。她告诉我，那时她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老师，从来没有 B。但是后来，他的儿子教了这节课，这些不良的行为成绩又开始了，并在我们学校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今天所说的许多内容可能对该问题产生极大的影响。您会看到，在教学中有两件事是必须的。一个是我们了解如何尽可能地从孩子身上抽出东西，这是我们首先通过想象来做的。另一个是我们与孩子一起工作，使孩子可以喜欢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尝试训练自己，使自己的这种认识和想法成为本能。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我们今天确实无法解决。但是，的确如此，许多可能需要大量努力学习的东西会如此简单，几乎是本能地传给他人。这样的事情是一群孩子只是爱这个人。当它发生时，那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对于文化和文明发展而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某种自我训练达到了类似的目标。如果我们尝试以要从事精神科学的方式与世界建立联系，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不能像坐在剧院里看电影那样学习精神科学。我们只有在内心活跃时才能接受它。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您应该阅读我的《深奥科学纲要》，但是如果您没有任何内在经验就读了它，而只是把我在哪里说的话简单地作为你自己想法的指南，那么整个精神科学将像稻草。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精神科学简直就是稻草。但是，如果您读起来像一个管弦乐乐谱，那么您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提取所有细节时才能理解它，然后通过从自己身上提取这些细节，您将发展出那些原本会隐藏在自己面前的力量人性。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那些发展关系的力量，特别是在儿童中，发展了儿童的注意力。如果我们经历了抽出内在精神力量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自己和孩子之间建立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态度和道德指导以及训练孩子的意志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仅仅通过像抽象规则那样从你身上产生的道德谴责，你就不可能维持一个由 40% 无法

控制的孩子组成的班级。通常，通过声音的语调或投入声音的能量，您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您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持久地实现任何目标。

但是，也许您可以尝试以下方面的经验。在准备课程时，除了通常的准备外，还应尝试增加一种冥想的准备。添加一些与你要呈现的材料无关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与提升你自己的灵魂有关，这与嵌入一些材料或某种感觉有关，这些东西为你打开了世界。。当您在晚上进行了这样一种沉思的内观学习时，您使该视图变得生动起来，以便第二天早晨您可以回忆起它并从某种意义上重新体验它，然后，当您进入教室时，您会注意到一种效果。听起来好像我在告诉你一些迷信，但是这些都是任何理论都无法理解的。您需要查看它们。当您观察它们时，您会发现它们已确认。今天，大多数人对观察这些东西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要摆脱当前的苦难，我们将不得不习惯于这种观察。从中将会产生相应的信念，特别是对于一种旨在涵盖全人类的教育而言。对于我之前描述的学生，很显然，当她说她爱老师时，她在意志方面的训练是在这种人际关系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虽然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对这一点（意志的训练）进行哲学思考，但所有的意志训练都是在人际关系的支配下进行的，直到孩子们过了青春期。

现在我要问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每所小学，特别是在男校，您都会发现至少有一个男孩，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不愚蠢，但在每个学科上似乎都非常愚蠢，但是他在绘画方面有相当大的才能。他具有一定的观察本能和对艺术的真实感觉。剩下的愚蠢几乎总是与一种道德上的弱点和一种沉思的自我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男孩似乎没有能力表现出来。对这种情况进行精神科学的思考可以提供什么见解？教师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学生，以发展他的智力能力和道德力量来执行自己的决定？

当面对如此具体，如此个人的问题时，我有站立在不可伸缩的墙壁前的感觉。如果您试图通过精神科学渗透世界的事实，那么您将无法再从表面上考虑这些东西。起初，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对此类基本问题进行工作时，您会感到不安，即使您可能基于所有许多理论对这些问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您知道，无论您如何进行哲学思考，您都找不到任何可以找到答案的东西，因为生活几乎总是在个别情况下以特殊的细微差别显示出个人的事实，您必须首先了解这些细微差别。有了精神科学，您几乎总是会得到经验。从这些经验中，您将努力寻找答案。

我现在要向你们展示，你们如何能够设法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生命可能存在的无法克服的障碍。我认识一个男孩，我也可以继续观察，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在意志上有一个显著的弱点。它是如此的尖锐，以至于他可以站在街上，例如，并决定乘坐一辆给定的电车去某个地方。但当电车来了，他无法充分收集他的意志，并登上它。他想着带着电车去他的目的地，但他无法登上它，所以他站在那里后，电车已经过去了。我认识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孩，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进步的人，起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谜语。我以一种相当了不起的方式解开了这个谜。我知道那个男孩的父亲，我也认识他，认为没有必要培养他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集中在谈论意志，作为灵魂的特征。现在我有了解决之道。父亲的观点实际上不是他本性的一部分；它实际上并没有影响他自己的器官。但父亲的想法已经成为儿子的习惯。也许儿子通过遗传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东西通过听到类似的想法得到了加强。也许父亲并不总是明确地说意志不是灵魂的一部分，但这是隐含的观点。人们通过非常复杂的情况成长为生命。发展灵魂的三种能力，即思维、感觉和意志，在于人性。但有些感觉也进入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纯粹的思考，除非我们严格训练自己去做，或者当我们致力于道德或宗教的理想时。然而，在正常生活中，在思考外部世界或与他人一起思考时，我们总是使用包含一定程度感觉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感觉有关。我们的感觉反映在我们的思想中，因为它们是由这些思想、我们所做的那种思维所刺激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意志也与我们的感觉相互作用。意志和意志有很大的区别。意志可以是我所称的中性的冲动，也可以包含感觉的温暖。有些人倾向于以付出为代价来增强感觉，以至于过分强调了感觉，而意志却变得短暂。在这样的人的童年，真正应该进入意志的是在感觉中持有的。因此，他们对动作的画面感到满意，并且从不真正采取行动。这就是我在这里谈论的那种人。我们需要看看这样的孩子对一件事或另一件事的感受。那么，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我们所看到的，但我们应该试图引导他们走向使他们进入运动的事物。

对于表现出这种道德软弱的孩子，我称之为“优律诗美”的那种赋予灵魂的体操对健康有好处。这是假设在 9 岁时就学会了优律诗美，在这里，人类不仅可以用手，而且用他们的整个身体在空间画画。

重要的是要看人类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您学会了观察生命，您将学会引导影响孩子的方式，使灵魂的力量与整个人类的力量进行适当的互动。适当地进行精神科学训练，可以指导一个人观察生命。通常，人们会忘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或者找不到幽默与严肃之间的适当节奏。如果您只是嘲笑一个允许有轨电车通过的年轻人，则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节奏。



这样的人当然是幽默的对象，但是您需要能够从幽默变成严肃。我们不能只与一个人或另一个呆在一起。对于教师而言，这种生命的观点特别必要，而这正是我们通过适当的精神科学训练而发展起来的。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8 讲 教授九至十二岁儿童动物学和植物学 1920 年 5 月 3 日 巴塞尔**

我试图从各种角度说明我们如何以人类发展为基础建立课程和教学目标。我特别试图表明，我们可以将六到七岁左右开始随着牙齿的变化，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大约十四岁或十五岁）的阶段作为生命的一个阶段。我还试图表明，在早期阶段中有一个较短的阶段，持续到大约九岁。十二岁左右还有另一个重要变化。我们应该查看这三次，即大约 9 岁，然后大约 12 岁，然后再次大约 14 岁或 15 岁，这大约是学生离开学校时的时间，这对于我们制定整个课程和教学目标很重要。当您意识到在教育中重要的是我们完全开发出埋藏在人类本性中的那些力量时，您可以轻松地理解理解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事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利用所有的教学材料和教育来揭示这些力量。利用孩子内部的力量教给他们一个或另一个细节几乎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使用儿童要学习的材料，以使他们的学到的效果发展出他们内在的自然力量。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孩子在九岁之前的身体和灵魂性质有多大的不同，然后再考虑到十二岁之前的不同，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通过理性来区分的能力实际上使人能够独立地进行推理，而这种能力仅在青春期才出现，并且我们应该从十二岁开始就为它慢慢做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九岁以下的孩子都想在权威下成长，但他们的模仿欲望仍然存在。九岁时，模仿的欲望消失了，但对权威的渴望依然存在。大约在十二岁的时候，仍然在权威的指导下，另一个重要的愿望，即独立推理，开始发展。如果我们在十二岁之前过多使用独立推理，那么我们实际上会破坏孩子的灵魂和身体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用理性去扼杀人类的体验。

对于并非完全没有感觉的任何人，我们通过作出判断对某事说是或不是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我们是否需要说“是”或“否”，我们会有喜好或厌恶，喜乐或悲伤的感觉。尽管现代人趋向于对自己判断的事物喜欢或不喜欢自我主义的感觉，但他们几乎对世界和整个生活没有任何喜悦或悲伤的感觉。这正是人们今天如此怀念的原因。除此之外，他们无能力体验世界

作为整体影响整个社会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学不仅应该强调正确概念的发展，而且还应该对世界产生一种适当的感觉，对一个人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适当感觉。

今天，人们对社会问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判断。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必须使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尘世天堂。最后，极端主义者，东欧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除了从一些理论中发展一种尘世的天堂之外，还想要什么，即使结果的天堂是地狱？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只需要用另一种判断来取代这一判断，我们就会立即看到通过强制社会化来创造一个尘世天堂的问题。

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尼采，但我想提及以下内容以解释其他内容。尼采的第一部作品名为《音乐精神中的悲剧的诞生》。尼采认为，在该作品所包含的许多周到的想法中（即使您可能会反对它们），尼采认为希腊人并非永远快乐，许多人都笑着说他们是，但希腊人的生活植根于悲剧，在一种悲伤中。希腊人认为，在地球上生与死之间的生命并不总是一种幸福，人类的任务超出了尘世的生命。尼采认为希腊人对此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他们发现，可以在艺术中对不和谐的尘世的生命提供强有力的慰藉。尼采对艺术兴起的看法是，艺术，特别是希腊艺术，是世俗不和谐的慰藉。尼采认为音乐尤其能使人们超越尘世间的的不和谐。我们在枯燥，计算思维中的经验与我们在音乐中的经验之间肯定存在一种对比，但是这些对比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互关联。考虑到我们可以根据数字计算音调和音调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是音乐的物理学或声学。但是，那些将音乐带入音乐世界的人将我们可以完全计算的东西抛在了后面。他们把音乐的智力方面放在一边。什么是理智在音乐中沉睡。尼采对他所说的音乐悲剧有特殊的感受。音乐的悲剧在于人们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本来应该在世界各地感受到的感觉。现在，尼采已经成为一个人，他可以全身感觉到 19 世纪的唯物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位这样的老师，他梦想着基于我刚才描述的想法建立教育机构，而这些想法本来可以是真正的生活慰藉。像尼采这样的人通过自己的生活揭示了 19 世纪需要的东西。问题是，他在那些不和谐的经历下崩溃了。如果我们在字里行间阅读，我们就会看到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可以深深地体验到他这个世纪的其他人在或多或少沉睡的灵魂状态下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总是指出自己的教育中缺少的那些东西，特别是他必须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在尼采，您有一种感觉，他内心的力量仍然被深深地埋没了，它们从未得到发展。当然，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这种悲剧。您可以轻松地说，他在这里和那里对童年的三个主要阶段有所了解，尤其是在六，七，十四，十五岁之间的阶段，但是他从未将这种理解带入教育中。那是现在必须发生的事情。

在九岁那年，孩子经历了自己的真实完整的转变，这表明她的灵魂生命以及身体经历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那时，人类开始感到自己与周围环境分离，并学会区分世界和自己。如果我们准确地观察到，我们必须承认，在这种转变之前，世界和我在人类意识中或多或少地相互联系。从九岁开始（当然，我的意思只是大约），人类可以在自己与世界之间进行区分。从九岁开始，我们在教什么和如何教孩子方面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此之前，最好不要将它们与对与人分离的事物的描述和特征相混淆，或者我们应该考虑与人分离。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故事或一个童话故事时，我们会以谈论人的方式描述动物或植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植物和动物的拟人化。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它们人格化，因为孩子还不能在自己和世界之间进行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以一种类似于儿童体验世界的方式向儿童展示世界。您应该清楚，我的建议不会减少九岁之前的童年，反而会丰富它。

我的最后一句话对您来说似乎很矛盾。但是人们对孩子的生命所说的很多话，都是使孩子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更加富裕，而是变得更加贫穷。想一想，当一个孩子在桌子的角落受伤，愤怒地撞到桌子时，现代人经常说些什么。今天人们说，儿童的灵魂有一种叫做万物有灵论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通过将自己的灵魂推入桌子使桌子活着。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为什么？因为孩子们不会直接将自己视为生活中的某种事物，所以可以将自己摆在桌子上并对其进行拟人化。相反，孩子们并不认为自己比桌子还活着。孩子们看着桌子，体验到的不再是他们自己。不是孩子把桌子拟人化，而是，如果我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孩子就会“桌子”他或她自己的个性。孩子们不会使他们的个性超过桌子。当你告诉孩子一个童话或故事时，你只谈论孩子能理解的外部世界。这在九岁之前必须发生。在那之后，你可以依靠孩子们的能力来区分自己和世界。那时，我们可以从自然的角​​度开始谈论动植物。

我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过早地讲授自然对孩子的影响。太早地教自然确实会使孩子们变干；太干了，事实上，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可以从一个人的皮肤变化中看到，那个人在太早的时候就被教导了关于自然的概念。

当他们九岁时，我们可以开始教孩子们自然的概念，但只能通过活的思想。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避免教他们关于矿物，关于死亡的东西。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活在人类之外，存在于两个领域，动物和植物。生物和人的生命存在于生物之外，存在于人类之外。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介绍动物的流行描述，它们的科学特征和植物的科学描述，我们将无法真正教给

孩子有关它们的知识。您几乎可以在每本自然史书中看到，其内容只不过是经过简化的学术自然科学而已，真是太恐怖了。当然，人们也试图创造一种说明性的自然教义。关于这种方法的书籍也很多，但它们都存在相反的错误。它们包含很多琐碎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尝试与孩子讨论任何事情，只不过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已。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老师试图仅仅根据孩子们的本性来创造一张自然的图画。这样我们很容易陷入琐碎。我们只能对如此多的方法书感到沮丧，因为它们是如此琐碎。我们可能会感到，如果学校使用这种东西，那么只有琐碎的事情会植入儿童身上。这种琐碎性将在以后表达出来，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是晚年生活中的一种干旱，或者无论如何，它将使人们无法高兴地回顾自己的童年。

但是，这正是人类所需要的。在整个生命中，我们需要能够回顾我们的童年，就像一个天堂。这不仅是因为那时我们只有快乐的经历；事实上并不重要，因为作为孩子，我们只有快乐的经历。许多人可能在童年时挨饿，或因缺乏理解而被老师殴打，或受到不友善的对待。当然，除了以最好的方式与所有这些事物作斗争的意图外，别无其他应构成教育的基础。尽管如此，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如此，当我们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在童年时期与世界建立联系时，回想童年仍然可以成为一种活跃的动力。小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以适当的方式学习自然知识来发展这种关系。当我们向孩子们描述各种类别的动物或植物种类等等，然后为了不至于太干燥，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向他们展示户外植物时，这毫无帮助。那根本没有用。当然，通过某些本能倾向，一位老师将能够完成更多而又更少的成就。老师可以通过对大自然的热爱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生气。但是，精神科学可以给人的感觉带来的改变却是完全不同的，它使人们对生活在人类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有了感觉。

在 19 世纪的前三分之一，许多人仍然觉得整个动物世界都是人类的扩展。在此模型中，我们有不同的动物组。一组朝一个方向一侧发展，另一组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为自己创建各种动物种类和种类的概述。人类包含所有这些力量，以及在动物之间分布的所有内部形式。例如，这就是奥肯这样的人对自然的看法。当时，人们正在寻找自然界中的低等动物。今天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说，这些低等动物很早就存在，它们慢慢发育并变得更加完整。结果就是今天的人类，一个完全发达的身体。我们今天不需要关注所有细节，因为我们关注的不是传统科学，而是教育。但是，我们难道看不到人头，即外部的骨头结构，内部较柔软的部分，看上去与某些低等动物的相似吗？看蜗牛或贻贝，看它们与人头有多相似。如果您观察我们或多或少发育的鸟类，则必须承认它们已经适应了空气，它们已经将整个生命调整为与肺部内部形态相对应的东西，以及与人类类似的东西。如果您从思想中消除了人类四肢中

所有这些方面，并想象整个人类内部组织适应了空气中的生活，那么结果将是鸟类的形式和功能。您还可以将狮子或猫的有机形式与牛的有机形式进行比较。

在任何地方，您都会看到，一组动物的一部分形式更发达，而另一组动物的另一部分则更发达。每组动物在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上都特别发达。我们可以说蜗牛几乎完全是头。它除了头部之外没有什么，只是它是一个简单而原始的头部。人的头更复杂。对于一只鸟，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完全是一种以特定方式发展起来的肺，因为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初级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狮子是主要是血液循环和心脏。我们可以说牛完全是胃。因此，在外部自然界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各个人体器官来表征各种动物。我刚才所说的可以很简单地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说出来。如果我们观察动物的世界，看看那里的巨大多样性，然后将其与人类有机体进行比较，看看人类的一切是如何全面发展的-人类的任何部分都不是片面发展的，而是每一部分相辅相成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动物中，各种器官是适应外部世界的，而在人类中，器官不适应外部世界，而是一个器官互补的。

人类是一个封闭的整体。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学校里的自然展品，每一次和孩子一起散步，孩子们所经历的一切，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展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如何总结动物世界的。想象一下，向孩子们展示，人类的一切都是和谐的，是全面的，动物代表着片面的发展，因此，没有得到充分的祝福。我们还可以证明，人类代表着一种器官系统与另一种器官系统的适应，因此，它有可能完全存在。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人类与动物世界的这种关系，如果它在精神上完全渗透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生动地描述这种关系，使描述相当客观，但同时儿童可以感受到他们与世界的关系。

想一想，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能够说他们是尘世创造的王冠是多么有价值。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而是看着自己，看着个别的动物。然而，他们并不是看每个单独的动物，而是试图理解一个器官系统是如何在一种动物中片面发展的，而另一种动物是如何片面发展的。他们也没有考虑到人类如何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如果这样做，我们的知识将直接成为一种感觉，一种对我们相对于世界的地位的感知。然后，我们将不再只是自负地体验自己，而我们的感受将会渗入宇宙。

你只需要尝试一次在这个意义上的教学，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教学对孩子的感情有什么价值。这样的知识完全转化为感觉，在这样的知识的影响下，人们慢慢地变得更加谦虚。这样，所教的材料就成为真正的教育手段。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所要教授的材料，使之成为直接的教育手段，那么我不应该枯燥无味地教孩子，不应该只教孩子事实，这有什么用呢？有时候，当人们强调教孩子太多的事实会阻碍他们的正常成长时，我们想问：“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教学材料都扔掉，如果没有用呢？”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将我们教授的材料变成教育材料。当我们按照我所描述的方式塑造自然世界时，以及当我们不向九岁以下的孩子传授自然知识时，关于自然的教导，尤其是与动物世界有关的教导，都可以成为教育材料。在植物世界中，我们不能拿单个植物或某种植物，单方面介绍它们，总结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一切，并期望在人类中再次看到它。这种方法对动物非常有用，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对动物本质进行艺术性和生动表现的良好基础，但这种方法却因植物而失败。我们不能以相同的方式来考虑它们。这是行不通的。对于植物，我们需要使用非常不同的方法。

我们需要将与地球相关的植物的整体性质视为使整个地球充满活力的事物。

唯物主义使我们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仅将地球视为由石头和矿物制成的球，只需在其中放置植物即可。我们不能对人类的头和头发使用相同的原理。我们需要将头发的生长视为与人的头有关的事物。同样，我们必须认为植物属于地球有机体。如果仅将地球视为一块石头，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建一张抽象的图片，它最多可以称其为重力。当我们将地球想象成是一种有机体，而有机体属于它，就像我们头上的头发属于我们一样，我们就在说真实的地球。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考虑时，我们对地球的了解与我们对植物的了解一起增长，并且我们对如何将地球与植物世界联系在一起有了正确的认识。。当我们在一年中观察地球时，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真正地教孩子关于植物的知识，我们就不应该将一类或一组植物与另一类植物进行比较。相反，我们需要使用所有拥有的新鲜植物，大自然在学校展示的东西，散步，孩子们记得的一切以及我们可以带入教室的一切新鲜植物。然后我们可以向孩子们展示春天是如何神奇地将植物从地球上吸引出来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如何神奇地提取植物，然后继续到5月，那时地球变得有些不同。然后我们继续进入夏天，地球看上去又变了。

我们尝试以与儿童一年四季了解地球发育相同的方式来考虑花卉。我们告诉孩子们，在秋天，

植物种子如何返回地球，循环又重新开始。我们将地球视为一种有机体，并跟随植物的发芽和垂死。只有教完孩子说：“看，这是一棵植物（在树下或其他地方）。只有在我们教过孩子“看，这里有一种植物（在一棵树下，或者在其他地方)之后，我们才用它的专有名称(当然这只是惯例)来称呼一切）。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小植物，是因为的植物在五月份生长得很好。它有五个小花瓣。记住，这些有五个小黄色花瓣的植物是五月整个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它是一只黄油杯。”您可以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向他们展示植物世界与地球的年度循环如何联系。然后，您可以继续研究更多隐藏的事物，例如，有些植物在圣诞节期间开花，有些植物可以过冬，而另一些可以更长寿。你从一种植物的生活，装饰地球一年和树叶，到其他，如树木的生长等等。您永远不会考虑简单地将一种植物与另一种植物进行比较。您总是将地球与植物的生长以及植物的生长如何从活的地球上联系起来。

您现在在自然界中有两个奇妙的观点。在动物领域的任何地方，您都可以找到指向人类的事物。人们可以感觉到它们是动物领域所有方面的综合。在不指出动物物种单方面发展到人类的哪个方面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对任何动物物种进行饲养。因此，动物王国成为人类在我们面前散布的一幅图画，即人类像扇子一样展开。就像我说的那样，现代人对这种事情很笑，但是在 19 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有时是怪诞的。像奥肯这样的人曾说过一些怪诞的话，例如“舌头是乌贼”，我当然不想捍卫它们。奥肯牢记正确的原则。他看着人类的舌头，然后在动物中寻找某种东西，然后将其与人体器官进行比较。他在鱿鱼中发现了与人类舌头最大的相似之处。因此舌头是乌贼。他接着说胃是牛。正如我所说，所有这些都是极端的陈述。我们当然不需要走那么远。那时，人们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将整个动物世界呈现为一个分散的人类，而人类则是整个动物世界的综合。因此，我们将儿童在动物中观察到的一切与人类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有可能把人的所有方面放在孩子的眼前，通过将孩子的眼睛向外看。

在植物界，我们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完全忘记了人类，并认为植物世界完全是从地球本身，我们所游走的行星中生长出来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将动物世界与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植物世界与人类以外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一方面，通过观察动物世界本身，我们对动物和人类世界有了一种感觉上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教孩子们客观地把地球看作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在这个有机体上运行，我们生活，我们在植物的生长中看到，在植物的生命周期中看到，特别是在植物是如何年复一年地生活的，这是一种与我们自己分离的东西。通过这两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可以将理智和感觉之间的巨大平衡带入人类灵魂。我们将把那些枯燥乏味的理智主义抛在脑后。一旦人们理解了一年

生植物，就会从地球上生长出来的绿色植物，其根在地球上，在其上方留下叶子和茎，然后绿色的叶子继续形成花朵和种子。一旦人们感知到与地球的活生生的联系，并通过他们每年周期的经历使之活跃起来；一旦他们经历了当阳光与从地球上涌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时，花朵是如何出现的；一旦人们的整个生命中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像一种感觉到的知识；一旦人们从春天到秋天，从根到叶到花，再到种子，都感觉到了生长。一旦人们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他们就会意识到其他事情。这里是地球，这里是植物，一年生。

这里是地球，这里是植物，一年生。这种只有一年的植物植根于地球。现在让我们看看一棵树。这是木头。这是树枝。一年中在树上出现的東西看起来类似于一年生植物，并以类似于坐在地球上的一年生植物的方式坐在树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和树木的一部分是木头是相同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创建一张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图片。就像树木长成木头一样，大地也建在表面之下。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和树的一部分是木头是一样的。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创造一幅将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图画。就像一棵树生长成木头一样，地球是建立在表面下面的东西上的。在没有树木而只有一年生植物生长的地方，原本在树的树干中的力就在地球本身中。我们可以对如何在地表下的树干中寻找汁液的流动获得一种活泼的感觉。就像树中的汁液带来了一年的开花，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我们下面流动的汁液与树中流动的汁液是一样的，它带来了一年生的植物。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将树木中看到的事物与地球的视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活生生的。

通过对地球、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这种活生生的特征，你可以直接活跃儿童中的一些东西，否则他们会觉得只有死亡，特别是在大约九岁到十二岁的时期。在儿童特别有兴趣逐渐与世界区分开来，并不自觉地想了解人类与动物世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与人类分离的地球和地球生活，在这段时间里，儿童体内会产生一些东西，使他们与地球上人类的历史生活有适当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适当的感觉发展，使儿童能够正确地了解历史。在 10 岁或 11 岁之前，我们只以故事或传记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述历史。在大约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会将历史纳入自然史的教学，以便通过自然史的教学在儿童中到处发展一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也包含在所有概念和观念中和可以使历史教学变得活跃的感觉。只有在十二岁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进行实际的推理。我们明天再谈这个。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以适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接受教育，这使得准确地看待人类的生活并将其与地球的生活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们通过对世界的看法表达自己。可以理解的是，例如，人们说春天是一年的早晨，夏天是白天，秋天是晚上，冬天是晚上。但是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睡觉时，使我们与植物区分开的所有事物都从我们的人类形态中消失了。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像我们那样看。事实上，我们看我们的方式，只是因为我们是根据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而塑造的。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更多地处于植物的水平。在那个时段，作为个人，我们和地球的植物生长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的睡眠对应哪个季节？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这相当于夏天，也就是植物在这里的一年中的那个时期。我们的清醒与哪个季节相对应？就像冬天，植物的生命停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退到了地球深处。以同样的方式，植物的生命也会逐渐进入人类，并在清醒期间被其他东西所取代，直到再次入睡。如果我们不遵循一些模糊的类比，而是遵循现实，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我们需要将人类的睡眠与夏天，人类的清醒时期与地球的冬天进行比较。因此，现实的情况实际上只是一些模糊的类比的对立面。

在这一点上，我需要说一些很不寻常的话。我试图确定从事常规科学工作的人是否对精神科学研究的结果有一点丝毫的了解，即地球实际上在冬天是清醒的，而在夏天是睡眠的。我发现的唯一小提示，如果得到适当发展，将能达到我刚才描述的结果，这是我在 1840 或 50 年代开发的巴塞尔学校计划中发现的。在该学校计划中，对人的睡眠的讨论与正常考虑相矛盾。我认为提到巴塞尔的学校课程很重要。目前，我已经忘记了创建它的人的名字，但我希望我能在明天之前记住它。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9 讲 方言和标准语言 1920 年 5 月 4 日 巴塞尔**

我昨天的演讲后提出的问题与我前几天的解释直接相关。今天也可以将其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内容一起考虑。昨天我试图勾勒出对教材内容实际上不是最重要的内容的描述。我说过，我们不能直接从我们通过科学或其他东西获得的材料中制作一种适合儿童的普及形式，就像通常用生物学或动物学来做的那样，这样就可以向儿童传授简化的内容。我提请您注意，只有在我们能够将我们必须呈现的材料（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转化为教育经验时，教学任务才

能变成教育任务。昨天，我对生物学和动物学做了一些说明。在教育方面，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来呈现一切，特别是与六、七岁的孩子，直到青春期，这样才能使试图在孩子身上发展的力量真正得到发展。

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能够适当地利用孩子进入学校的一切。我还提到，许多孩子可以在我们的教学中很好地把他们的方言利用起来。孩子们用方言说话，他们说话的方式使方言在模仿本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有观察这些事物的天赋，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些用方言说话的孩子与语言的关系比那些不用方言说话的孩子更亲密。昨天我被问到的问题与我们如何利用孩子们在学校说方言的能力，教他们说所谓的标准语言有关。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说方言的儿童与他们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因为这种方言在其言语和句子上是比标准语言更强烈的感觉和意愿所形成的，它更多地基于思维或主要基于感觉的思维。无论如何，当孩子最初学习标准语言时，用标准语言表达的情感比用方言表达的情感要少得多。在意志冲动方面也是如此。

现在，这从一开始就使我们意识到对教学和教育极为重要的事情，即人类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多，他们从两个彼此真正相关的来源（如南极和北极）发展自己。如果我们在教育或教学方面朝着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工作，如果我们主要将一切都建立在可视化基础上，以使孩子在视觉上推理，并因此通过理解所呈现的图片而慢慢发展，那么我们将走向一个极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通过利用孩子的记忆能力来教育儿童，或者依靠孩子由于服从我们的权威而被接受，我们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用语言特别清楚地指出，这两个极端在人类本性中总是在一起的。语言本身具有明显可感知的音乐元素，这种元素与人类的最内在方面紧密相关。语言同时也具有雕塑或绘画元素。作为很小的孩子，我们试图（尽管在不知不觉中）模仿我们通过语言所感知的东西。在语言上，音乐和雕塑元素是如何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工作的，这一点特别清楚。如果我们更多地根据音乐元素来教育孩子，而音乐元素在学校主要是通过一种权威的感觉来表达的，那么我们将摧毁孩子中存在的一种雕塑般的欲望。语言的音乐元素是在权威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样孩子就会不断地有一种本能或说话的欲望，即使是在音调的细节中，就像一个被认为是权威的人说话一样。无论我们是否想相信它是对还是错，与权威机构的音乐元素保持一致仅仅是

因为孩子的天性。如果你有观察这些事情的天赋，你会很快注意到孩子语言的音乐元素如何符合教育孩子的人的音乐元素。

语言中音乐元素的单方面发展破坏了语言的雕塑元素。当人们仅遵循音乐元素时，他们被迫越来越多地使语言成为一种内在体验，通过重现元音的语调，语调（尤其是细微差别）以使其与人的相符，以某种方式遵循他们的感受。当孩子上小学时，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出生和上小学之间的那个年龄的孩子，当他或她第一次学习语言时，情况就不那么正确了。在那段时间里，孩子是一个模仿者，他会在整个人类本性中发展语言，并不断调整人类有机体的其余部分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许多（东西）进入说话，引导语言进入一个更雕塑形式。但是，由于人类是模仿者，并且是人类自然界中最内在的活动的模仿者，因此雕塑元素也在此期间以内部方式形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能力发展的一个主要差异。从出生到牙齿更换，孩子都通过雕刻来发展自己的语言。如果孩子有一个好运气，能够在那段时期适应方言，这是一种比标准语言更与人内在联系的语言，那么就语言发展的意愿和权威性而言，孩子与语言的联系比标准语言更为紧密。

进入小学后，音乐的元素取代了雕塑元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内在的感觉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音乐的元素本身抵消了雕塑的元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小学教学中适当地使用儿童带来的东西，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发展到六七岁的东西。

在语言上，广义地说，无意识对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还应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学习，即原始的民族的语法往往比更文明的民族的语言更丰富。**在精神科学之外很少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作为对人类的真实观察的结果，我们应该考虑这一点，即人类从内部发展出一种逻辑，从而语言实际上是逻辑形成的。**因此，我们除了以已经完全发展的语言结构已经存在的意识带入意识之外，不需要以其他方式教授语法。在教和学语法时，我们只需要遵循唤醒孩子并将其带入意识的一般趋势即可。按照我之前所描述的，我们只需要发展那些可以发展到九岁的力量。为了继续唤醒孩子，我们需要使用语言中的指导。如果我们利用从方言中出现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做到最好。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在七岁之前已经学习了一种受过更多教育的非正式语言，即所谓的标准语言，那么很难达到孩子潜意识中与语言的逻辑形成有自然关系的方面，因为那已经枯萎了。因此，如果我们说方言的孩子和其他不在同一个班级的孩子，我们应该始终将语法教学与那些说方言的孩子已经提供给我们东西联系起来。我们首先要尝试从方言的角度找到句子的结构，然后再找到单词。如果我们让孩子说

一个句子，例如尽可能简单的句子，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某种活动的内在活力的内容。我们越常从一种活动的内在活力开始，就越能在教孩子语言时唤醒孩子的意识。

关于所谓的“无主语”句子，有非常广泛和聪明的文献，例如，“正在下雨”，“正在闪电”，“正在打雷”等。但是，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都几乎没有提到关于此的最重要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这些句子符合孩子的实际理解。这些句子对应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存在的孩子中的那种感觉，并且灵魂感觉到自己与外部世界合而为一。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尚未形成区分。例如，如果我说“正在下雨”，这是基于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即我自身外部的活动在皮肤内部的空间中继续进行，而我却没有面对外部世界。当说“正在下雨”或“正在闪电”时，我们不会感到自己与世界分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主语的句子是人性的原始句子。它们只是语言发展的第一步，而这是一项吸引人的活动。最初，我们将整个世界都视为一种活动，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最小的童年时代，我们将所有实质性事物视为一个被证实的动词，并照原样接受它。后来，我们意识到的是什么，什么是活动的，什么是活动的，然后占据了我们的活动。现在，您可能会说这与孩子首先说“爸爸”或类似的说法相矛盾。这根本不是矛盾的，因为在说一系列声音时，孩子将相应的人呈现给孩子的那种活动变为现实。

学会说话首先是一种活跃的活动，它的证实只发生在之后。当我们看方言时，这当然是可以考虑的。您可以通过让孩子说一些话然后在自己内心进行尝试来尝试感觉到这一点。方言中的单词非常接近于方言中伴随单词的手势。方言词在更大程度上要求人们参与其中，才能融入其中。通过感觉方言中的单词，您可以确定什么是抽象，以及主语和谓语是什么。谓词源自活动，而主词实际上更多是活动的智力抽象。当我们有孩子用方言说句子，然后考虑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图片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片代表了人类在继续发展语法规则时的实际感受，我们在语法和句子中使用指令帮助孩子醒来的结构。

我们现在可以允许这两件事以一种美妙的方式互动。我们可以将方言中所呈现的内容翻译成标准语言，然后通过直接的感觉和与孩子们的生动互动，展示如何将某种“香气”赋予所谓受过教育的非正式语言，即标准语言。从那里我们可以继续到标准语言的内在特征。这创造了一定的思考的发展。在标准语言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作为其基础的思想的发展，而不是我们对方言的关注。

方言直接说明人类没有从思维中发展言语。相反，他们学会了从语言中思考，所以语言最初是从人类无意识中发展出来的。随着人类对语言的思考，思想首先产生于语言。如果我们能正确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把一种活生生的感觉与我所说的语言天才联系起来。在许多方面，语言比人类个体聪明得多。在最早的童年，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复杂的语言的有机体找到我们的路。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些只有敏锐的逻辑才能揭示并存在于语言中的、出于我们无意识本性的显著联系。精神对语言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精神，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如何对人类产生影响，就像我们物质时代的人喜欢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将不会理解精神的这个方面。

也许我可以再次碰到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基础的东西，但需要以与精神分析家通常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让我们采取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位女士被邀请到邀请客人的家中，但是那天晚上由于病而缺席了这所房子的女士。这位女士现在参加聚会。在同一天晚上，女士需要离开。派对破裂了，因为房子的男主人需要带他的妻子去火车。现在，这群人沿着这条街走，一个马车来了。起初，马车行驶得非常快，一群人向街道的左边和右边移动让出一条路。但是，那天晚上被邀请的一位女士在马匹前奔跑。她跑来跑去，尽管车夫大声喊叫，但他无法让她走到一边。她一直在马车面前奔跑，当他们来到桥上时，她意识到了情况并跳入水中。她需要被救出。。参加聚会的那一群人除了把她带回那天晚上被邀请到的房子外，不知道该怎么办

心理分析家会说这位女士在心理上与世隔绝，她从小就被追赶她或类似事物的马吓了一跳，这种经历深深植根于她的内心。现在，在今天晚上，这种体验再次浮出水面。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理论。但是那些学会观察现实并通过精神科学学会将自己置于现实中的人将不会认为这是有效的。

事实是完全不同的。这位女士对房子的男人着迷，并且很高兴在房子女士必须离开的那天被邀请参加聚会。当然，这位女士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人。实际上，她在意识上可能是一位非常正确的女士，但是她不承认的事情会对她的潜意识产生影响。因此，她安排了一切，以便当房子的女士离开时，当晚邀请的所有客人将把她带回房子。这是她从一开始就想要的，但一点也不意识到。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思维，聪明和智慧如何在不影响人类意识的情况下发挥作用。那些可以观察生活的人知道，有些人可以远距离安排事情以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没有任何自觉的想法。尽管如此，所有事情都是非常系统地朝着特定目标安排的。我们需要意识到，理性不仅是我们发展的东西，而且还是在我们的内在本质上起作用的东西，是在我们意识到它之前很久，它就在我们体内的活跃起来的東西。

我们想要教给孩子的关于语言的知识早在他们意识到语言之前就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试图教给他们说话或写作的规则，而应让他们唤醒并意识到潜意识中的内在行为。我们在指令中有意图还是有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时刻注意教学背后的意图。

说方言与潜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生活在人类本性中的原因，从方言语言中发展出真正的语法和句子结构规则。然而，如果我们需要与已经讲标准语言的儿童合作，我们应该尽可能不通过智力来发展一种语法，而不是通过教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教我们如何书写、如何在特定地点放置句号和逗号等等。相反，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当我们需要教不会说方言的孩子时，我们必须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创造我们的教学和语法，并诉诸于一种对风格的感觉。

孩子带着对语言的本能进入小学，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发展这种感觉，直到孩子九岁为止。我们只能通过以艺术的方式发展对风格的感觉来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可以实现的一尽管在这个时代，权威到处都在被嘲笑—通过利用孩子们的自然愿望来遵循权威，从而形成我们以最艺术的方式呈现给孩子的那些句子，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办法。我们需要在艺术上形成句子，以便我们从孩子那里获得对其艺术形式的感觉。当我们让孩子意识到一个断言或一个问题，或者也许是一种感觉的陈述之间的区别时，我们可以这样做，让孩子用一种断言的语调说出一种有感觉的陈述。然后，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意识到一个断言是如何以中立、客观的方式表达的；而一种感觉的陈述则是用某种细微的感觉来表达的。我们可以使用语言的这一艺术元素，然后从该元素中发展语法和语法。

如果我们使用方言来发展语言的自然人類本能，而使用标准语言来唤醒风格的内在感觉，那

么我们就可以实现语言教学所必需的。但是，我将在后面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想指出一些原则。

这一原则表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成长中的孩子。我们需要询问在这个特定年龄段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牙齿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我们的教学抱有适当的热情。当然，比七岁时所发生的，肉体的分娩要明显得多。在出生时，人的身体与母亲的体是分离的。随着牙齿的变化，人类的以太体变得与与之紧密相连的身体分离。以太体在身体体内起作用，以发展出第二组牙齿，但是现在，它变得自由了。就能力而言，儿童带入学校实际上是以太体的自由能力和新生能力。这是孩子表现出的第一个精神的方面。

当我们面前有一个小于七岁的孩子时，我们只能将它作为一个身体。儿童的所有精神和灵魂方面都活跃在该身体中，只有通过儿童本身有模仿的愿望，我们才能接触到儿童。在七岁的时候，以太体，即人类本质上所有具有以太成分的方面，现在都变得自由，并为自己带来生命。

我已经提到过，人类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由水组成。为什么生理学和解剖学方面的人总是说话，好像人是由一个坚固的身体组成的？人体内发生的事情在流体中的工作方式相同。它也以气态发生。牙齿更换后，儿童在精神和灵魂能力方面的发展既不会以固体，液体或气体状态发生。相反，它发生在我们体内以以太的形式，以热、光、化学和生命以太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体内。

只是思考只是神经系统中的过程，把神经想象成半固态或至少是软形式，这是胡说八道。不，思想是通过直接发展而不是转化为记忆而发生的。思想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七岁以后他们甚至没有与身体接触。

当人们思考时，他们只在以太元素中思考，这充满了他们的身体。但是，您可能会反对说，思想变成了记忆，因此保留在人体内。以太的元素非常易挥发；如果所有思想只生活在其中，那一切思想都会消散。记忆是一个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的过程。通常，他们的想法（基

于唯物主义)是,当人们思考时,他们的想法便找到了在人类灵魂中某个地方居住的地方,当我们回想起它们时,我们会再次提出来。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您观察到思考的过程,就会发现,当您通过外部世界的感官看到某些事物时,就会将思想与它联系起来。但是,当您回忆起某件事并形成思想时,那么您拥有的东西原本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但现在却出现在您自己的内部世界中。正如您理解与外部世界有关的思想一样,您也理解在您体内产生的思想。记忆之所以不会发生,是因为思想沉入了灵魂,而是因为物理的作用在眼睛和耳朵上的事物在身体内部得以延续。思考是并行的过程。这一过程留下了一个有节奏的元素,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在地产生,所以它可以像外部感知一样被感知。

也许大家都观察到幼儿如何帮助自己的,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唤起他们的记忆。他们会竭尽所能,以便在想记住某件事时通过感官加强思考。回想一下有多少孩子在学习,他们如何试图把他们要学习的东西作为一种思想包含在他们的身体里,身体包含是如何与思维并行发生的。当孩子简单地思考时,他们往往不记得了。他们只记得当他们再次听到自己记住的内容时,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在身体上提醒自己记住的内容时才记得。

为了使我们记住,必须有一些与思考并行进行的过程。对于思维来说,它是通过外部世界发展的,还是通过内部产生的记忆发展的,这是完全不重要的。。思考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思想不被保留。保留下来的其他东西每次都会引起新的思想。无论我是否记得某件事然后创造一个想法,以及当我在外部世界中看到某个东西会引发想法时,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在一种情况下,存在与外部世界相关的过程,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存在与内部体验相关的过程。无论如何,当我想起某件事时,我的器官会进行有节奏的运动,并重复在经历的印象下进行的动作。当我第一次有了经验时,也就是说,当我在外部世界中观察时,我的想法仅与外部世界有关。当我想起某件事时,我的思想就从我的器官中被激发出来,这些器官开始振动,就像我第一次经历时一样。

**这样的事情不能像外部过程可以证明的那样直接证明。必须慢慢理解这些东西,以便通过对生命的真实观察来确定它们。**当我们观察以太的挥发性元素中实际发生的这种特殊思维时,当我们确定身体的器官必须如何以与以太振动相同的方式振动时,我们将正确地理解人类生命通过牙齿的变化而经历的巨大转变。至此,整个以太体都处于活动状态。热,化学,光和生命的以太在器官中活跃,以使其可以与以太一起在材料中振动的方式形成它们。以太体是身体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一旦身体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以太身体的影响下(实际上是这



样），智力就会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这样，当敲打另一根弦时，身体就可以像小提琴弦一样振动。因此，当身体发展到开始更换牙齿的程度时，我们便可以指望以太体就这样发展。我们在形成以太体的同时形成了肉体。但是，我们需要对牙齿更换时以太体的诞生有一种感觉。

继续，我们再次需要感觉到，人性更高的东西是在青春期诞生的，这是以前一直在致力于人类有机体进一步形成的东西。我们是否称呼在 14 岁或 15 岁时出生的东西称为星芒体，以及我们是否对这种描述感到满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就像智力元素是通过以太身体在七岁左右出生而产生的一样，整个非肉体的灵魂方面都是在十四岁或十五岁左右出生的。在此之前，感觉和意志与身体有机体息息相关。就像直到七岁时思维都与身体有机体相连一样，感觉和意志也与身体有机体（即直到青春期）紧密相关。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青春期之前，也是学生从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思维-它正在以太体的缓慢发展-任何可能导致意志独立或感觉过早的东西。当孩子在权威的指导下接受爱的教育时（当孩子在他人的指导下，在成人指导者的指导下学习感觉和意志时），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即青春期，孩子自己的独立感觉和意愿将会诞生。我们只能适当地发展我们的感觉和意志，因为我们允许他们在他人的授权下发展。如果我们过早地实现意志的独立发展，如果我们过早地实现意志的某些秘密职能，那将在我们余生中损害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试图过早地使我们的道德和宗教冲动服从我们自己的判断，那么我们就过早地实现了意志的微妙运作。

在青春期之前，儿童应通过道德和宗教权威的影响来学习道德和宗教。只有在青春期，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才能开始摆脱身体的束缚，这样我们才能让它做出自己的判断。当您今天说这样的话时，您会对我们时代产生偏见。当我在一切似乎都受到革命影响的时候（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在德国或多或少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了对权威的自然感觉的问题时，每个人都反对，因为他们都想让权威远离儿童。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教师不再存在，孩子们将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教学和成长。

我必须回答，这是孩子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孩子们想要被引导，他们想要爱和向权威学习。在儿童中发展为对权威的热爱与他们自己的天性有关。

当人类达到性成熟时，就自然会爱上另一种性。然后，这变得个性化为男人对女人的爱。但是，因此个体化的同时是对人类普遍的热爱，也就是对人类普遍的热爱表达。对人类的普遍爱（以及对特定人的爱）的发展方式与对异性的爱在性成熟时的发展方式相同。一个人对他人的这种爱只有在性成熟时才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因为爱必须摆脱权威。这种爱是真诚的奉献。直到性成熟，才需要爱。这是孩子自己的自我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小学的孩子自私地要求能够爱。他们需要在他们附近挂着那个专职的人，因为他们在奉献中感到快乐，因此被奉献给他们，他们被自己的本性所驱使。那是爱的主要元素，无论是对人类的热爱还是对自然的热爱，对星星的热爱，还是对超理性的存在和上帝的热爱。它是生活在人类中的爱，本质上是星芒体的内容。

只有当您完全接受了这些东西之后，您才能对语言产生正确的理解，至少在儿童以方言形式将语言带入学校的过程中，语言是在身体自身的影响下发展的。相比之下，从七岁开始，如果我们不通过我们自己的个人关系，我们对孩子的爱来培养对风格本身的感觉，就不再有可能会将风格纳入语言的想象性元素中。从这种爱的关系中，一种更受教育、更标准的语言中的风格感觉可以成长。

一个像学习走路一样学习方言的孩子已经对方言有了感觉。这是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发展出来的东西。但是，即使儿童没有学习方言的好运气，也可以使他们意识到方言。与标准语言相比，方言更具艺术性。标准语言与理性更相关，并且更加遵循惯例。为此，我们使用了我们需要在教育中使用的东西-艺术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使用的是儿童血液中存在的某种构成方言的东西。**

我仍然需要谈论语法的实际教学，我认为什么是算术教学的正确方法等等。在教授算术时，重要的是要能够仔细观察 7 岁至 14 岁或 15 岁之间的年轻人所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发展出一个与自然发生的事情相反的人，我们将损害他或她的整个生命。

以一种违反人性的方式来教导一个人非常容易，因为人性是分裂的。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我们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把它带到极端时，我们会伤害人们：一方总是需要被另一方包围。在语言上，我们需要将雕刻元素与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我们将看看算术情况如何。对

人造成巨大伤害的通常是他们在算术指令中的结果。我们学会做算术的方式通常与人性背道而驰。今天，许多人趋向于唯物主义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九岁左右算术教学不当的结果。另一件事对许多人的灵魂的后继发展如此具有破坏性，那就是他们开始为时过早，我们在那里展示材料，以学习的方式，他们还不够成熟。他们接受了大量预先确定的判断，然后继续影响他们。人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中，一个概念或想法与他人相关联。没有比这个关于思想联系的不幸更不幸的了。当思想在我们中相互关联，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追赶它们时，那么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就在它们的控制之下，不再对自己拥有控制权。通过教育，我们必须保护人们不要让这些联结在意志上占上风。我明天再说更多。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10 讲 人性与教育的综合与分析**

### **1920 年 5 月 5 日 巴塞尔**

您已经了解了精神科学如何将教育材料用作抚养孩子的方法。教学材料的科学形式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给儿童的，即在儿童内部为儿童的发展做好准备的那些力量被引导出来。如果我们要使用已有的教学材料进行富有成果的工作，则需要注意孩子灵魂活动的过程。

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类灵魂的活动，我们会看到两件事。第一个是分析的趋势，第二个是综合的趋势。每个人都从逻辑或心理学知道分析和综合的本质是什么。但是重要的是，不仅要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以抽象的形式理解这些事物，而且要以一种生动的方式来理解它们。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我们对自己说以下内容是什么分析：如果我们有十个数字或十个事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三个，五个和两个，然后加上十个可以除的观念来想象这十个事物，或者分析为三，五和二。

在进行综合时，我们的关注恰恰相反：我们只需添加三个、五个和两个即可。正如我所说，从客观、抽象和孤立的意义上，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分析和综合。但是，当我们想了解人类灵魂的生命时，我们发现灵魂不断地被驱使形成综合。例如，我们从一组动物中观察单个动物，我们形成了一个一般的概念，即物种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结一下，即我们进行了综合。分析是更深层次的，几乎是无意识的。这是使多样性脱离单一性的愿望。由于很

少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人们对人类自由在灵魂中所代表的意义了解得很少。如果人类灵魂的活动完全是综合的，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以只能综合的方式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那么它们只能形成物种的概念，等等。我们很难说人类自由。一切都将由外部的性质决定。

相比之下，我们所有行为的灵魂方面都是基于分析的，这使我们能够在纯思想生活中发展自由。如果我要找到二、五和三的总和，我就没有自由。有一条规则规定了两个、五个和三个的总和是多少。另一方面，如果我有十个，那么我可以将这个数字十表示为九加一，或五加五或三加五加二，依此类推。分析时，我进行了完全自由的内部活动。进行综合时，外部世界要求我以特定的方式展现我灵魂中的生命。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分析例如何时采取特定立场，并说我们要从这一角度考虑一件事或另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关于事物的所有知识分解为两部分。我们分析并分离一切，然后将自己置于特定位置。例如，我可以考虑早起，纯粹是从更倾向于在清晨做我的工作的角度出发。我也可以考虑从其他角度早起。我的分析甚至可能走得很远，以至于我有两种或三种观点。在我内心的这种分析活动中，我以某种方式自由了。由于我们不断地或几乎不自觉地发展这种分析性的灵魂活动，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没有人能够克服人类自由问题上的困难，他们不了解人类的这种分析倾向。

但是，通常只是教学和教育中很少考虑到这种分析活动。我们更有可能认为外部世界需要综合。因此，综合是主要考虑而不是分析。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您想在教学语言时追求以方言开头的想法，那么很清楚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孩子已经有方言语言。当我们让孩子讲一些句子时，我们需要分析这些句子中已经存在的内容，以便从中得出语音形成规则。我们还可以在教学中进一步发展分析活动。

我想提请你注意你可能已经遇到的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我指的是，例如，当解释字母时，我们主要不是参与综合活动，而是参与分析活动。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说“鱼”一词，然后简单地在黑板上写下这个词，我会尝试教孩子这个词而不将其分成单独的字母。假设他或她一直按照我之前讨论的方式绘画，我甚至可能试图让孩子复制这个词。当然，孩子此时不知道其中有一条鱼。这个孩子应该简单地模仿我放在黑板上的东西。在继续这些字母之前，我经常尝试让孩子复制完整的单词。

现在我继续进行分析。我会试着让孩子注意单词以 **f** 开头的方式。因此，我在单词的上下文中分析了 **f**。然后，我对 **i** 进行同样的操作，依此类推。因此，我们以人性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字母开头并将其综合为单词，而是以整个单词开始并将其分析为字母。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特别是从人类灵魂的发展角度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众所周知，我们今天在世界的唯物主义观下受苦。这种观点不仅要求我们仅接受物质的事物是有效的。它还坚持认为，我们将世界上的一切追溯到原子的活动。不管我们是按照人们在 1880 年代对原子的看法来思考这些原子，即是由未知材料组成的小的弹性粒子，还是我们像今天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将它们视为电子或电力中心，都无关紧要。在唯物主义中重要的是物质本身，当把唯物主义的工具转移到我们对精神和灵魂的看法时，我们认为它们是由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并取决于这些粒子的活动。今天，我们走到了如此遥远的距离，以至于我们不再意识到我们正在处理假设。大多数人认为，原子构成了外部世界中现象的基础，这已被证明是科学事实。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原子主义如此偏爱？因为他们在孩子时期没有进行足够的分析活动。如果我们要在儿童中开展以统一的单词图片开始的分析活动，然后将其分析为字母，则该儿童将能够在其最初想要的年龄时激活其分析能力；以后就不必通过发明原子结构等来这样做了。唯物主义因未能满足我们的分析愿望而受到鼓舞。如果我们以我在此描述的方式满足分析的冲动，那么我们一定会避免人们同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因此，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始终不以字母开头，而是以完整的句子开头。我们将句子分为单词，然后将单词分为字母，然后将字母分为元音。这样，当孩子掌握句子或单词是什么的含义时，我们便获得了适当的内在理解。我们通过分析句子和单词来唤醒孩子的意识。

当你接受一个孩子的样子，看看他如何说方言的，那么根本没有必要从相反的方法开始。孩子们对句子统一性的理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被接受分析倾向的儿童比今天的人们普遍具有更大的意识。在人们的灵魂的意识方面，我们在教育方面犯了很多罪。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仅在入睡和觉醒之间入睡，而且在从觉醒到入睡之间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醒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不断地在清醒和睡眠之间交替。吸气和呼气的活动同时是照明和黑暗，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发生的很快，并且变暗和变亮很弱。过程的迅速性和变化的微妙性使其难以察觉。然而，的确是，每次吸入我们都会在某种意义上进入睡眠状态，而当我们呼气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会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醒和睡眠在我们内部不断交替。

头脑也是如此。通常，每一次分析的活动我们都会唤醒，而每一次综合的活动我们都会睡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白天或黑夜都处于普通状态。即使如此，在分析与唤醒与综合与入睡之间仍然存在关系。因此，当我们利用孩子的愿望进行分析时，当我们从统一的事物中发展出个体的细节时，我们会养成一种孩子面对觉醒的灵魂面对世界的趋势。

在算术教学中，我们必须特别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经常没有充分考虑算术与孩子灵魂生命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算术和简单计数。许多人认为计数代表一种加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计数只是命名不同的数量。当然，计数需要先于算术，至少要计数到一定数量。我们当然需要教孩子们如何计数。但是，我们还必须使用算术来正确地评估那些希望在孩子的灵魂中发展的分析力。首先，我们需要尝试以数字 10 开头，然后以各种方式将其划分。我们需要向孩子们展示如何将十个数字分成五个和五个，或者三个和三个以及三个和一个。当我们不教加法时，我们说加法在左边，和在右边，而是说我们在左边有和在右边，这样来支持人类实际上从其内在力量中追求的东西，我们应该从分析和开始，然后向后向加法工作。

如果您愿意，可以将此演示文稿作为大胆的陈述。然而，那些对人性内在力量没有偏见的人会认识到，当我们将总和放在左边，加数放在右边，然后教孩子如何以多种方式分开总和时，我们会支持孩子的分析欲望。直到后来，我们才与那些实际上不在灵魂中起作用但对外部世界中的人的互动很重要的欲望合作。一个孩子出于团结而进行的分析基本上只为自己而存在。综合的东西总是存在于外部人性中。

现在您可能会说，例如，我之前关于物种概念所说的是综合的结果。那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将综合过程理解为简单地创建抽象概念。当然，人们相信，当我们形成诸如狼或羊羔之类的一般概念时，这些是仅在我们的推理中发展的一般概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存在于所有物质之外的东西，以及我们对狼或羊羔的想法所理解的东西，也是真实的。如果它们不

是真实的，如果物质是真实的，那么如果我们把一只狼关进笼子，只喂它一只羔羊，一段时间后，它就必须变成一只羔羊。显然，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狼不仅仅是单纯的制造事情。通过我们通过综合形成的概念，狼所构成的其他方面对我们来说变得很清楚。当然，这也与外部现实相对应。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最终将某物分成多个部分对应于某些主观的东西，但特别是在那些我们关注的是寻找观点的情况下。当我将左边的总和分成加数，以便我的右边有加数时，这当然是主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有需要在右边的东西。如果我在左边有总和，然后将其分成几部分，那么我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分离，因此加数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在儿童中发展这种意志自由非常重要。

同样，在乘法运算中，我们不应尝试从因子开始并进行乘积运算。相反，我们应该从产品开始，以多种方式形成要素。只有在此之后，我们才应该转向综合活动。通过算术运算，人们可能能够在灵魂的生命中发展包括分析和综合在内的节奏活动。在我们今天教授算术的方式中，我们经常过分强调一侧。对于灵魂来说，这种过分强调的效果与我们要在身体上不断吸而不允许以适当的方式呼气一样。以适当的方式考虑人的个性很重要。这就是我所说的教育可以通过精神科学体验的果实。

我们需要意识到实际要从孩子的个性中发展出来的东西。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可以从孩子身上吸取什么。一开始，孩子们就渴望在分析上得到满足。然后他们希望通过综合将这些分析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通过观察人性来考虑这些问题。否则，即使是最好的教学原则-尽管它们可能令人满意地使用，我们认为它们正在满足所有需要-也永远不会真正有用，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试图观察生活中的教育结果。

在他们的判断中，人们好奇地目光短浅。如果你像我一样生活在 1870 年代，你就会听说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一些人）在 1866 年赢得了与奥地利的战争，因为早期的奥地利学校比普鲁士更糟糕。实际上是普鲁士老师赢了。自 1918 年 10 月以来，我在德国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谈话，尽管也许有理由这样说。当然，在德国的谈话将是另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它们显示出人们有太大的倾向去做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他们的同感和反感而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人性中有许多东西尚未开发，但实际上要求作为人类力量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人类内部的节奏需求，我们将始终找到自己的方

式。当我们不简单地教加，减，乘和除时，我们就这样做。在教授加法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期望答案如此之多。相反，我们应该期待如何以各种方式分离总和的问题的答案。相反，关于减法的问题是，为了使结果为 8，我们需要从哪个数中减去 5？总的来说，我们需要以与外部世界互动时综合思维中提出的相反的方式提出所有这些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算术教学与语言教学并行进行，从整体开始，然后逐个介绍字母。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很高兴看到孩子们在说完一个完整的单词后所付出的努力，并试图找出它的发音，我们如何发音，中间是什么等等，并以这种方式走下去到各个字母。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原子化或分析时，孩子肯定不会像今天的每个人那样偏向于唯物主义或原子论，因为现代人在学校仅被教导综合思维，因此他们需要分析，分离，只能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因素。正如我昨天提到的那样，人性基本上是从活动开始的，然后才休息。就像婴儿开始踢动和挥动手臂然后变得安静一样，整个人性都始于活动，必须学习如何休息。实际上，此过程需要非常系统地开发。因此，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教育人们以自己的运动为基础。

今天在这方面犯错误是很容易的。我已经尝试表明，在小学之初，使用音乐和唱歌元素是多么重要。我们需要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音乐需求。但是，今天，对这些想法的错误偏见很容易出现。如果我们看一下现代世界，并且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教授唱歌的方法几乎和唱歌老师一样多。当然，每个人总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仅将这些教授唱歌和音乐的方法应用于已经超过发展年龄的成年人，我们就可以允许他们选择他们想要的方法。本质上，所有这些方法都从错误的位置开始。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使人体器官安静下来，以开展所需的活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例如，必须使肺的活动安静，以便在肺中发展这种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在唱歌中应占主导地位。但是，在人性中正好相反。我几乎见过的几乎所有的歌唱教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从我们的现代唯物主义开始的。他们以这样的假设开始：人类某种程度上是机械的，需要安静下来才能进行必要的活动。当我们真正看到人的本质时，这种假设就永远不会重要。

教授唱歌或发展音乐耳朵的正确方法是假设孩子们正常听觉，然后在孩子体内产生模仿的欲望，以使模仿适应该听力。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老师用某种爱向孩子们唱歌，并在音乐上适



应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这样，学生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声音就可以激发学生模仿和纠正错误的天生需求。但是，在唱歌时，孩子们需要学习使器官安静的本能。

同样，说话可以调节人的呼吸节奏。在学校，我们需要工作，以使孩子们学习如何使他们的说话保持平和和有规律。我们需要要求孩子们说一个音节一个音节，他们说慢一些，并且他们正确地构成了这些音节，这样就不会遗漏任何单词。孩子们需要习惯于正确的说话和诗文，形成良好的言语，并养成一种感觉，而不是有意识地理解诗文中语调的兴衰。我们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对孩子说话，以便他们学会听。

在儿童时期，喉和邻近器官会适应听力。就像我说的那样，今天常见的方法可能适合成年人，因为这些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将被生活本身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包括或不包括在内。但是，在学校中，我们需要消除所有此类人工方法。在这里，最需要的是老师与学生的自然关系。孩子对老师的爱心奉献应取代人工方法。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无形的影响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没有什么比所有拥有音乐和音乐方法的老阿姨和叔叔找到上学的路更有害了。在学校里，应以学科的精神为准。但这只会在您（老师）被主题包围的情况下发生，而不是在您想通过外部方法向孩子们教授主题时发生。

如果在学校里，教育变得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样，那么我相信人们会比今天更不愿意按照某种特定的方法学习事物。如果以自然的方式教给六、七岁的孩子听音乐和唱歌，那么以后他们几乎不会对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令人发指的方法产生任何兴趣。

我认为，现代教育还应该要求教师客观地看待当今时代的人为因素，并在小学阶段通过指导将其消除。许多事情（例如我刚才提到的方法）很难克服。使用这种方法的人非常狂热，只能看到他们的方法如何改变世界。通常，尝试与这些人进行合理客观的讨论是没有用的。这样的事情只能由下一代带入它们的适当环境。这是我们可以产生影响的地方。在社会方面，永远是下一代完成了大量工作。教学艺术不仅包括所使用的方法，还包括教师对人类总体发展的兴趣所产生的观点。教师需要对人类的发展产生全面的兴趣，并且他们需要对当前发生的一切产生兴趣。老师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限制他或她的兴趣。我们为当今时代的文化冲动而发展的兴趣对于我们的整个态度和作为老师的态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当我说如果教师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感兴趣并愿意参加公共活动时，在学校中被认为是学究的东西肯定会消失

的，您会为我辩解。当然，人们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反动地区，但是对于教育而言，不要仅仅具有肤浅的兴趣，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我刚才所说的有关。我被问到语言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以使所有失去意义的单词不再成为思维发展的障碍，从而可以产生新的精神生活。一位试图对所有思维方式进行数学描述的英国数学家最近在一次关于教育的演讲中说，这种风格是知识伦理方面。我认为这可能是真正的文学理想。为了讲道德或写道德，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特定词汇，就像每个人现在一样。就目前的语言而言，戏剧艺术只发展文字，却很少发展人类的一般观念。我们如何转换语言，以便将来个人的思想或感觉以及个人概念的普遍性成为可听见的或可见的？还是应该只是语言消失而在将来被其他东西取代？

现在肯定有很多问题！不过，我今天想稍微谈谈。明天和第二天，我将更详细地谈论它们。有必要研究文明语言中与语言的外部关系如何存在，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语言中存在的外部关系更高级。例如，在翻译中存在一些非常外部的东西，即以某种语言获取一些文本并在词典中查找单词。当以这种方式工作时，您通常将无法获得语言中纯粹存在于外部的东西。语言不仅仅因为理性而渗透；它是直接经历的，直接感觉到的。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讲世界语这样的通用语言，人们就会变得非常外在。我没有偏见；我听过世界语中美妙的诗歌。但是，通过这种通用语言，人们对于语言的情感，生命的生活所拥有的许多东西都将丢失。当我们仅使用词典将一种语言的单词逐词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这也是总是会丢失的。因此，我们需要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是正确的，尽管将这样的事情变成公式是不好的。尝试以数学方式表达思想或做其他目前仅感兴趣的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对我们来说，尝试使我们的语言充满精神是很重要的。像所有文明语言一样，我们的语言也已深入陈词滥调。因此，使用方言特别好。

说方言的方言比所谓的标准语言还活泼。方言包含更多的个人特质：它包含秘密的，亲密的特质。说方言的人比说标准语言的人更准确。在方言中，说谎比在标准语言中说谎更困难。该断言可能对您来说很矛盾，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正确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讲方言的秃头骗子。但是，的确，这样的人必须比仅以受过教育的标准语言撒谎的情况要糟得多。在这里，您不必为了撒谎而感到那么糟糕，因为与使用方言说话相比，语言本身可以撒谎更多。如果你躺在方言里，你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坏人，因为人们更喜欢方言中的单词，而不是标准语言中的单词。人们以使用方言中的单词作为陈词滥调感到羞耻，而标准语言中

的单词很容易被用作陈词滥调。这是我们一般应该教给人们的東西-单词中包含真实的经验。然后，我们还需要将生活融入语言中。

今天，几乎没有人对尝试将生活融入语言感兴趣。我曾尝试在我的书中采用顺势疗法。为了使某些事物易于理解，我在书中使用了一种概念，该概念具有与溪流中的水流到溪流顶部的冰上相同的作用力。我使用了 **kraften**（积极主动地工作）一词。通常，我们只有 **Kraft** 一词，意思是“力量”或“力量”。我们不说 **kraften**。我们也可以使用类似的词。如果我们要把生活带入语言，那么我们还需要一种活泼的语法，而不是死的语法。今天，如果您将主语放在句子中某个地方而不是人们习惯的地方，那么人们会立即纠正您。在德国，这样的事情还是可能的，并且您仍然有一定的自由度。在西欧语言中，那真是太糟糕了，那里的一切都错了。您一直都在说不出来，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但是，说“那不是德语”是不可能的。在德语中，您可以将主词放在句子中的任何位置。您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赋予句子内在的生命。我不想用通俗的语言说话，但我想强调死于语言的过程。当您总是听到自己无法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说不正确的说话时，一种语言就开始消亡。可能看起来并不奇怪，但是就像一百个人要进门，而我要看着他们，纯粹根据我自己的观点来决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生活不允许我们刻板地对待事物。当我们这样做时，它看起来很奇怪。生活要求一切都保持运动。因此，语法和语法必须源于感觉的生命，而不是凭空的推理。这种观点将使我们能够继续进行语言的生动发展。

歌德在语言中引入了许多方言。用方言使书面语言更加生动有趣，因为它可以使人以温暖，生动的方式感受到单词。我们还应该考虑将一种道德生活带入语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演讲中应该没有幽默感。写了一本精彩的书，讲述了轻浮和玩世不恭之间的区别。它还包含了有关语言用法以及如何生活在语言中的许多评论。）在教授语言时，我们有一定责任将其也用作生活道德培训。但是，需要有一些感觉。它不应该仅仅按照惯例完成。如果我们说的话（如西欧语言那样），我们就越来越远离语言中存在的東西，即一句话或另一句话是不正确的，并且只允许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11 讲 教育的节奏 1920 年 5 月 6 日 巴塞尔

如果我们再次看小学的三个最重要的阶段，那么我们看到的是：首先，从大约六，七岁进入小学，直到九岁。然后是其次，从九岁到大约十二岁；最后从十二岁到青春期。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在人们达到性成熟时才开始发生，尽管这种能力的一种准备是在十二岁左右开始的。因此，小学的第三阶段大约在十二岁开始。

每当人类生命中出现一个新的阶段时，就会有某种东西从人性中产生。我以前曾提到过，大约七岁时出现的相同的力（如记忆力，记忆力等等）很明显地一直作用于人类，直到那个年龄。这种工作方式最明显的表现是第二副牙齿的外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力量在有机体中活跃，这种力量后来在小学阶段作为形成思想的能力就变得很重要。它们是活跃的但隐藏的。后来他们被释放并变得独立。这种成为独立的力量我们称为以太体的力量。

在青春期，其他力量再次变得独立，这些力量以多种方式引导我们进入外部世界。隐藏在该力量系统中的还有独立推理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理性能力的实际媒介，即人类内部引起推理的力量，基本上是在青春期才诞生的，而对于这种诞生的开始，在十二岁开始，它已经慢慢为之准备了。

当我们知道这一点并能够恰当地尊重它时，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我们习惯人们过早地形成独立的判断，我们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目前在这方面最具破坏力的偏见。人们希望让孩子尽早形成独立的判断力。

我之前曾说过，在青春期之前，我们应该与儿童建立联系，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权威，他们接受某些东西是因为站在他们旁边的某人显然是权威，要求并想要它。如果我们让孩子习惯于仅仅因为我们作为权威向他们介绍真理而接受真理，我们将为他们以后的生活中进行自由和独立的推理做好适当的准备。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孩子的权威人物，而是试图消失，以致一切都必须脱离孩子的本性发展，我们要求过早的理性能力，而这个在我们称之为星芒体的

成为在青春期自由独立的能力。我们将通过允许星芒体作用于孩子的身体本质来与之合作。这样，我们将给孩子的身体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实际上应该只为他的灵魂提供什么。我们正在准备在孩子的一生中将继续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东西。

在十四岁或十五岁时，成熟到自由判断是有很大区别的——当作为推理载体的星芒体在经过扎实的准备之后变得自由时——比我们在太早的时候就被训练成所谓的独立判断。在太早的年龄。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引入独立推理的不是我们的星芒体，即我们的灵魂，而是我们的身体。吸引着身体的是它的所有自然特征，气质，血液特征以及在其中引起同情和反感的一切，而没有客观性的一切。换换句话说，如果七岁至十四岁的孩子应该独立推理，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看到它在小学期间以自然的方式，即通过权威的方式得到照顾，孩子就会从人性的这一部分中推理出来，而我们后来再也无法摆脱这一部分。立的人的最好方法是避免引导孩子过早地走向自由。如果我们允许儿童过早地推理，那么终生将是身体的推理。然后，我们的推理就变得不稳定，因为这取决于我们的气质和身体中的各种其他事物。如果我们是以一种适合于身体的方式和身体的性质所要求的方式来准备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权威的影响下在适当的时间长大的，那么我们中应该理性的部分就会以适当的方式自由，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将能够实现客观的判断。因此，让一个人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人的最好方法是避免在孩子太小的时候引导他们走向自由。

如果在教育中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您与当今完全没有准备并且在这方面没有好的意愿的人们谈论这个问题，您会发现自己只是在向聋子说教。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在唯物主义时期所相信的要多得多，正是这个唯物主义时代需要得到老师的精确认可。他们需要非常了解现代文化和现代态度中正在涌现出多少唯物主义。

我现在想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问题。尽管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在 1850 年左右的欧洲文明中发生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对节奏的直接和基本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代人了，他们完全失去了这种节奏的感觉。这样的人完全不知道这种缺乏节奏的感觉对抚养孩子的意义。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内容。

在生活中，人们在睡眠和清醒之间交替。人们认为他们了解被称为“觉醒”的状态，因为他

们意识到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通过感官印象，他们获得了对外部世界的意识。但是他们不知道睡眠和觉醒之间的状态。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那时没有对他们自己的意识。他们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意识感知。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生命进入了无意识状态。

仅当我们认识到人类生活中两个对教育意义重大的对立面时，我们才能轻松了解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在这里指的是绘画和音乐，我已经提到过两个对立的地方，今天我想再次从特殊的角度来考虑。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绘画，其中还包括绘画和雕刻。在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小学开始就对孩子重要的绘画方面的一切。绘画向我们表明，人类凭借自身的本性创造了一种我们发现并反映在外部世界中的形式。我已经提到过，严格遵守模型并不重要。

相反，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本性中寻找一种形式的感觉。最后，我们将认识到，我们存在于一个元素中，在我们在外部世界的觉醒状态中，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空间上形成的过程中，这些元素围绕着我们。我们画线。我们油漆颜色。我们雕刻形状。线条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尽管它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然而，它们是通过自然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对于颜色和形式也是如此。

让我们看一下也可以渗透到语音中的另一个元素，我们称之为音乐元素。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在音乐作品中，我们表达了人类的灵魂。就像雕刻和绘画一样，通过音乐表达的所有事物都非常类似于外部自然。用音乐简单地模仿外部世界中自然发生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在一个雕塑或绘画的感觉如此微弱的时候，简单地模仿外部世界，也是不可能的那样。那我们必须问问自己，音乐是否没有内容。音乐确实有其自身的内容。音乐的内容主要是其旋律元素。旋律需要来找我们。当今天许多人对旋律元素没有什么价值时，它只不过是我们唯物主义时代的一个特征。旋律根本就不会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可以很好地比较旋律元素和雕刻元素。雕塑元素确实与空间有关。同样，旋律元素与时间有关。那些对这种关系有活泼感觉的人会意识到旋律元素包含一种雕刻。以某种方式，旋

律元素对应于外部世界中的雕刻。

现在让我们看看其他事情。你们都熟悉我们的灵魂生活中那种在梦境中变得显而易见的那种轻浮的元素。如果我们客观地关注梦的这一元素，我们就会慢慢地实现与普通的梦不同的梦的观点。梦的共同观点集中在梦的内容上，这是大多数人普遍感兴趣的内容。但是，一旦我们客观地关注这个奇妙而神秘的梦境，情况就会变得不同。有人可能会谈论以下梦想。

我爬上了一座山，但是在到达山顶之前，有一个我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我无法达到顶峰。当我试图克服这一障碍时，我遇到了邪恶的、不友好的动物以及恶魔般的生物。

另一个人可能描述以下内容：我正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一个山洞里。我走进山洞，它突然变得漆黑，所以我不能再走了。然后，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我走得更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三或第四个人可以讲其他故事。图片完全不同。一个人梦想着爬上一座山，另一个梦想着爬上一个山洞，而第三个人梦想着还有其他东西。重要的不是图片。图片只是编织成梦。重要的是，当人无法解决唤醒时首先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会陷入一种张力。在各种图像中表达的正是这种进入张力状态，张力的出现而变得紧张的状态。

重要的是，梦中的人会经历不断增加和减少的紧张，决心，期望和失望，总之，他们会体验到内心的内在状态，然后这些内在状态在不同的画面中表达出来。图片的增加和减少的性质相似。重要的是灵魂的状态，因为这些经历与灵魂的一般状态有关。一个人在晚上体验到一张图片还是另一张图片完全无关紧要。然而，一个人经历着一种紧张状态，然后是它的解决，还是先是一种期望，然后是一种失望，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第二天这个人的心态取决于它。也有可能经历一个反映人的命运的梦，该梦因命运的打击或许多其他事情而产生。我认为重要的是起伏。出现在觉醒边缘形成画面的东西，只是梦编织自己的斗篷。

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梦境世界时，当我们问自己一个人在觉醒之前会经历什么时，我们就会

承认，直到觉醒，这些起伏不定的情绪才在觉醒的那一刻笼罩在画面中。当然，我们可以在诸如以下这样的典型梦想中看到这一点：

一个学生站在教室的门口。他梦见另一个学生如何走近他，并说出如此讨厌的话，很明显这是对挑战的挑战。学生梦想着选择秒，进入森林，准备好一切。第一枪。学生听到了这种声音，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撞倒了床旁的椅子：那是镜头。那是唯一的外部事件。

这样，梦境的整个瞬间就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但是，这些照片所穿的衣服是他灵魂的持久状态。

现在，您需要认真比较这些梦想的基础-情感的涌现和消退，紧张感及其解决方式，或者趋向于导致某种灾难的事物等。认真地将其与音乐元素的基础进行比较，您会在这些梦中发现只有不规则的东西（不是有节奏的）。在音乐中，您会发现一些与此相似的东西，诸如此类。如果您随后继续走这条路，您会发现雕塑和素描模仿了我们从觉醒到入睡的日常生活中所处的形式。与音乐相关的旋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似乎无意识的状态的体验，并且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让人回想起。人们对音乐主题的实际起源了解甚少，因为他们仅在从入睡到觉醒的这段时间里体验音乐主题的生活。尽管通过在梦中形成图片而揭示出来，但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这仍然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元素。但是，我们需要吸收在梦中盛行的无意识元素，并且在我们的教学中作为音乐中的旋律盛行，以便超越唯物主义。

如果您了解我刚刚介绍的内容的精神，您将认识到到处都在尝试使用这种无意识的元素。首先，我通过展示从小学一开始就如何需要艺术元素来做到这一点。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用孩子们说的方言来揭示语法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孩子们的语言为母语，并接受它作为完整的东西，然后再用它作为表达语法的基础。考虑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操作。说话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真正形成的？尝试在生活中尽其所能地回想一下，您会发现在您无法说话的那段时间里，您什么也记不清了。人类在一生中仍在睡觉的时期学习语言。然后，如果将孩子灵魂的梦幻世界与梦想以及旋律在音乐中的交织方式进行比较，您会发现它们是相似的。像做梦一样，学习说话是通过潜意识进行的，就像在黎明时醒来一样。旋律只是存在，我们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实际上，它们源于人类的睡眠元素。从入睡到醒来，我们都会经历时间的雕刻。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他们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经历这种雕刻。您可以



在我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一书中了解我们的体验。那是不属于教育本身的东西。从该描述中，您将看到有必要考虑到潜意识因素在孩子睡觉时会产生影响。在我们的音乐教学中，特别是在音乐主题的教学，它当然被考虑在内，因此我们必须试图精确地分析音乐元素，使其在儿童中的存在与我们分析句子中所呈现的语言的方式完全相同。换句话说，我们试图引导儿童从小就认识音乐中的主题，从而像句子一样真正感受到旋律元素。它在这里开始，在这里它停止；在这里有联系，在这里开始新的东西。在这方面，通过对音乐尚未真正实现的理解，我们可以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奇妙的影响。这样，孩子被引导回到人性中存在但几乎从未见过的事物。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旋律是什么，句子是什么。但是，由主语，谓语和宾语组成的句子，实际上是无意识的旋律，只有少数人知道。就像我们在睡眠中体验到情绪的上升和消退一样，然后我们意识到并被图画包围着，我们在人性的深处也像音乐一样体验句子。通过顺应外部世界，我们将我们被感知为音乐的事物与一幅图画围绕在一起。孩子写论文-主题，谓词，宾语。三重态是人类最深处的感觉。通过以某种方式将第一个音调投射到孩子上，将第二个音调投射到写作上，将第三个音调投射到论文上来使用该三重音。正如感觉到这三个，然后将它们包围在画面中（不过，这些画面与现实相对应，而不像在梦中那样被感觉到），这句话生活在我们更高的意识中；而在我们最深的无意识中，一些音乐的、旋律的仍在活跃着。当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从有理智的感觉转移到有超理智的感觉时，我们必须摆脱对有理智的感觉的内容，在它的位置上体验我们在音乐中所逃避的东西-我们可以在睡眠中体验到的主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以一种活泼的方式向孩子讲语言，使孩子在句子中感觉到旋律的踪影。这意味着我们不会简单地以一种枯燥的方式说话，而是以一种给予完整音调的方式说话，这种音调呈现内在的旋律，并通过节奏元素来消退。

1850 年左右，欧洲人对节奏失去了更深的感觉。在此之前，我刚刚描述的内容仍然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你看一些当时出现的关于音乐或贝多芬和其他人的音乐主题的论文，那么你就会看到，在那个时候，那些被称为音乐权威的人往往以最难以想象的方式切割和摧毁了生活在音乐中的东西。您将看到那个时期如何代表经历节奏的最低点。

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需要引导句子本身回到学校的节奏中。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在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将开始认识到教学的艺术元素。如果要求我们将艺

术元素更多地引入内容中，我们将不允许其迅速消失。

所有这些都与昨天提交给我的一个问题有关，我可以在这方面更彻底地讨论这个问题。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教那些有如此困难时间的孩子正确书写？”那些可能研究歌德的笔迹或其他名人的笔迹的人会得到奇怪的印象，即名人往往有非常奇怪的笔迹。在教育方面，我们当然不能以孩子可能有一天成为名人的理由而让孩子草率地手写，而我们不去打扰他。。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影响我们。但是，当一个孩子以如此草率的方式写作时，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如果您进行一些比较，您会发现草率的手写通常是由于这样的孩子的耳朵听不懂音乐而引起的，或者如果不是，那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原因。孩子们草率地写作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精确地听：他们没有学会听到完整的单词。儿童听不正确的话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孩子可能在人们说话不清楚的家庭或环境中成长。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将无法学习正确的听力，因此无法正确书写，或者至少不是很容易。在另一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往往对他或她听到的东西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吸引孩子注意正确听音乐。在其他情况下，则由老师来负责孩子的较差的笔迹。教师应注意讲清楚，也要使用描述性语言。他们不必像演员一样讲话，确保发音结尾的音节。但是他们必须习惯于生活在每个音节中，这样才能清楚地说出音节，并且孩子们更有可能以清晰的方式重复音节。当您以清晰完整的方式讲话时，您可以在某些孩子的正确笔迹方面取得很多成就。所有这些都与潜意识，梦境和睡眠元素有关，因为睡眠元素仅仅是潜意识元素。这不是我们应该以人为的方式教给孩子的东西。

听力的基础是什么？心理学通常不会讨论这一点。晚上我们入睡，早晨我们醒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以在事后想一想，对自己说，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意识。传统的非精神科学并没有意识到从我们入睡到醒来之间发生的一切。然而，当我们倾听时，我们灵魂的内在状态与我们睡觉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存在着从内部到外部的持续运动。意识到灵魂生命中的这种起伏非常重要。当我听的时候，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外部世界。**但是，在聆听时，有时我会真正地自我唤醒。**如果我没有这些时刻，听绝对是没有用的。当我们正在听或看某些东西时，即使我们醒着，也有不断的觉醒和入睡。它是持续不断的波动-醒来，入睡，醒来，入睡。归根结底，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整个关系都基于这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能力，这可以反驳地表达为“能够入睡”。聆听对话而不是沉迷于对话内容又意味着什么？理解从对话中唤醒，仅此而已。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试图以无意识的方式，从人类的睡眠或梦想中以有意识的方式达到实际应发展的目标。

因此，我们不应尝试以人工的方式教孩子正确的笔迹。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正确说出自己的话语然后让孩子重复这些话语来教他们。因此，我们将逐步发展孩子的听力并因此而写作。我们需要假设，如果一个孩子草率地写作，那么她听不见声音。我们的任务是支持孩子正确的听力，而不是做比听觉更关注全意识的事情。

正如我昨天提到的，在教授音乐时，我们也应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绝不能允许人工方法进入学校，例如，通过人工呼吸等手段使意识受到误解的学校。孩子们应该通过掌握旋律来学习呼吸。孩子们应该学会通过听音乐来跟随旋律，然后对其进行调整。那应该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当然必须发生。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应该让音乐老师推迟这些事情，直到孩子们长大为止，那时他们将不受他们的影响。应该通过主题讨论以无意识的方式向儿童传授旋律元素。我提到的人工方法的效果与通过显示如何握住手臂而不是给人线条感来教孩子绘画而产生的效果一样。这就像对孩子说：“如果您只学会以这种方式握住手臂并以某种方式移动，您将能够画出一个老鼠的叶子。”通过这种方法和类似方法，我们无非要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简单地考虑人类有机体，因为它是一台需要调整的机器，因此它可以正确地做一件事。如果我们从精神的角度出发，我们将永远绕过灵魂，让有机体调整自己，以适应灵魂中正确的感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在绘画元素中支持孩子，我们就会给孩子一种与其环境有关的关系，如果我们在音乐元素中支持孩子，那么我们会给孩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我们的正常环境中，而是在我们从入睡到觉醒的时候存在的环境中。例如，当我们教授语法时，这两个极性就被合并了。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句子的结构进行交织，以了解如何形成句子。

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如何从大约 12 岁开始，我们慢慢准备理解的理智的方面，即自由意志。

在十二岁之前，我们需要保护孩子免受独立判断。我们试图以权威为判断基础，使权威对孩子产生某种无意识的影响。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产生孩子所不知道的效果。通过与孩子的这种关系，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与音乐般梦幻的元素非常相似的元素。

在十二岁左右，我们可以开始从植物学或动物学的观点转向矿物学或物理的观点。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角度转向地理角度。并不是说这样的事情只应该从十二岁开始，而是应该在此之前，以减少我们使用判断力和更多感觉的方式来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十二岁之前，我们应该通过展示完整而圆润的图片并营造一种可以解决的紧张感来教孩子历史。因此，在十二岁之前，我们将主要考虑如何通过历史知识来达到孩子的感觉和想象力。只有大约十二岁的孩子才足够成熟，可以了解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并了解地理。

现在，如果您看看我们应该教给孩子什么，您会感到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将宗教元素纳入所有这些内容，以便使孩子获得对世界的全面了解以及对超常事物的感觉。今天的人们在这方面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华德福学校，纯粹的外部性使我们无法遵循这一领域的正确教学论观点。今天，我们无法利用精神科学为我们的教学提供的一切服务，只能将其后果应用到我们的教学中。精神科学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它包含了某些被人类吸收的艺术冲动，因此他们不仅简单地了解事物，而且可以做事。换句话说，人们变得更加熟练。他们可以更好地生活，因此也可以更好地锻炼教育艺术。

但是，目前，我们必须避免将我们从精神科学中学到的东西带入教育所不能吸收的范围。我们无法在 华德福学校建立基于特定世界观的学校。相反，我从一开始就规定新教老师要教新教宗教。宗教是分开教的，我们与此无关。新教老师来教新教，就像天主教由牧师或天主教指定的任何人教书，拉比教犹太人一样，等等。目前，除了为我们的教学提供理解之外，我们无法带入更多的精神科学。华德福学校不是一所教会的学校。

然而，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许多人说，由于他们不信教，所以他们不会把孩子送给新教，天主教或犹太教老师。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提供仅基于一般理解来教授宗教的宗教老师，他们将根本不会把孩子带到宗教课上。因此，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想要以人为本的宗教课的父母迫使我们提供一种。提供此类，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将人智学传播为世界视图。将人智学讲授为世界观与使用精神科学提供的东西以使教育更加富有成果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尝试提供内容。我们确实试图提供的是一种做事的能力。然后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例如，相当多的孩子为了参加我们的宗教而离开了其他宗教阶层。。这是我们不能禁止的。至少从与外部世界保持良好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对我来说非常不舒服。这也很危险，但事实

就是如此。从同一组父母那里，我们听说其他宗教的教导很快就会停止。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意图，因为华德福学校并非旨在成为一所教会的学校。今天，在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真正地进行全面的教学。只有通过三重社会有机体文化生活变得独立，这才有可能。只要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就无法为所有人提供相同的宗教指导。因此，我们试图做的是通过精神科学使教育更加富有成果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12 讲 教授历史和地理 1920 年 5 月 7 日 巴塞尔**

当您按照我指示的方式教孩子时，大约十二岁时，您会看到他们足够成熟，可以一方面理解历史，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地理、物理和化学。在那个年龄，他们也足够成熟，可以为真正的实际生活做准备。今天，我想给你一个概述。

十二岁之前，孩子们还不够成熟，无法理解的历史。您肯定可以通过讲故事或给他们简短的传记素描，甚至通过讲道德的故事来使他们为学习历史做好准备。他们已经变得足够成熟，可以通过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来学习历史。如果您在植物学中将地球作为统一体表示出来，并展示了一年四季不同季节中各种植物如何在地球表面生长，同时，如果他们把人类理解各种动物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如果您将每个动物群体看作是片面的东西，然后与人类中的其他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您可以在历史上取得很多成就。当孩子们经历这些想法时，您便为学习历史做准备。

当我们开始教儿童历史时，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它来发展和支持某些人性力量，并在某种意义上满足这一生命时期对人性的渴望。但是，如果我们以普通方式介绍历史，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今天对历史的通常描述实际上只是对某些事件的叙述，或者从特定因果关系的角度对那些事件或文化形式的总结。它从本质上强调了所发生事情的表面性。如果您对此保持客观，您会感到这种历史形式无法正确描述人类发展的真正基础。

我们经常听到历史应该避免谈论战争或其他外部事件，而应该提出文化事件的因果关系。我们是否有理由假设这样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可疑的，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情是由上半叶发生的事情造成的，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重要的是不要放任自己去尝试以对我们自己了解甚少的方式进行教学。当然，我们假设我们都在大学学习历史，我们了解整个历史，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开始教授特定的历史课时，我们通常只是从某个地方开始，并假设在给定时间段之后的内容将在以后适当地处理。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通常被认为只是时间上的一系列事件。

这种方式的教学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人性所产生的力量。但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例如，我们应该清楚，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人类所经历的历史。如果我们以抽象的方式将孩子带回到希腊历史，即使他们处于大学预科阶段，也只会导致更早的抽象时代。孩子们不会具体地理解为什么现代人需要对希腊时代有所了解。但是，如果您首先描述我们如何经验希腊时期的影响，他们将立即了解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给孩子们这些效果的图片，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我们本可以事先准备的，但是在讲授历史时，我们必须首先描述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东西现在仍然存在。

客观地了解我们的文化将很容易为您显示以下内容。如果要详细描述我现在要概述的内容，这将花费太多时间，但是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般准则。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全面和普遍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一切都是从观念上来说的，它们实质上是从希腊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占据我们灵魂的某些艺术感受只是希腊时代的结果。拿任何最常见的例子，例如我们每天处理的事情，例如因果关系的概念，甚至人类自身的概念。希腊人发展了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普遍概念。他们甚至发展了历史观念。因此，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思想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我们已经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思想。

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次上为学生描述我们整个思想和观念的范围，甚至不用说它们起源于希腊。我们可以完全从现在的角度讲，暂时不谈。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对孩子们进行戏剧性或抒情性的操作，以便例如表明如何将戏剧分为行为，如何建立戏剧，达到高潮，然后将其解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开发宣泄的基本概念。我们不需要在儿童身上发展任何复杂的哲学思想，但我们可以通过展示戏剧中是如何发展某种紧张感的，我们是如何被引导成一种同情或恐惧的感情的，然后我们如何学会在恐惧或同情的感觉中保持平衡为他们提供宣泄的概念。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希腊人如何将所有这些发展成戏剧的最重要方面。

当我们为孩子们准备好了他们十二岁左右所学的知识时，一切皆有可能。然后，我们可以向孩子们展示一些希腊艺术品，例如阿芙罗狄蒂的雕像，并解释其中的美是如何显现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解释静止和运动之间的艺术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讨论希腊时期与现代公共生活有关的基本政治思想，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有关公共生活的思想。

在讨论了所有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向孩子们展示希腊历史的基本特征。我们应该设法向孩子们阐明希腊城市国家的运作方式，以及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生活在希腊。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表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东西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它们与希腊人一起出现，例如通过展示希腊时期雕塑的发展或城市的发展等等。首先从今天仍然存在的东西开始，然后继续向孩子们展示这些东西是如何在希腊时期第一次发展和控制人类发展的。这将使孩子们对希腊时期给予人类发展的一切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观念。

通过这样的演讲，孩子们应该认识到历史生活不是不断重复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实现了对人类非常特定的东西，然后一些东西留下了。孩子们还应该学习以后的时期如何实现其他事情，这些事情仍然存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现在获得坚实的基础，然后可以对自己说，他们自己的历史时期有一些相当具体的东西可以实现永恒。这样的历史呈现对灵魂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并激发了意志。您如何进行这样的演示非常重要。通过展示，您将有机会给孩子们很多的观念和印象，并表明是希腊人将这些东西引入了人类生活。

您还可以与孩子们谈谈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仍然存在，但没有任何基督教方面的内容。当我们以一种被认为是活生生的方式谈论古希腊文化时，我们起作用的材料是不包含基督教的材料。但是，正是因为唤醒了长期活着并与基督教保持中立关系的孩子们的思想，我们才有可能清楚地说明各各他事件和基督教兴起的影响。在通过描述整个希腊文化来介绍希腊历史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详细介绍。如果我们以此方式介绍了希腊历史，我们将适当地准备好孩子们以唤醒对基督教的感觉。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说，我建议不要一开始就讨论历史的细节，而要讨论古希腊的伟大运动和趋势，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不会从特定的事件开始。然后将它们放在一起构成整个希腊历史的图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即我们无法凭自己的愿望和偏见来回答，而应该从对生活的全面理解中回答。我会依次问你，整个的生活

是否总是由个别事件形成的。如果你要提出正常感知的要求，你就必须教人们如何从它的各个部分，大脑，等等中形成一个人头。在正常生活中，我们直接看整体。。我们只有直面整体，才能与生命保持活泼的关系。我们绝不应该以某种随机的方式研究整体的各个部分。相反，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描述那些整体发生的事物。希腊人自己生活在给定的十年中，并以个人的身份经历了那十年中产生的印象。今天还活跃着的古希腊部分是一个摘要。如果我们不从刻画整个希腊文化中的鲜活特征入手，那么孩子们将成为过去的整体

这也解决了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当老师没有在给定的年级完成所需的材料时，这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导致完全的胡说八道。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没有完成，这简直是愚蠢。在第二种情况下，你确实完成了，但在过去的几周里，你把事情堆在一起得太多了，以至于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的。然而，如果你首先展示材料作为一个整体，你将涵盖你想教这个课程的历史时期。这样，当你跳过讨论中的一些细节时，你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概述，那么稍后在百科全书中查找细节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学会概述，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持久的损失。只有在一个真正活泼的人的指导下，你才能正确地概述一个主题，而你可以从一本书中了解细节。我们将讨论如何在整个课程和以后的成绩之间划分材料。

在检查老师时，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世界观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让个别老师来决定他们每天需要知道什么。教师考试的细节测试完全是胡说八道。重要的是获得一个总结的印象，某人是否适合做一名教师。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事情推向极端。然而，我刚才说的话一般来说是真的。

我们可以把我刚才所描述的生活在今天的一切看作是一种向希腊的过渡。然后我们可以继续那些生活在古希腊的东西。你当然可以生动地介绍诸如一般人的尊严之类的概念。当然，你可以在初级层面上讨论诸如个体人类意识之类的概念。希腊人还没有人类尊严的概念。他们确实有城邦的概念，一个个人所属的社区，但他们被分成团体、主人和奴隶。希腊人对人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你应该和学生讨论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讨论什么是人类的概念，一个不太鲜活的概念，因为我们在现代还不够基督教，但通过他们对自然历史的研究，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鲜活的。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唤醒普遍人类的概念。描述莱昂纳多的最后晚餐，以及他想用这张照片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米兰只剩下一些小小的颜色斑点。今天，除非你能看到灌顶，否则你无法理解他想达到什么，但画面的思想仍然存在。你可以把图片放在孩子们面前来活跃你的讲解。你可以向孩子们表明，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被艺术家描绘成围绕上帝的十二使徒，他们的立场与各种态度，从忠诚的约翰到叛逆的犹大。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从这十二个人物画像中发展出所有的人物性格。你可以向孩子们展示不同的人类角色，然后指出中间的上帝是如何与每个个体相关的。然后你可以让孩子们想象有人来自另一个星球。

当然，你不需要这样说，而是用某种方式说，这样他们就清楚了。如果你想象一个来自外星球的人来到地球上，看着地球上所有的照片，那就需要只看着这十二个人和中间变形的脸，才能知道那张脸与赋予地球意义的东西有关。

你可以向孩子们解释，地球曾经经历过一次发育准备，然后又经历了另一次等待，与预备期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满足感。你可以告诉他们，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发展都与 **Golgotha** 事件有关，如果没有发生这一事件，地球的发展就没有意义。这也是今天还活着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活跃起来，至少在我们半熟时代它已经枯萎了。简而言之，重要的是你要解释人类的第二个时代。这是一个通过基督教的兴起，通过普遍人类的崛起而发展起来的时代。相反，前一时期的中心目的是创造概念和艺术感知，这只能由贵族发展，并作为我们的保持完整。

当你谈到罗马历史时，你可以展示它是如何倾向于一种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罗马历史的客观观察者会清楚地看到，罗马人民和希腊人民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希腊人给了罗马人和我们所忍受的一切。罗马人实际上是希腊人的学生，在对人类重要的一切方面，因此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他们是一个只有通过公民概念才能为基督教的人道概念做好准备的民族。在这个年龄，你可以教孩子基督教对罗马文化的影响。你也可以向他们展示旧世界是如何一片一片地衰落的，基督教是如何在西方一片一片地传播的。这样，基督教的第一个千年就获得了一种统一的特征，即普遍人性概念的传播。当你教孩子们像基督教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如基督教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那么你也可能描述这些年轻人的整个现代时代。

在基督教欧洲发展的头一千年之后，一些新的东西慢慢开始了。对我们来说，我称之为非常平淡的东西显然开始进入人类的发展。对于那些在一千年里跟随我们的人来说，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今天，当然，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期教授历史。我们回顾古希腊和一些可能是异教徒的东西，即艺术和思想的生活，等等。然后我们看看基督教发展的最初千年，发现欧洲的感觉生活才刚刚发展起来。当我们看到基督教发展的头一千年之后，我们发现的是欧洲意志的发展。我们主要看到，经济活动既成为人类思维的对象，也成为困难的根源。以前，这些活动都是以一种更为天真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方面，你可以尝试展示地球探索之旅和印刷书籍的发明，地球如何成为人类的一个水平舞台。你也可以尝试表明，后一时期是我们仍然坚持的时期。你将不能再像你在希腊和基督教罗马时期所做的那样，给出一个广泛的概述，以及它们对中欧生活的影响。你需要或多或少地允许从 11 或 12 世纪开始的一切都陷入混乱的细节。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将能够在儿童中唤醒在那个历史时期民族意志崛起的适当感觉。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完成什么？我们不教授因果历史或务实的历史，也不教授人们在不同时期钦佩的任何其他美好事物。因果历史假设，接下来的总是前面某个事件的结果。然而，如果你有一个水面，你看着波浪，一个跟着另一个，你能说每一波都是它前面的结果吗？你会不会不需要往水深处去看去找原因，大概是引起一系列波浪的原因？这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人们只寻找原因和效果时，他们会把最重要的事情看过去。他们看过去人类发展力量的深处，这些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将个别事件浮出水面。我们根本不能从因果的角度来介绍这些事件。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前几个世纪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事实上，它是独立的，只是次要的效果。在我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独立地从人类发展的洪流中带到表面的。

我们可以给孩子们一个这样的印象，我们应该在他们发展的这个阶段这样做。如果人们在童年时期没有对这些模式产生意识，他们就会对务实或因果历史保持固执的信念。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仍然是固定的，后来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有真正未来的东西的倾向。与所有其他历史表现相反，我们可以称之为症状史。那些试图症状性地看待历史的人不认为有必要看每一个单独的事件并描述它本身。相反，他们认为这些事件是更深层次发展的症状。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说，如果古腾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活和发明印刷书籍的艺术，这与当时人类深处存在的东西有关。印刷术的发明只是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足够成熟，可以从某些简单的具体想法转向更抽象的想法。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多地通过印刷而不是通过直接和基本的内容结合在一起

在历史事件过程中，生活变得更加抽象的方式很少被考虑在内。想想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可以说我的外套很破旧。当我说我的外套很破旧时，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没有人真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的意思是最初与飞蛾，小昆虫有关。当时，人们把外套挂在壁橱里，没有正确地刷它们。这些小昆虫住在里面，吃着布。那件大衣上有洞，寒酸这个词是因为飞蛾把大衣弄坏了。在那里你有从具体到抽象的过渡。这种过渡不断发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我成长的奥地利地区，农民们谈论“睡在他们的眼睛里。”对他们来说，当我们说睡眠在我们的眼睛里时，他们眼中的睡眠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农夫揉了揉眼睛，早上揉出眼角的东西，那特定的排泄，他称之为“睡眠。”那些农民没有任何其他睡眠概念；他们必须首先被教导睡眠的抽象概念。

当然，这样的事情现在正在消亡。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如果我们不在城市长大，从我们的年轻就能记住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记得一切是如何具体的，但随着十九世纪的结束，这样的事情或多或少地消失了。我可以给你举几个这样的例子，你几乎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人以这样一种具体的方式思考。你可以在这个国家经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一位奥地利诗人，他用方言写了许多美丽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所有的城里人所钦佩。但只有城市的人钦佩他们；乡村的人不理解他们。他用的词和城里人用的词一样抽象。这个国家的人根本不理解他的诗歌，因为他们有特定的东西在脑海中，所以一切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意义。例如，我记得他的一首诗讲的是自然。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因为农民与受过教育的人没有相同的自然概念。一个农民理解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同样，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例子，说明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是如何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以及随着书籍印刷的兴起，整个向抽象转变的浪潮是如何在人类身上崩溃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开始通过书籍印刷的影响来过滤他们的概念。

教孩子们一些现代历史的概念，使他们对生活更加客观，这并不坏。例如，如果那些说过这种话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资本主义，也不知道简单地愤怒地攻击资本主义绝对没有任何意义，就不会有更多关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等问题的讨论。它与今天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无关；它只表明这样的人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意义。我的书，如《社会更新》，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如此的难懂，因为它们是关于生活的，而不是关于现代煽动者的奇妙想法的。

一个真正活的历史考虑要求人们把外部事件理解为隐藏在内部的东西的症状，他们需要一些想法，考虑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当你从症状学的角度考虑历史时，你会慢慢意识到，首先有上升，然后达到某一事件的最高点，然后下降。以 **Golgotha** 事件为例。如果你看着历史的那一部分，把外部事件看作是一个内在过程的症状，你就会超越纯粹的历史进入宗教。历史由此深化为宗教。然后，你会找到一种方法，引导你通过感觉，了解我们可以教孩子在早期，例如福音书或旧约。然而，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内在的理解，这也不是必要的。你以故事的形式教他们，当孩子们对故事有一种活的、历史的感觉时，圣经中的材料就会开始新的生活。当某些事物只在阶段中获得充分的活力时，这是好的。然而，首先，考虑到历史的症状性，加深了对宗教的渴望，对宗教的感觉。

我之前说过，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为学习历史做好准备，教他们关于自然的知识，我们应该按照我先前描述的方式进行。同时，我们通过用我描述的方式教孩子们关于植物学的知识来为地球上的生活做准备。然后我们可以在童年的这个阶段继续学习地理。我们应该以描述不同地区的故事为基础，包括遥远的地方，例如美国或非洲。通过我们对自然历史的描述，把植物领域作为整个地球的一部分，孩子们在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就准备了解地理。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要在地理上表明，历史上的一切都取决于来自地球的所有东西-气候、地层、地球在不同地方的结构。在给他们一个关于陆地、海洋和气候与古希腊的联系的想法之后，你可以继续我们可以描述的，在古希腊的特征中，人类内在发展的一个症状。我们可以在地球的地理图景和历史发展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应该在我们对地球各个部分的描述和对历史发展的描述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例如，我们不应该在介绍美国在历史上的发现之前讨论美国的地理。我们当然应该考虑到人类的视野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扩大，我们不应该试图把人类的感觉带到某种坚定的绝对点。

在所谓的数学地理学中，教条地从哥白尼太阳系的图纸开始也不好。相反，我们应该首先为孩子们描述，至少作为一个草图，人们是如何来到这样的角度的。这样，儿童就不会学习超出其人类发展水平的概念。当然，当托勒密的世界观占主导地位时，人们教孩子们固定的托勒密概念。现在我们教他们哥白尼的观点。当然有必要让孩子们至少了解人们是如何确定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的，从这些位置的总结中得出了一些结论，然后成为对行星系统的描述。例如，我们不希望孩子们相信这样一个关于行星系统的描述是由一个人坐在宇宙之外的椅子上，简单地看着行星发生的。当你把哥白尼系统画在黑板上，就好像这是一个事实一样，一个孩子怎么能想象人们是这个观点的？孩子们需要对这些事情的发展有一些活生生的想法；否则，他们将用困惑的想法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相信这是绝对肯定的。这就是对权威的错

误信念是如何发展的，当你在 7 岁到 14 岁或 15 岁之间形成一种对权威的适当感觉时，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同样，认识到在适当的时候教导儿童正确的思想不仅对儿童灵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也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健康的身体机能。试着想一想，教一个 7 岁到 12 岁的孩子所能记住的材料数量意味着什么，或者不要这样做。试着理解当你滥用所谓的孩子的好记忆时，这意味着什么。你不应该努力加强一个记忆力好的孩子的记忆。相反，你应该小心地看到孩子经常收到新的印象，抹去早期的印象。如果你强调记忆太强烈，孩子就会变得矮胖，而不像他或她那么高，如果你以适当的方式与记忆一起工作。你在人们身上看到的有限的成长是由于他们的记忆工作不当。**就像不能控制面部表情的人一样，或者有固定表达的人，在九岁左右没有收到足够的艺术或美学印象。**

**特别是在童年时期，与灵魂适当合作对身体的影响是巨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设法让孩子们说得清楚和完整的音调，正如我前面所描述的，他们句子完整，音节完整。在人类中，适当的呼吸取决于适当的说话；因此，人类胸部器官的适当发育取决于适当的说话。在这方面，有兴趣对目前常见的胸部疾病进行调查。我们可以问，肺结核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上学时对正确说话的注意力太少，或者在说话时对正确呼吸的注意力太少。我们应该记住，说话不是从呼吸开始的，而是从另一种方式开始的。因此，孩子们应该正确地说话。他们应该获得一种适当的言语，长音节和短音节和单词的感觉，他们的呼吸将相应地发展。相信我们应该先训练呼吸，然后才能正确地说话，这纯属无稽之谈。呼吸，适当的呼吸，是由于正确的说话感觉，然后带来适当的呼吸。就这样，我们应该更彻底地看待身体与精神灵魂发展之间的联系。

现在我想谈谈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一些重要意义，即左倾和两面性问题。

右撇子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习惯，我们用来写作和其他任务。在某种意义上，通过使左手更加灵巧来扩展它是合适的。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当我们讨论这些事情时，只有我们对人类生活条件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讨论才能产生结果。

当我们进入一个应该唤醒整个人类的时期；当我们除了今天发展得如此完善的抽象能力，发展感觉和做的能力发挥作用之外，我们将能够在许多问题上与现在完全不同地发言。

如果教育继续像今天一样，不能帮助我们通过精神来理解物质，使人们总是陷入抽象（唯物主义恰恰是陷入抽象），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意识到教人们用双手写作会使他们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弱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作为现代人类的方式，以及我们目前如何使用右手的程度远远超过左手。整个人类不是完全对称的事实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某些器官方面。例如，用双手书写对整个人类有机体有很深的影响。

如果我在这方面没有做过大量的研究，如果我没有试过，例如，我不会谈论这样的事情，我不会试图理解使用左手的含义。当人们培养观察人类的能力时，他们将能够通过实验来了解使用左手的。当人类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和灵魂独立于身体时，用左手是很好的。但是，现代人对身体的依赖导致了身体的巨大革命，当左手与右手一样使用时，例如在写作中。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之一是，这强调了身体的右侧，大脑的右侧，超出了现代人通常所能容忍的范围。当人们按照我们在这里讨论过的方法和教育原则被教导时，他们也可能是两全其美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不会简单地继续使用双手；然而，这些东西只能从经验中说出来。统计数字肯定会支持我所说的话。

如果你想知道灵魂的作用与孩子的身体平行有多强，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精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 **eurythmy** 在教育孩子方面如此有希望，因为 **eurythmy** 是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因此增加了意志的活动，与意志的被动相反，这是正常体操主要训练的内容。而意志的正常被动是正常体操主要训练的。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13 讲 儿童的游戏 1920 年 5 月 10 日 巴塞尔**

我们已经看到，教学历史只对 12 岁左右的儿童发展有益。考虑历史是从性成熟开始的生命

期的一种准备，即大约在十四岁或十五岁。只有在那个时候，人类能获得独立推理的能力。一种推理能力，不是简单的智力推理，而是全方位的综合推理，只有在青春后期才能发展。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承载着理性能力的人性的超感官方面从人性的剩余部分中诞生。你可以按你喜欢的方式来称呼这个。在我的书中，我称它为星芒体，但这个名字并不重要。正如我所说，这不是通过智力判断，而是通过最广泛意义上的判断。你可能会感到惊讶，我现在所描述的我也包括在判断领域。如果我们在这里对心理学做一个彻底的研究，你也会看到，我必须说的话也可以在心理上得到证明。

当我们试图让一个还没有过青春期的孩子按照他或她自己的口味背诵一些东西时，我们正在损害人性中的发展力量。如果在青春期结束前试图使用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将受到伤害；这些力量只能在以后使用。对品味的独立判断只有在青春后期才可能。**如果一个十四岁或十五岁以前的孩子要背诵一些东西，她应该根据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公认的权威所提供的来这样做。**这意味着她应该找到权威说话的方式。她不应该误入歧途，强调或不强调某些词，形成她认为令人愉快的节奏，但相反，她应该以她接受的权威的品味为指导。我们不应该试图在青春期结束之前引导在孩子生命中的那个亲密区域远离公认的权威。请注意，我总是说“接受的权威”，因为我当然不是指一个被迫或盲目的权威。我所说的是基于客观的观察，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孩子渴望有权威站在她旁边。孩子要求这个，渴望它，我们需要支持这个渴望，这是由她的个性产生的。

当你以全面的方式看待这些事情时，你会看到，在我这里的教育大纲中，我一直考虑到人类的整个发展。因此，我曾说过，在七岁至十四岁之间，我们只应该教孩子们在一生中可以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使用的东西。我们需要看看生命的一个阶段是如何影响另一个阶段的。一会儿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孩子早已过了学龄，也许早已成年，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对孩子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这不仅以一般抽象的方式，而且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可见。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儿童的游戏，特别是从出生到牙齿改变的最小的孩子身上发生的那种游戏。当然，这些孩子的游戏在一个方面是基于他们的模仿欲望。孩子做他们看到成年人做的事，只有他们做的不同。他们的游戏方式使他们的活动远离成年人与某些活动相联系的目标和效用。儿童游戏只模仿成人活动的形式，而不是实质的内容。日常生活中的用处和联系被忽略了。儿童在与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中感到一种满足感。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这一

点，并询问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想研究游戏活动所代表的是什麼，并通过这项研究认识到真正的人性，以便我们能够对它产生实际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断审视儿童的个人活动，包括那些转移到身体的器官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它们的活动。这不是那么容易。然而，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研究儿童的游戏对于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一个为文化定下基调的人曾经说过的话：“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只要他或她玩；一个人只要是一个完整的人就会玩。”对席勒来说，自由游戏和灵魂的力量，因为它们是在威廉梅斯特艺术发展起来的，似乎只能与成人形式的儿童游戏相比较。这构成了席勒关于人的审美教育的书信的基础。他从成年人在进行正常生活活动时从来不是完全人类的角度来写这些文章。他认为，要么我们遵循感官对我们要求的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某种强迫，要么我们遵循逻辑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自由。席勒认为，只有当我们在艺术上有创造力时，我们才是自由的。从像席勒这样的艺术家那里，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片面的，因为在灵魂的自由方面，肯定有很多是内在发生的，就像席勒理解自由的方式一样。然而，席勒为艺术家想象的那种生活是这样安排的，这样人类就会体验到精神上的感觉，仿佛它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而感觉似乎它是精神的。在感知艺术的东西和艺术的创造中，这种情况当然是如此。

在创造艺术时，我们用物质世界创造，但我们不创造有用的东西。我们以我们的想法要求的方式创造，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但我们没有根据逻辑必要性创造抽象的想法。在艺术的创造中，当我们饿或渴的时候，我们与我们处于同样的境地。我们有个人的需要。席勒发现，人们在生活中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但孩子们通过游戏自然地拥有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生活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只有在世界满足了孩子自己的个性的程度上。孩子生活在创造中，但创造的东西什么也不起作用。

席勒的观点，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可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玩的心理意义就不那么容易找到了。我们需要问，儿童在牙齿改变之前所从事的特定类型的游戏是否对整个人类生活有一定的意义。正如我所说，我们可以用席勒在歌德成人孩子气的影响下试图做的方式来分析它。然而，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游戏与其他人类活动进行比较。例如，我们可以比较孩子们在牙齿改变之前的游戏和做梦，在那里我们肯定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类比。然而，这些类比只是与儿童游戏的过程，与活动之间的联系有关。就像孩子们在游戏中把东西放在一起一样——不管是什么东西——不是用外在的东西，而是用思想，我们把图像放在梦中。



这可能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如此，但在他们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阶层中，这当然是如此。在梦想中，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仍然是孩子。

然而，我们只有不简单地把玩与梦的比较放在一起，才能达成真正的理解。相反，我们也应该问，在人类的生活中，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力量是在早期儿童的游戏发展中发展出来的，直到牙齿的改变，这对于整个外部人类的生活是富有成果的。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获儿童玩耍的果实？通常人们认为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寻找幼儿游戏的成果，但精神科学显示了生活是如何在一系列有节奏的重复中度过的。在植物中，叶子从种子中发育；从叶子中，芽和花瓣就会出现，等等。只有在之后，我们才会有种子；也就是说，重复只有在中间的发展之后才发生。在人类生活中是一样的。

从许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生活，好像每个时期都只受前面一个时期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观察，我们会发现，在幼儿期发生的这些活动的实际成果只有在 20 岁时才会显现出来。我们在游戏中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孩子们以梦幻的方式体验的东西，都是人类尚未出生的灵性的力量，它们还没有被吸收到，或者更恰当地说，重新吸收到人体中。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说法。我已经讨论过，同样的力量如何有机地作用于人类，直到牙齿的变化，当牙齿诞生时，一个独立的想象力或思维能力，以便在某种意义上从物理身体中移除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在孩子体内通过玩耍活动的东西，与生活没有联系，也没有用处，这是尚未与人体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此，一个孩子有一个灵魂的活动，在身体内活跃，直到牙齿的变化，然后变得明显，形成概念，可以记住。**

孩子也有一种精神灵魂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一种以太的方式徘徊在孩子身上。它在游戏中是活跃的，就像梦想在孩子的整个生命中是活跃的一样。然而，在儿童中，这种活动不仅仅发生在梦中，它也发生在游戏中，在外部现实中发展。因此，在外部现实中发展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就像一种植物的种子形成力在叶子和花瓣中消退，只在果实中再现一样，一个孩子在游戏中使用的东西也只在 21 岁或 22 岁左右重新出现，作为独立的推

理在生活中收集经验。

我想请你真诚地寻求这种联系。看幼儿，尝试理解幼儿游戏中什么是个体：尝试个体：试着理解孩子自由玩耍的个性，直到牙齿的变化，然后形成他们个性的图片。假设你在他们的玩耍中注意到的东西在他们二十岁后的独立推理中会变得明显。这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人在 20 岁后在独立推理上的差异，就像孩子在牙齿改变之前在游戏中的差异一样。

如果你认识到这一思想的全部真理，你将被一种无限的责任感所克服。你会意识到你对一个孩子所做的事情形成了 20 岁以上的人。如果你想创造一个适当的教育，你将需要理解整个生活，而不仅仅是孩子的生活。

从换牙到青春期的游戏活动又是另一回事。(当然，事情并不是那么严格地分开，但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些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把事情分开。)那些不带偏见地观察的人会发现，直到七岁的孩子的游戏活动具有个体特征。作为一个玩家，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隐士。孩子独自玩耍。当然，孩子们需要一些帮助，但他们非常自私，只想自己得到帮助。随着牙齿的变化，游戏具有更多的社交方面。除了个别的例外，孩子们现在想更多地互相玩耍。孩子在他的游戏中不再是一个隐士；他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成为游戏中的东西。我不确定瑞士是否可以加入这一行列，但在更多的军事国家，男孩特别喜欢扮演士兵。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至少想成为一个将军，因此一个社会因素被引入到儿童的游戏。

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作为游戏中的社会元素发生的事情是为下一个生命周期做准备的。在这个下一个时期，随着青春期的完成，独立推理应运而生。那时，人类不再服从权威；他们形成自己的判断，以个人的身份面对他人。同样的元素也出现在游戏中的前一段生活中；它出现在与外部社会生活无关的东西中，而是在游戏中。前一段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即社会游戏，是把自己从权威中撕裂的前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直到 7 岁的孩子的游戏才真正进入身体，只有在 21 岁或 22 岁，当我们在理解和判断经验的能力方面获得独立时。另一方面，7 岁至青春期之间的游戏所准备的东西出现在生命的早期发育阶段，即从青春期到 21 岁左右的时期。这是直接的延续。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第一个童年时代，我们已经正确地指导了游戏，感谢我们后来在理解和体验生活方面的能力。相反，在我们懒惰或叛逆的岁月里，我们可以感谢从换牙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因此，人类生活过程

中的联系是重叠的。

这些重叠的联系具有心理学不知道的根本意义。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只存在于十八世纪。在此之前，人类和人类灵魂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是在唯物主义精神和思想产生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因此，尽管有了所有重要的开端，心理学仍然无法发展出一门正确的灵魂科学，一门符合现实并考虑到整个人类生活的科学。虽然我已经努力了，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只能在赫尔巴特的心理学中找到一些这些洞察力。赫尔巴特的心理学非常有穿透力；它试图从灵魂生活的基本要素开始，发现灵魂的某种形式。赫尔巴特的心理学中有许多美丽的东西。然而，我们需要看看它在他的追随者中产生的相当不寻常的观点。我曾经认识赫巴特的一个很好的追随者，罗伯特·齐默尔曼，<sup>2</sup> 位唯美主义者，他也在他的“高中生心理学”一书中写了一种教育哲学。赫尔巴特曾在 1828 年称他为康德人。在他对赫尔巴特学生的心理学描述中，他讨论了以下问题：

如果我饿了，我实际上并不想得到能满足我饥饿的食物。相反，我的目标是，饥饿的想法将停止，并被充满的想法所取代。我关心的其实是思想。存在着一种思想，它必须产生与抑制相反的思想，它必须与这些抑制相对抗。食物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从饥饿的想法到吃饱的想法。

那些看待人性现实的人，不是单纯地以唯物主义的意义，而是着眼于精神的人，会看到这种观点有点片面的理性和理智。必须超越这种片面的知识主义，从心理上理解整个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教育可以从心理学中获得很多好处，否则就不会。我们应该考虑我们在教学中所做的不仅仅是对孩子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而是成为一种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我提出的那种联系。我们需要假设，我们在小学里教孩子到青春期，从 15 岁到 21 岁或 22 岁的孩子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

小学教师对高中教师或大学教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因为如果小学教师没有以适当的优势把孩子送出去，大学教师就什么也做不了。与这些相关的生命周期一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看到，只有通过精神科学才能找到真正的起点。

例如，人们定义的东西太多了。尽可能避免给孩子任何定义。定义牢牢地掌握着灵魂，并在一生中保持静止，从而使生命变成死亡的东西。我们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教导我们为孩子的灵魂提供的东西仍然活着。假设一个人在九岁或十岁左右的时候学会了一个概念，例如，在九岁时，狮子的概念，或者在十一岁或十二岁时，希腊文化的概念。很好：孩子学会了。但这些概念不应保持原样。一个 30 岁的人不应该说她有这样的狮子概念，这就是她在学校学到的，或者她有这样的希腊文化概念，这就是她在学校学到的。这是我们需要克服的。正如我们自己的其他部分成长一样，我们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成长；它们应该是活生生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关于狮子或希腊文化的概念，当我们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时，它们将不会和我们在学校时一样。

我们应该学习那些活着的概念，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被转化。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描述而不是定义。在概念的形成方面，我们需要模仿我们可以用绘画甚至摄影来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一边，给出一个方面，或者我们可以移动到另一边，给出一个不同的方面，等等。只有在我们从四面拍了一棵树之后，我们才有了一张正确的照片。通过定义，我们得到了一个太强烈的想法，我们有一些东西。

我们应该尝试用思想和概念来工作，就像我们用相机一样。我们应该在孩子身上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某件事；我们不是在定义它。定义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它们开始，这样孩子就可以理解地与老师交流。这就是定义的基本原因。这听起来有些激进，但事实是如此。生活不喜欢定义。私下里，人类应该总有一种感觉，通过不正确的定义，他们已经达到了教条。教师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们不应该说两个物体不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渗透，我们有意识地定义不渗透，然后寻找事物来说明这个概念，而是应该说物体是不渗透的，因为它们不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把假设变成教条。当物体不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时，我们称之为不渗透。在孩子内心认出三角形之前，我们需要继续意识到我们灵魂的形成力量，不应该唤醒外部世界中三角形的概念。

我们应该描述而不是定义的是认识到，在人类生活的一个时期内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成果也许只会在很久之后才会得到承认。因此，我们应该给孩子生的概念和感觉，而不是死的。我们应该尝试以尽可能活泼的方式呈现几何。几天前我谈到了算术。我想在明天课程结束前谈谈

分数的工作等等，但现在我想补充一些关于几何的评论。这些言论与我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有关，也与我刚才提出的问题有关。

几何学可以被看作是可以慢慢地从静态状态带到活状态的东西。实际上，当我们说三角形的角和是  $180$  时，我们说的是相当一般的东西。所有三角形都是这样，但我们能想象一个三角形吗？在我们现代的教育方式中，我们并不总是试图教孩子一个灵活的三角形概念。然而，如果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一个灵活的三角形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死去的概念，那就太好了。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简单地画一个三角形，这总是一个特例。相反，我们可以说我有一条线。我可以把  $180$  的角度分成三部分。这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实现。每次我划分角度时，我都可以继续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我就可以向孩子展示在这里发生的一个角是如何在三角形中发生的。当我用这种方式转移角度时，我会有这样一个三角形。因此，在从三个扇形的角度互相移动时，我可以形成无数的三角形，这些三角形在想象中变得灵活。显然，这些三角形的特点是，它们的角之和是  $180$ ，因为它们是通过分割  $180$  个角而产生的。用这种方式唤醒一个孩子的三角形的想法是很好的，这样一个内在的灵活性就会保持下来，这样他们就不会获得静态三角形的想法，而是一个灵活的形状，一个可以是尖锐的钝的，或者它可以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见图）。

想象一下，如果我从这些内在灵活的概念开始，然后从它们中发展出三角形，那么三角形的整个概念将是多么透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对空间的真实和具体的感觉。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教孩子们在平面上图形的灵活性的概念，那么孩子的整个心理结构就会达到这样的灵活性，然后很容易进入三维元素-例如，一个物体如何从另一个物体后面移动，向后移动。通过展示对象如何向前或向后移动过另一个对象，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可以用于发展空间感觉的元素。例如，如果我们介绍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即当一个人在一个物体后面移动时，他或她是如何不再可见的，或者当这个人在物体前面移动时，物体是如何不再可见的，我们就可以继续发展一种对空间有内在活力的感觉。对于三维空间的感觉，当它只作为视角呈现时，仍然是抽象和死亡的。例如，如果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孩子们就能获得那种对空间的活泼感觉。

今天早上九点，我遇到了两个人。

他们坐在长凳上。今天下午三点，我又来了，同一两个人坐在同一张长凳上。一切都没变。

当然，只要我只考虑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我更多地进入它，并与这些人交谈，那么也许我会发现，在我早上离开后，一个人留下，但另一个站起来，走开了。虽然他走了三个小时，但他还是回来了，又和另一个一起坐了下来。他做了些什么，也许六个小时后就累了。我不能只认识到与空间有关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只考虑外部情况，而不进一步调查内部情况，更重要的情况。

如果我们不进入内在的关系，我们甚至不能对存在之间的空间关系作出判断。只有当我们进入那些内在的关系时，我们才能避免对因果的痛苦幻想。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一个人沿着河岸走，遇到了一块石头。他在石头上跌跌撞撞，掉进了河里。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拉出来了。假设没有什么比报告客观事实更重要的了：索索先生淹死了。但也许这甚至不是真的。也许那个人没有淹死，而是跌跌撞撞，因为当时他心脏病发作，在他掉进水里之前已经死了。他掉进水里是因为他死了。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曾经被调查过，并表明从外部环境到更内在的方面是多么必要。

同样，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存在与另一个存在的空间关系作出判断，我们需要深入到这些存在的内在方面。当以一种活的方式正确地把握时，它使我们能够在儿童中发展一种空间感觉，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运动来发展一种对空间的感觉。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们在不同的图形中奔跑，或者让他们观察人们在彼此通过时是如何在前面或后面移动的。

特别重要的是确保以这种方式观察到的东西也得到保留。这对于发展空间感尤其重要。如果我把一个影子从不同的物体投射到其他物体的表面上，我可以展示影子是如何变化的。如果儿童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特定情况下，球体的阴影具有椭圆的形状-这当然是一个 9 岁的儿童可以理解的-这种将自己置于这种空间关系中的能力对他们的想象能力和想象力的灵活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当然应该看到有必要在学校培养一种空间感。如果我们问自己，当孩子们长大后，他们会做什么，直到牙齿的变化，我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发展经验，然后

在 20 岁左右成为成熟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从不断变化的形式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孩子们通过绘画来玩耍；然而，同时，绘画也告诉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认识到他们的绘画，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们反映了孩子想要表达的东西。

让我们看看孩子们的画。在七八岁以前，有时甚至是九岁，孩子对空间没有适当的感觉。只有当其他力量慢慢开始影响孩子的发展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直到七岁，影响孩子功能的东西后来变成了想象力。在青春期之前，这种意志主要影响到孩子，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种意愿受到阻碍，并通过男孩的声音变化而变得明显。意志能够发展空间感。通过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即通过运动游戏发展空间感觉，并通过观察阴影形成时发生的事情-即通过运动产生的事情，然后被快速保持-所有这些发展的东西都会给人们一个更好的理解，而不仅仅是通过智力的展示，即使这种理解可能有点好玩，一种理解与讲述故事的愿望。

现在，在这次讲座的最后，我想给你看一个六岁男孩的画，我应该提到，他的父亲是一名画家，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与我刚才说的话有关。请注意，这个六岁的男孩通过他创造的东西是多么的健谈。我甚至可以说，他实际上在这里创造了一种非常具体的语言，一种表达他想说的话的语言。许多这些图片，我们可以称之为表现主义，只是他讲故事的方式，被读给他，或他听到的其他方式。Many 正如你所看到的，许多图片都很有表现力。看，很有表现力。看看这位国王和王后。这些都是表明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如何讲故事的。如果我们理解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如何说话的-这是如此奇妙的表现，因为男孩已经用彩色铅笔画画了-如果我们看看所有的细节，我们会发现这些画代表了孩子的方式，我早些时候向你描述过。如果我们想了解如何培养一种对空间的感觉，就需要考虑到牙齿变化带来的变化。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第 14 讲 进一步的观点和问题的答案**

**1920 年 5 月 11 日 巴塞尔**

如果我在这里所说的任何话都被教条化或以某种方式变得片面，我将非常抱歉。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以精神科学为基础的。人智学可以帮助教学和教育获得一个更有生命力的角色，我在这里描述的一般方向可以在许多方面付诸实施。如果听众和其他对进一步发展教育感兴趣

的人在这里设想的方式上交换意见，那就好了。重要的是，通过对整个人类发展和当前教育发展的活生生的理解，达成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关注的不是发展新的正规教育基础，而是扩大对人类发展前景感兴趣的人的范围。

当今人类的发展状况如何？如果我们要考虑到当今人类现状和近期的前景，我们必须教育儿童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教育需要更新，我们就不理解我们现在的时代。

当然还有无数的细节需要提及。考虑一下，把我对算术的描述包括在内，把分析方法与合成方法放在一起，并与总和和产品一起工作，而不仅仅是从添加和分解-以及通常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合适。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处理分数和与它们相关的一切是多么合适。当我们从处理整数到处理分数时，我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进入分析。从整数移动到分数意味着：分析。因此，在处理分数时引入另一个元素比在处理整个数字时使用的元素更合适。

我们当然不能反对十九世纪计算机被引入学校的事实。然而，计算机不应导致对说明性材料的过于唯物主义的估价。虽然我们应该明确实例的价值，但重要的是通过教学发展人的能力。从牙齿的变化到成熟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记忆。我们应该避免低估实例的价值作为形成记忆的基础，以及在查看示例时记忆的价值。我们应该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开始-在这里，对于那些能够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教学的人来说，我们手上的十个手指是足够的-通过各种方式呈现数字 10，以显示各种算术运算。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以一种适合于生命的方式来呈现算术，适合于人类灵魂的生命。

当然，在哲学中，哲学的整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讨论，关于一个数字或分数的真正含义。这表明，作为孩子，我们可能会了解数字或分数，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即使我们是哲学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需要研究一个数字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或者一个分数在现实中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让孩子们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就没有必要进入各种细微的细节。相反，我们需要给孩子带来许多其他的东西，然后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只有在他们足够成熟的时候，才能更详细地研究这些东西。我已经从另一个角度谈过这样的事情。



处理分数是另一个问题。由于分数在某种意义上是分析性的，我们需要考虑到分析的需要，正如我在前面的一些讲座中提到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做得很好，使工作与分数尽可能直观。我们也许可以把一个大立方体分成更小的立方体，例如，取一个大立方体，把它分成 16 个更小的立方体。从那时起，我们可以通过先把大立方体分成四分之一来讨论四分之一的概念，然后再把四分之一分成四分之一。这样，你就可以向孩子们展示第十六或第八之间的各种关系等等。如果以后，你给每个部分一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你可以把大立方体的不同分数再次以不同的方式放在一起，然后给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片。

我不想以某种不合理的方式，以一种不符合现实的方式，从正常分数过渡到十进制分数。从一开始，孩子们就应该有一种感觉，十进制分数的使用是基于人类的习俗或方便。他们还应该有一种感觉，我们写小数的方式只不过是我们写正常数字的方式的延续：我们首先数到十，然后，当我们继续到二十，即两倍十，第一个十的系列包括在其中，这样通过到二十，我们简单地添加了一个新的十系列，等等。如果我们向左工作，使用与我们在向右处理小数时使用的相同的原理，孩子们就会意识到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的，如果我把小数点向右设置两位，它就会形成一个统一。

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教孩子们关于这些公约的知识，这些公约隐藏在我们划分事物的方式中。通过这种方式，许多其他类型的约定随后融入了社会结构。如果我们向孩子们表明，所有仅仅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东西只不过是社会惯例，那么许多关于权威的错误信念就会消失。然而，最重要的是，通过精神科学教育的渗透，我们试图在从换牙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里与儿童合作，考虑到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这一生命时期的一切，以及在不同时期如何出现不同的能力。

此外，我们需要让孩子们了解生活的实用性。我们教学中的每个主题都应该用来引导孩子们对实际生活的看法。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孩子，我们将在 12 岁左右开始教他们物理和化学，并以我在这里讨论的方式教他们关于矿物的知识。大约在同一时间，或者也许在一年前，我们可能试图提出类似于我们教授矿物、物理或化学的算术，即总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在算术中，孩子们应该了解货币汇率是如何工作的-什么是贴现率，如何持有金融账户。他们应该学习写描述商业和金融实践或与其他企业的关系的信件。从十二岁到大约十四岁或十五岁的教学需要安排，当孩子十五岁时，离开文法学校去上更高的学校或进入生活，他们对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有一个真实和实用的想法。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我们在哪里找到所有这些的时间？我们如何找到时间让孩子们真正了解纸、肥皂、雪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如何制造的？如果我们组织得很好，我们可以举典型的例子，例如典型的行业或典型的运输方法。我们可以使儿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环境中的所有主要领域，从而走进世界。我们当然可以看到，来自城市的孩子们对黑麦和小麦的区别没有丝毫的了解。我们还可以看到，没有住在肥皂厂附近的孩子对肥皂是如何制造的没有丝毫的了解。但是，即使是住在肥皂厂附近的孩子，仍然不知道肥皂是如何制造的，因为他们没有被教导在他们的社区有什么。

想想今天有多少人踩上或离开一辆有轨电车，而不知道一辆有轨电车是如何制造的，它是如何移动的等等。一般来说，今天我们使用我们文化的产品，而不知道这些产品实际上是什么。因此，我们变得焦虑不安。如果我们不断地被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包围，我们就会变得困惑，而这种困惑会对我们的潜意识产生影响。当然，人们不可能在所有细节上理解现代生活中的一切。但是，与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职业没有直接联系的一切都不应该仍然是一个谜。如果一个人不是簿记员，一般会计是个谜。或者，如果一个人不是老师，如何举办学校是一个谜。所有那些分裂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东西都需要克服。我们需要再次了解对方。

我们不应让儿童理解实际生活的能力处于休整状态。在从 12 岁开始的时期，当人类理性的能力发展时，就有可能向儿童传授实际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我不知道瑞士的散文主题是什么（虽然我读过学校的课程），但在前君主制国家，不应该写一些关于无聊主题的文章，比如君主的生日，而应该写一些涉及商业生活、销售实践或工业问题的文章。

这当然不是一个应该建立在理想主义或某种智力观点基础上的领域。一种精神的视角不需要不断强调理想和如何教导理想。相反，一种精神的态度可以通过让学生从一种精神的冲动中工作来保持，也就是说，允许那些渴望从精神中产生的东西年复一年地浮出水面。这样，整体的视角就与个人细节相联系。

有人问我，是否有可能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智齿的晚期爆发。智齿的生长与某些认知力量的释放是否与牙齿的定期变化相同？

牙齿的变化表明，某些力量，以前渗透到整个有机体，并给予它力量，现在已经变得自由，并成为，正如我早些时候向你解释的，独立思考的力量。我们当然不能严格地封装有机体中发生的一切，因为这肯定与事物的发展方式相反。在人类发展的一个时期，主要的东西仍然存在，但程度要小得多。我们长智齿要晚得多，因为在我们有机体生命的后期，有一些东西继续工作，特别活跃，直到七岁。少量的东西必须继续保留。如果一切都是突然完成的，那么想开始思考某件事时，他们都会经历一次非常强烈的震动。当我们开始思考某件事时，我们自愿激活那些在七岁之前在有机体中不由自主地活跃的力量。这些东西必须作为精神与灵魂分离的领域之间的桥梁而存在。当时的有机物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对于想象力的思考，我们需要变得独立，但同时我们仍然需要与我们的有机体联系。这就是智齿迟发的表现。对于想象力思维所释放出的一些力量仍然存在于有机体发展中。我们可以用智齿发现人类发展中各种类似情况的东西。

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精神科学教学法来帮助儿童认识他们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他们的正确位置？

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是基于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思维的。**事实上，我们必须保护儿童免受他们可能提出的抽象问题的影响，例如，我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找到我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孩子们需要在所有与感觉相关的阶段慢慢地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有一天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能力为人类服务的抽象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灵魂中，那实际上是灵魂的疾病。我们需要慢慢成长为我们与人类发展和其他人类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我在这里描述的方式长大的，我们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会陷入不健康的境地，问我如何才能以我的具体能力为社会服务？当我们离开文法学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健康实用的理解，所以我们会认识到，生活本身将向我们展示我们在其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出现并得到认真讨论的事实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知识和物质的思维方式。

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提到，**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意愿，具体的一般规则如何能够始终发展成为实际行动。**因此，我想详细回答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拼写薄弱的人，如果在没有明确指出所写内容的单词中出现了弱点，例如，**h** 或 **e** 在单词中形成较长

的声音。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训练清晰的听力是正确拼写的基础。正确的听力训练将支持正确的拼写。清晰的听力，如果训练得当，也会训练精确的视觉。不同的能力相互支持。如果一个能力是以适当的方式发展的，其他能力也将必须适当发展。如果我们习惯于精确的倾听，我们就会倾向于保留单词本身的外观，即它的内在表现。精确的听力支持精确的视觉。对于似乎有任意拼写的单词，例如那些有使前面元音变长的无声字母的单词，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清楚地重复单词的音节和不同的强调来支持孩子正确的拼写。

我请求你不要以教条的方式接受我刚才说的话。相反，你应该接受它，以便它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例如，有人可能会对希腊人在西方文化的一般课程中的地位与几天前我在讨论历史教学时所做的不同。有些人可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但仍然可以用我使用的相同方法来呈现它。对我来说，说一些关于希腊人的教条并不重要。我想展示如何通过对历史的症状学理解来教授关于一个或另一个主题的特定观点。我认为，今天的教师特别需要意识到我们需要多少才能让精神和精神对人类活动的整体的影响流入教学。我们需要不带偏见地看待儿童带来什么，如果我们要在他们需要长大的时候抚养他们，这样下一代就能摆脱目前对我们产生如此可怕影响的社会弊病。

**如果你客观地观察人类的生活，你就会看到，通过培养孩子们的智力，就会产生人性中如此可怕的特征：对舒适的渴望，甚至懒惰。发展智力所必需的是——你可能会嘲笑这个悖论——意志的发展。**如果我们通过我以前讨论过的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健康意志，孩子们就会有健康的智力；也就是说，在小学里尽早介绍艺术，因为艺术加强了意志。我们发展意志，从而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照顾智力。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通过展示广阔而高贵的图像来扩大儿童的视野，就像在历史和宗教教学中所能做的那样，我们也会对意志产生影响。

奇怪的是，智力的适当发展激活了意志，意志的适当发展激活了智力。由于过去几个世纪可怕的唯物主义，一片巨大的乌云已经散布在这些东西上。今天，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在人性的深处，灵魂中有一种某种内在的懒惰，它阻碍了思维的发展。我们应该研究利己主义，因为它对今天的感觉得发展有如此微妙而强烈的影响。这是我们一直需要意识到的事情。只有我们继续扩大他们的视野，引导他们走向那些在世界上以精神行动的事物，那些来自对世界

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有精神影响的星星的事物，人们才能以适当的方式培养出坚强的意志。只有当人们的世界观包括精神，他们才能正确地激活他们的意志。

我们需要超越某些事情。在我们对教学的态度中，仍然有太多的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记和一切与他有关的特点是所有的狭隘，所有的生活迂腐。鲁滨逊漂流记是为十八世纪艰苦的中产阶级世界观而创作的，后来被模仿到其他地方。英国罗宾逊勉强在那里，然后是捷克，波兰，德国，甚至克罗地亚罗宾逊？每一种欧洲语言都有罗宾逊语。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人，他被机械地置于一种需要的境地，独自一人，以便从他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外部环境中，只有那些健康的人类发展所必需的东西才能一件件地发展。

我们可以一页一页地浏览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并展示他的性格所表达的狭隘。

我们可以展示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世界观的弱点，它说上帝是一个统一体，人类只有在没有被一件或另一件事宠坏的时候才是好的。

这种缺乏想象力的观点完全抛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需要一种活生生的精神，一种渗透到他们的灵魂中的精神，一种在历史上随处可见的精神，它对星星有影响。

这种鲁滨逊漂流记的观点生活即使这本书不是作为一般态度阅读的地方。

这种狭隘的态度必须远离人类，因为它微妙地形成了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平庸的感觉，而今天的人们不能再超越某种水平。

正是鲁滨逊漂流记带来了这种感觉，只为普通，没有什么特别或壮观。通过指出鲁滨逊漂流

记和他的模仿者，并使人们意识到欧美文明的理智的冒险，高估了鲁滨逊漂流记的理想，我意识到我违背了许多人的感觉。

我们需要给人们留下一点那种感觉，那种他们已经进入了他们成长的领域的感觉。人们从小就有鲁滨逊漂流记的态度，现在需要稍微考虑一下，才能摆脱这种渗透到现代人类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鲁滨逊漂流记是一种对基督教中越来越多的东西的抗议。

虽然这不是基督教最初的冲动，但基督教的发展使它假定人性被破坏了。

理性主义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鲁滨逊的构思和写作都假设人性仍然是美好的，所需要的都是为了清除它的邪恶敌人，以便善能够产生。

这两种立场都非常片面。对人性的基本善产生偏见，反对对人性基本恶的偏见，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基本上，这只不过是狭隘的最后遗存，而是让·雅克·卢梭生活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狭隘形式。从本质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人们作为一个自然的孩子成长，他们将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以最好和最认真的方式做一切（尽管他们可能在一些法国浸礼会牧师的影响下）。这是关于人们的想法。从目前的文化发展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陷入这些片面的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就无法取得进展。这种片面性需要通过正常的综合来解决。人自然是好的；人的本性是好的。当孩子们以模仿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时，他们肯定会表现出他们不自觉地相信接受他们的世界的善良。尽管如此，虽然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人是生命的产物也是如此。新鲜的肉很好，但八天后就不再好了。它是坏的，因为它然后臭，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善它，如果我们仍然喜欢吃它一个星期后。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好的。**然而，如果他们从他们以前的存在中进入物质世界时保持原样，如果他们的力量没有被唤醒以改善自己，他们就会变得糟糕。**

你们两个都在那里：人类在他们原来的本性中是好的，但必须在他们身上唤醒力量，才能保留善良。它们的起源并不坏，但如果我们不唤醒它们中的力量，使它们能够保持原来的力量，

它们就会被宠坏。说如果我们允许人们像他们一样，就会有好处，这也是错误的，说人们基本上不好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必须在其中重新唤醒力量，使内在的美好得以发展。如果它没有对善的指导，人性就会变质。

我们应该在人类发展方面始终保持这种态度。当我们讲述童话故事或描述瓢虫或星星时，它将被转移到儿童身上，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意识到，我们相信人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然而，这种善良必须持续地被照顾；世界的善良取决于我们对人类的关心。人类有责任参与世界的形成性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远离了祖先的智慧。这种智慧真正存在于人类之中。令人好奇的是，即使在古希腊，更不用说埃及，所有教导、牧师或其他宗教人士与普通民众的所有活动都与治疗有关。在古代，提供知识与治疗密切相关。我甚至可以说，从本质上说，医生只是另一种牧师，牧师是另一种医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会在人们中间找到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那就是作为一名医生，某种程度上与变得更好有关。”“博士”当然只是现在的产物。）所有与学习或理解有关并提供给他人的东西，如教师或医生，都是人类最初本能中的一种，而治愈的概念与所有这些都有联系。为什么？它基于一种特殊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们今天在物质时代不幸不再拥有的，而是我们必须再次转向的观点。从这一观点来看，自然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作用，就有一种死亡因素，一种导致颓废的因素，人们被召唤出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将这种衰退转化为上升。

文化不断有生病的危险。通过教学和活动，人类不断需要治愈文化中往往会生病的东西。历史包含着衰落的力量，我们不能期望这些衰落的力量支持人类。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生活在一切都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精神力量只是上层建筑的观念中，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是基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唯物主义。如果这些纯粹的经济力量留给自己，如果人们不持续地试图改善，会发生什么？这些力量只会使社会生活恶化。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只意味着使欧洲的整个文化发展生病。如果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如果马克思主义渗透到学校，那么东方就会成为欧洲文化的一种人为疾病。它假设文化只能从人类之外的事物中发展出来。但文化只有在人类持续地治愈存在于人类之外并倾向于衰落的东西时才会发展。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教师在进入学校时，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种医生，为发育中的儿童提

供文化发展的医学。当老师觉得自己是一名文化医生时，这既不是虚荣心，也不是傲慢。如果以适当的方式感受到这一点，它会给我们一种感觉，特别是如果我们是教师，就会看到那些一直对人类最感兴趣的东西。老师的观点不够广泛。老师的重要性不够高。如果我们意识到教育应该为人类实现什么，教育家的观点的崇高精神将始终带来必要的责任感和谦卑感。

在这些讲座中，你会看到，我试图为一个精神科学的教育基础实现赫尔巴特说过的话：他无法想象不是同时教养的教育，他也无法想到没有教导的任何教养。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足够活跃的精神来渗透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人类进步发展的所有材料进入学校，以便在我们手中成为儿童的一种教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高的任务。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适合甚至最小的儿童。如果我们以精神科学中所呈现的那种活泼的精神来理解这种精神，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谈到通过精神科学进行教育的果实时，我们应该在这里看到这种精神。

我不想用某种总结来结束这些讲座。我，我更愿意让他们听到一些我没有感情地说的话，但这是因为我想向你们展示的东西。只有当教育被理解为治疗，当教育工作者意识到他们也是治疗者时，教育才能得到适当的实践。如果这些讲座为加深对教育的认识提供了一些洞察力，以便我们都能再次感受到我们是如何治疗的；如果我们要在最高意义上进行教学和教育，我们必须成为精神的医生，那么这些讲座至少会达到他们的目标的一个暗示。我只希望这次会议的主席已经谈到问题，即通过这些讲座的材料进行工作。当然，我随时准备做你希望做的事情，以便我在这十四次讲座中以一种不完整的形式提出的、我非常希望进入人类意识的东西能够实现，使它继续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中。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附录第 1 讲 关于优律诗美表演的介绍之一 1920 年 5 月 15 日 多纳赫**

通过这种艺术，我们想把一些东西放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中。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待优律诗美：从纯粹的艺术、教育和保健的角度。

作为一门艺术，优律诗美代表了一种无声的、可见的言语。虽然它采取手势和动作的形式，



无论是集体还是单独，你不应该把它与哑剧或哑剧或某种形式的艺术舞蹈混为一谈。优律诗美使用整个人类作为它的语言；这种可见的无音语音是通过对浊音语音规律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

言语是一种表达人的内在的东西的方式。席勒说得对，“当灵魂说话时，那么，可悲的是，灵魂不再说话了。”语言把人类的灵魂带到外部世界-或者至少它应该。它也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交流手段，因此必须遵守公约。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语言必须作为一种交流和表达思想的手段越多，它就越不能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的手段，因为艺术必须产生于整个人。

语言有两面性。首先是社会方面。人说话时必须向社会世界低头。只有这样，语言才能保留与整个人类密切相关的东西。幼儿没有从梦中学习语言。在这段时间里，当他们需要调整他们的整个存在以适应他们的环境时，他们就学会了这一点。这种自然的调整保护语言不成为一种交流手段。

当一个诗人-也就是一个有文字的艺术家-想要表达某件事时，他或她需要一切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东西。诗人需要图画，最重要的是音乐。真正的诗歌，即诗歌的艺术方面，根本不存在于词语的直接内容中，而是在内容形成的方式中。在诗歌中，我们最需要考虑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的：“考虑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诗人塑造诗歌的方式是诗歌中最重要的。

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当你艺术地表达自己时，你不使用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被思想渗透得太强，而是使用你的整个存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使用感觉和超感观察来研究人类的喉、舌和其他语言器官在人们通过语音表达时的移动方式。我们研究了通过正常说话转化为声音，转化为空气中振动的运动。我们把这些运动转移到其他人类器官，特别是那些与原始语言器官最相似的器官：手臂和手。

当人们第一次看到优律诗美时，他们经常感到惊讶的是，表演者比其他肢体更多地使用他们的手和手臂。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明显的结果，如果你认为即使在正常的言语中，当某人想表达比简单的约定更多的东西时，如果某人想通过言语表达他或她自己的个性或感知或感受，那么那个人就有必要进入这些更灵活、更有精神的器官。当然，优律诗美会考虑到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手臂和手。优律诗美运用了空间运动的表现力，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的是，这些运动，无论是由个人还是团体做的，都不是任意的。它们是同样的运动，是我们通过语音表达的基础，传递给整个人类。

我需要再次强调，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基本上是整个喉，通过整个人来代表。我们展示的是喉的功能、节奏和拍子。它代表音乐和绘画方面，以及什么是诗意时，诗歌是真正的艺术。整个组成都揭示了这一切。

以优律诗美作无声和可见的演讲，也伴随着音乐或朗诵。由于音乐和演讲只是人类灵魂中生活的其他表现形式，我们需要使用歌德在与演员合作时所想到的那种老式的朗诵形式。他手里拿着指挥棒，这样他们不仅可以理解单词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学习他们的节奏。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需要避免我们的非艺术时代认为在背诵中重要的东西，即强调单词的字面内容。我们需要回到更原始的背诵中的艺术。这在今天很少见到，特别是如果你住在一个城市。然而，在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其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活着的，他们可以记住他们童年时代的旅行演讲者，他们背诵了他们的街头歌谣他们在黑板上画画，然后讲课文。他们从来没有跟脚保持时间，在故事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走来走去，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来表明诗歌的节奏和它的内在形式和内在内容一样重要。他们希望听众意识到这一点。

你会看到，我们在每一个回合都试图强调艺术的这个更深层次的方面。即使在那些我们试图通过优律诗美以幽默或奇妙的方式呈现诗歌的场合，我们也不会通过面部手势或哑剧等事物来呈现字面内容。我们没有通过音乐或诗歌形式来呈现诗歌的内容，只是在空间中表达，而不是在时间上表达。相反，我们展示了诗人或艺术家从内容中塑造的东西。

这是我想提到的关于优律诗美艺术方面的几件事。由于人是乐器，不是小提琴或钢琴，不是颜色和形状，所以优律诗美特别能够描绘宇宙力量的起伏和流动的人类微观世界中存在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是教育。我相信，在物质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普通体操过于注重解剖和生理方面。除了身体的发展，还有灵魂和意志的生活的发展。我们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但仅仅是体操并不能在不断增长的人类中发展它们。在未来，当人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这样的事情时，他们会认识到这样的体操可以以某种方式加强人类，但这种加强并不同时加强灵魂和意志。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优律诗美看作是有意识的体操，有意识的运动。在今天我们将和孩子们一起向你们展示的小例子中，你们将看到这些运动是如何被他们的灵魂所承载的。

我们还需要说，虽然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些孩子的练习，孩子们只能在学校时间的几个小时内

学习优律诗美。然而，这并不是真正正确的。位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们在多纳赫所做努力的基础上的教育，其目标是不要求儿童在正常的上学时间之外上任何课程。

因此，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理解优律诗美的教育意义，并将其完全纳入学校课程。然后，孩子们将拥有一切可以为他们服务的正常精神，灵魂和身体发展，特别是优律诗美的内容。

第三个方面是卫生和保健的要素。人类是一个小世界，一个缩影。所有的不健康本质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将自己从宇宙的伟大法则中撕裂。我们可以说，如果我把我的手指从我的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将不再是一个手指，它将枯萎。我的手指保留了它的内在功能，只是与我的生命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人类只有与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其内在本质。在人类身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与整个宇宙有关。人们不仅被封闭在皮肤的边界内。刚才你体内的空气就在你之外。当你吸入它后，它就变成了你有机体的一部分，你现在体内的东西就会被呼出。一旦你呼出它，它就会在你外面。即使我们只生活在我们的皮肤内，我们也不能证明我们只是被我们的皮肤所包围的。我们不仅是空气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不健康的结果都来自人们所做的不适当的事情，这些事情不符合整个人性或我们生活的时代，也不支持人类与所有造物之间必须存在的和谐与实现。然而，由于每一个在优律诗美中的运动都是自然地整个人类有机体中产生的，就像喉部及其相关器官的运动为正常的言语所做的那样，在优律诗美中所做的一切都能使人类与整个宇宙和谐相处。

我们当然可以说，一个人，即使是在孩子的时候，也可以从优律诗美的运动中获得什么，有一个治愈的元素。当然，它必须正确执行，而不是笨拙。这是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是灵魂、精神和身体卫生的一个方面。

这就是我们应该从三个角度来看待优律诗美，并把它放在我们的精神运动中。

尽管许多游客可能经常来到这里，并可能看到我们最近试图在小组中以我们的形式和利用空间的方式前进，但我们仍然需要呼吁你理解今天的发言。优律诗美正处于开始阶段。这是一个开始的尝试，但它是一种尝试，我们相信它将改进并变得更加完美。也许其他人将需要加入并承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软弱力量完成的事情，并进一步发展它。尽管如此，从今天将要

展示的内容中肯定可以看到我们的意图。优律诗美在其源头打开了艺术源泉，因为它使用整个人类作为它的表达手段，因为它在教学上发展了儿童的灵魂、精神和身体方面，也因为它把人类放置在具有保健作用的运动中。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可以合理地与其他古老的艺术放在一起，特别是当我们的同时代的人转向它时。

## **GA301\_\_教育的更新 附录第 2 讲 关于优律诗美表演的介绍之二 1920 年 5 月 16 日 多纳赫**

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我想在这场优律诗美表演之前说几句介绍性的话。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解释什么将被呈现，因为当然，什么是艺术将需要通过直接的经验产生它的效果，在这样的表演之前给出一些理论解释将是不艺术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说，优律诗美的艺术是一种尝试，试图深入到一个艺术的来源，存在于人类。这种源泉寻求以特别适合于揭示所有艺术需要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也就是说，把艺术的东西带入感觉和超感官的领域。

歌德从他的世界视角和他对艺术的感觉中创造了“感官的和超感官的视角”这一表达。优律诗美艺术的形式完全基于这种感觉和超感官的感知。

在舞台上，你会看到个人和团体表演的各种动作。起初，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我的演讲应该伴随着诗意或音乐表演，而优律诗美只是这方面的另一种表达。

你可能会这样的印象，即优律诗美只是为了模仿诗歌或音乐所呈现的东西而发明的手势。事实并非如此。优律诗美是基于言语器官本身所作的动作为基础的，这些动作是通过对人类言语的仔细的感觉和超感官研究而揭示的。

在正常的言语中，嘴唇和牙龈等的运动直接影响空气。它们被转化为微妙的振动，构成我们所听到的东西的基础。当然，这些振动在这里并不重要，而是重要的很重要；而是重要的是在这种振动的整个系统的基础上。

这已经被研究过，并根据歌德的形变原理从言语器官转移到整个人类，例如，整个植物只是一片形式更复杂的叶子。

你在舞台上看到的不仅仅是随机运动。相反，它们是严格遵循某些规律的运动。它们遵循相同的规律，并以相同的顺序发生，就像说话时发出音调或唱歌时发出声音时说话器官的运动一样。在这些形式中存在着一一种内在的必要性，就像音乐在形成一系列音调时所创造的那样。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一种密切遵循某些规则的可见言论。

现代文化将需要找到它的方式进入这个可见的演讲，因为现代文化包含了一些相当不艺术的东西。在浪漫主义时期很常见的事情在今天就不那么常见了——例如，当人们没有真正理解单词时，他们会全神贯注地听诗；他们更多地听声音的节奏和内在形式。我们将在朗诵中看到这一点，伴随着我的演讲，就像音乐一样，在这一艺术元素中，没有什么比诗歌本身的实际艺术元素更能强调的了。这首诗的逐字的内容并不重要；相反，它是艺术家创造的形式，这是重要的。因此，您将看到我们试图呈现由组创建的形式和空间形式。它们不是简单地模仿诗歌的内容，而是从诗人发展成文字的诗歌的特征中得到一些东西。即使是当演示涉及一些超现实的东西，一些受影响的东西，例如我们将试图在今天的演示的第二部分中呈现时，你也会看到，它不是涉及对内容的某种模仿性演示，而是涉及形成这样一种性质的联系，以至于个别运动几乎没有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和谐的形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通过优律诗美，我们回到了艺术的来源，因为优律诗美是一种艺术，不应该仅仅通过我们的思想来影响我们。当我们关心的是现代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时，只有思想影响我们，因此，我们只能渗透到世界的可感知的内容中。在优律诗美的艺术中，我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感觉和超感官的特点应该被表达，而不是整个人类或人类群体是表达它的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被灵魂渗透的人，被精神渗透的人，把灵魂和精神融入每一个运动，即我们可以通过诗歌中的真理听到的灵魂和精神。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感觉感知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人的四肢看到，同时携带精神在其翅膀。因此，它是真正的感官和超感觉的。因此，优律诗美表达了歌德对所有艺术的要求，当他说：“那些大自然开始向他们揭示其秘密的人，将对大自然的最高表达水平，即艺术有着深深的渴望。

对歌德来说，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通过感觉体验自然的方式。如何才能更好地与自然相对应，而不是使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行动，从而表达一种可见的言论？思维，一般忽略了艺术，因此被拒之门外。只有意志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人类的个性以一种非个人的方式转移到这些运动中，因此，一些高度艺术化的东西，代表一些感觉和超感觉的东西，通过这些演示来表达。

同时，它也是一种隐蔽的体操，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如果你客观地思考这些事情，那么你就会看到，长期以来被视为体操的东西，以及我们当然

不想消除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成长，当我们把这种被包围的体操形式放在它旁边时，就像我们在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为孩子们做的那样。在我们今天演讲的第二部分，你会看到这些孩子们的优律诗美。

当然，正常的体操增强了身体，因此我们当然不想没有它。然而，赋予灵魂的体操不仅对身体有影响，而且对精神和灵魂也有影响，在培养意志方面特别有效。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困难，他们将需要更强大的意志能量。

优律诗美还有一个重要的卫生保健方面。优律诗美的运动是个人最能融入世界节奏与和谐的运动。所有不健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们把自己从这种节奏中分离出来的基础上的。我们当然没有做任何反动的东西，因此我请求你不要认为我在拒绝现代文化的方面。今天有许多东西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们无法消除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人类想要脱离世界的节奏和和谐有许多原因。每次我们坐在一辆铁路车或一辆汽车上，当我们同时做许多其他这样的事情时，我们就采取将我们与普遍的节奏分开的行动。这种分离慢慢地潜入人体健康，并以一种甚至不被注意到的方式破坏它。这些东西只有那些对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有亲密理解的人才能看到。然而今天，宇宙寻求给予一些东西，使人类恢复健康。

今天的人们在哪里寻求健康？我知道，下面我说的是与今天普遍持有的相反的话，但在未来，人们会更客观地看待这一点。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场可怕的世界灾难之前，有人试图通过奥运会等方式实现健康。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完全在任何真正的理解之外。奥运会适合希腊的身体。在进行这种事情时，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每个文化时期都有其特殊的要求。

然而，这是我们试图通过优律诗美艺术来做的事情。我们不试图为人类提供一些基于某种抽象理论或过去的东西的东西。相反，我们试图做现代文明所必需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从人性中找到的，适合现代人类结构的事情。这些东西当然不能从解剖学或生理学上证明，因为我们不能解剖古希腊人。那些能够通过精神科学来研究文化发展的人认识到，现代人类在其身体形式，特别是在其灵魂和精神结构中需要其他东西。

优律诗美是一个开始，找到这些要求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时期本身。我试图与我们的文化相适应。

如你所知，我们今天将在这里介绍的是它的开端，因此只是一次尝试。然而，我们相信，由于我们认真致力于根据我们的文化时期的要求开展工作，其他国家将进一步发展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展示的东西，从而形成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值得一试。